

[法]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著 尹永达 译

蛇结

Le Nœud de vipères François Mauriac



[法]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著 尹永达 译

蛇结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CHUBANSHE

诺奖作品 全新译本

“我们并非真正了解自己，
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所愿并每每与之无限背离。”

第一部



我希望，这个与自己家人为敌的人，这颗被仇恨与怪吝所吞噬的心灵，卑劣归卑劣，但他依旧可以博得诸位的怜悯，依旧能在诸位心里引起些许的关注。纵观其阴郁的一生，光明咫尺，有时从他身上掠过，庶可将他点亮，却终归被一些可悲的激情所蔽翳。这固然要归罪于他的激情，但首先要怪那些庸俗的所谓的教徒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反过来，他们又被他折磨得苦不堪言。我们中间有多少

人就这样将一个个罪人排斥在外，让这些罪人与真理失之交臂，真理乃因我等而不彰。

不，这个怪吝人看重的并非金钱，这个怒不可遏的人渴望的亦并非报复。至于他珍爱的对象，如果诸位有能力和勇气读完这段被死亡打断的陈白，定当昭然若揭.....

在我保险柜的一沓证券票据上面看到这封信，你一定会感到惊讶吧。把它托付给公证人，让他在我死后再将它转交给你，也许会更好。要么把它放在我书桌的抽屉里也行，就是孩子们一定会不等我尸体变凉便跑去撬开那个抽屉。可是这封信，这么多年来，我在心里一遍遍地打过若干次腹稿；睡不着的时候，我总会去假想它赫然被摆放在一个保险柜里——被摆放在一个空荡荡的保险柜的搁板上。除了这封报复性的信件，保险柜里一定要什么都不放，这项复仇计划，我酝酿了半个世纪之久。不过请你放心；当然了，在看到信时，你心里的石头一定也已经落了地：因为证券票据都在。我仿佛能听到你从银行回来后、一到前厅就喊起来的声音。是的，我仿佛能听到你隔着丧纱对孩子们喊：“证券票据还在！”

但是这些证券票据差点儿就不在了，我早就想采取手段了。要是当初我想那么做的话，你们今天就会除了房屋和地产一无所有。咽气之前我便恨意全消，算你们走运。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身上最有活力的，就数对你们咬牙切齿的恨意了。但至少在今天，我觉得自己已不再恨你们。我现在成了个垂垂老者，已很难想象从前自己在病中怒气难遏的样子，其实那时，我夜里并非思忖着如何筹划报复计划（因为我早已安排好何时引爆这枚“定时炸弹”，我对计划之精准颇感自豪），而是想方设法享受报复的快感。我也想活得久一

些，想好好看看你们从银行回来时的嘴脸。关键在于不能过早地授权你们打开保险箱，时间点要选得恰到好处，这样我才会听到你们绝望地盘问我“证券票据在哪里”，这是我最后的趣味。要真是这样的话，即便是弥留之际最让人煎熬的痛苦也不会败了我的此番兴致。是的，我这个人善于这种算计。我原本并非一个恶魔，为何我会到了这步田地呢？

现在是四点钟，我的午餐餐盘还有肮脏的碟子仍一片狼藉地堆在桌子上，狼藉一片，苍蝇都被引了来。我按了按铃，可是无济于事；乡下的按铃从来都只是摆设。我静静地等着，并不着急，这个房间是我儿时的卧房，很可能我也会死在这里。我死那天，我们的女儿吉娜维耶芙的第一个念头将会是把房间要了去，给她的孩子们。我一个人占着空间最大、朝向最好的房间。你评评理，我曾提议过把房间让给她，要不是拉卡兹医生怕一楼空气潮湿，会对我的气管不利，我真的早就让给她了。或许，我同意是同意，但极不情愿，因此医生这时站出来阻挠，对我而言也算是万幸。（我这一生都在做出牺牲，这些记忆腐蚀着我，滋养并壮大着我心中与日俱增的那种怨恨。）

拧巴的个性乃是受了家族的影响。我母亲常常同我讲起父亲，说他本人就是个和父母闹掰了的拧巴人，而我的祖父母也曾将他们的女儿赶出家门，一赶就是三十年，到死也没再见过她（她到马赛开枝散叶，不过我们并不认识马赛的那几个表兄弟）。我们从未厘清过他们那些纷争的个中原因，但是我们相信父辈们的恨不是没来由的，所以就算是今天遇上马赛那边的几个小表弟，我也会转身就走。远亲自不

必再见，但是跟自己的孩子、妻子就不同了。团结的家庭当然也有；但是，想想有多少家庭，夫妻二人每日相互恼怒，相互憎恶，却还要在同张桌子上吃饭，对着同一个洗手池洗漱，在同一床被褥下入睡，反正就是鲜少有人离婚，真是令人啧啧称奇。他们相互讨厌，却仍要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逃无可逃……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又是哪来的热情给你写信呢？今天就算进入我人生的第六十八个年头了，可是，这只有我自己知道。吉娜维耶芙、胡贝尔还有他们的孩子，每到生日时，总会收到蛋糕、小蜡烛，以及鲜花……这些年我不送你生日礼物，倒不是因为我忘了，而是我的报复心在作祟。这个话题就写到这里……总之，我过生日时收到的最后一束鲜花，还是我可怜的母亲用她变形的双手亲自采来的；那是她最后一次，全然不顾心脏病，拖着身子一直挨到了玫瑰花径。

我写到哪里了？啊，写到你会纳闷我哪里来的冲动突然在这里奋笔疾书呢。“奋笔”一词用得恰如其分。看我的笔迹，看我笔下这如同被西风吹斜了的松树一般朝一边倒的字母，你就明白了。我跟你这么讲吧：我先向你诉说的是我谋划已久的报复计划——后来我又放弃了。可是，你身上有一样东西，你的这样东西，是我一定要征服的，这便是你的沉默。哦！你理解我一下：其实你很能聊，你能就鸡鸭、菜园子的事跟卡扎奥唠叨几个小时。你跟儿女们，甚至跟孙子辈们，也是成天喋喋不休，废话不少。呵！再想想我，吃完饭脑子就空荡荡的，离开饭桌，继续被那些案子折磨，继续被烦恼摧残，却找不到半个人去诉苦……尤其是从维尔那夫那起案子起，在我一下子变成报纸

上报道的重罪诉讼界的大律师之后。我越是倾向于相信自己很了不起，你便越是要让我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我的报复并非因为这个，我想要报复的是你的另一种沉默：是你在涉及咱们夫妻二人时，涉及咱俩深层矛盾时执拗的沉默。多少次，在看戏或者读小说时，我都会问自己，生活中是否真的有动辄跟你“撒泼”或喜欢向你敞开心扉、一吐为快的那种妻子或情人呢？

在我们一起互相折磨的这四十年里，但凡我们聊到深入一点儿的话题你总能避开，这是你的本领，你就喜欢转移话题。

我长期以来一直以为那是你的手段，是你故意为之的，至于你为何这样做，我不得而知。直到有一天，我才明白，其实非常简单，是你没兴趣同我聊天。我完全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你的逃避并非出于恐惧什么，而是出于厌烦。你善于洞察风向，不等我启齿就能发现我想说什么；如果我的话令你出其不意，你要么轻易地搪塞过去，要么拍拍我的脸颊，亲亲我，然后夺门而出。

或许我应该担心你读过信的前几行后就会把它撕掉。但是，不会的，因为这几个月，我开始让你感到惊讶，让你觉得好奇。不管你是多么不在意我，你怎么可能没发现我性情大变了昵？是的，这次我有信心，你不会再逃避了。你们几个紧紧抱成一团，但是我想让你明白，想让你、你儿子、你女儿、你女婿还有你的孙子辈们都明白，那个被你们孤立在对立面的那个男人是谁？那个疲惫不堪、掌握着家中财政大权、你们本该善待却被你们扔在另一个世界受苦的律师是谁？他又在哪个世界？而你从未想过要走进这个世界看一看。先别慌：我

这封信充其量也就是一份对你们的起诉书，并非提前为自己草拟的悼词。我这个人的主要性格特征就是能够保持极度的清醒，如果换作别的女人，早就对我这一性格感到诧异了。

自欺欺人是很多人赖以生存的救命药，但那是我向来都不具备的本事。我亦没有感受过何为卑劣，因为在最开始我便能看清其面目.....

我该停一会儿了.....还没人拿灯来，也没人来关护窗板。我看了会儿酒库的房顶，瓦片颜色鲜艳如花，亦如鸟儿颈部羽毛的颜色。我听到美洲黑杨上攀爬的常青藤里有斑鸠的啁啾，听到酒桶滚动的声音。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跟我记忆一致的地方，在这里等待死亡的到来算是幸运。只是马达的噪音替代了母驴汲水车的咯吱声（当然还有这架宣告下午茶时间到来并给天空带来污染的邮政飞机）。

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有机会于当下的现实和目光所及之处重现昨日的世界。大多数人即便有足够的勇气与耐心，也只能在脑海里苦苦追忆旧日的光景。我这会儿将手放在胸前，触摸我的心口。我看着玻璃柜的一个角落里放着我的无针注射器和我那瓶亚硝酸异戊酯，万一犯起病来，这些都是必备的。我要是喊人，会有人听得到吗？他们更愿意相信我得的是假性心绞痛；能不能让我也这么觉得，他们不太在乎，他们自己更乐意这么想，因为这样他们就能睡个安稳觉了。我这会儿虽说可以正常喘口气了，但感觉就如同有只手搭在我的左肩膀上让我处于一个不舒服的姿势动弹不得一般，就好像有人在提醒我别忘记他似的。对我来说，死神的降临大抵不会像窃贼的出现那样令人猝

不及防。数年来，它始终在我周围逡巡，我能听见它的响动，能感觉到它的气息，它对我很有耐心，我也不会去顶撞它，我遵守它靠近时我必须服从的秩序。我穿着睡袍，在母亲等待生命终结时坐过的那张折耳沙发中慢慢死去，旁边就是重症病患抢救设施。我像我母亲当年那样坐在堆满汤药的桌子旁，胡子拉碴的，浑身散发着异味，被许多令人厌恶的狂躁左右着，不由自主。但是别看这样，不犯病的时候，我可是活蹦乱跳的。我的诉讼代理人布鲁，曾以为我死了，结果又突然看到我出现在他面前；我的气力还可以支撑我到信托公司的地下室亲自裁剪几个小时息票^①呢。

我需要再活一阵子，活到够我完成这番告解才好，我要强迫你最终能听听我的心声，我与你同床共枕的那些年，每到晚上，我靠近你时，你总会对我说：“我困死了，我已经睡着了，我睡着了……”

你推开的与其说是我的爱抚，不如说是我要讲的话。

诚然，我们的不幸正源于我们年轻时没完没了地聊天，那时新婚宴尔，我们陶醉在这些闲谈中。那会儿我们还是两个孩子：我二十三岁，你十八岁。或许爱情于我们而言与其说是快感不如说是互诉衷肠与卸下防范。就像所有幼稚的友情一样，我们俩发誓互相无所不谈。我那时要对你倾吐的故事少得可怜，所以不得不美化我的艳史。我那时确信你和我一样缺乏经验；我甚至想不到你在我之前喊过其他男生的名字；我不相信，直到那天晚上……

事情就发生在我今天写这封信的房间中。壁纸换过了，但是桃花心木的家具仍然摆在老地方；那晚，桌子上有个乳白色水杯，还有一套买乐透抽到的茶具，月光照耀着席垫，南风穿过朗德荒野，将燃烧的气息一直送到我们床畔。

你从前经常跟我提及的那个朋友鲁道夫，他一直都在这间屋子的阴影里，并没有离去。即使在我们结合最深入时，他的幽灵好像依旧夹在我们中间，那天晚上你又喊出了他的名字，你忘记了？但是你觉得这还不够：

“亲爱的，有些事我本该告诉你的。不对你坦白，我会觉得内疚.....嗨！放心吧，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我并不担心，也丝毫不打算刺激你向我坦白什么。可是你却跟我滔滔不绝，一开始你那陶醉劲儿都让我觉得尴尬。你丝毫没有良心上的自我谴责，所以也丝毫不需要照顾我的感受，你是这么对我说的，而心里确也是这么想的。

不，你浸淫于美轮美奂的回忆中，刹不住嘴。可能你也嗅得到，这正在对我们的幸福构成威胁。但就像俗话说的那样，你不由自主。这个鲁道夫的阴影一直在我们床榻周围漂浮。

不要相信我们的矛盾是由吃醋引起的。我后来成了个浑身醋意的疯子，却再也未能体验过像1885年夏夜那样的激情。我现在与你一道追忆的便是1885年的那个夏夜，那一夜你向我坦承在艾克斯度假时曾跟一个陌生的男人订过婚。

想不到我竟然是在四十五年后才有机会就此谈谈心里的想法！可是你会读我的信吗？你对所有这些事几乎没有兴趣！所有关于我的事都让你厌烦。单是儿子女儿的事就早已让你对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何况是孙子们纷纷出生之后呢……得了！我最后再试一次。或许，我死了比活着时更能拿住你，至少在我死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会在你的生命里重新占有一席之地。即使出于义务，你也会把这几页文字读完的。我需要这么相信，而我的确也相信事情会是这样的。



没有，你对我坦白这一切时，我丝毫没有醋意。至于你的这番坦白摧毁了我身上的什么东西，我要如何解释才能让你明白呢？我是个寡妇的独生子，你认识那寡妇，或者确切地说，你在她身边生活了许多年也未能了解她。你是一个等级森严、组织有序的资产阶级大家庭的一分子，即使你对这一切有兴趣，也很难理解我们母子二人的相处模式。是的，省府部门主任这样一个下级公务员的遗孀给了自己儿子多么无微不至的照料，这是你无法想象的。丈夫死后这个儿子便成了她在这个世界的唯一。我学习成绩好，这让她倍感骄傲，也是我唯一的乐趣。

那个时候，我确信我们很贫穷。我只消瞧瞧我们紧巴巴的日子，瞧瞧母亲将精打细算奉为圭臬，便会对我们的窘境毫不怀疑。当然了，我什么也没缺过。我今天才意识到我是个多么娇生惯养的孩子。母亲的佃户从贺斯坦为我们提供廉价的食物，假如有人跟我说这可是珍馐佳肴的话，我定会感到吃惊。那些用粟米喂大的雏鸡、野兔还有山鹑肉糜丝毫无法让我将它们同奢侈联系起来。我一直都听说这些田间所产值不了几个钱。

事实上，我母亲将其继承过来时，那些田产原本只是我外祖父小时候曾用来放牧的一片荒地。而我不知道的是，我的父母继承这些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对这些土地进行垦荒种植，于是我二十一岁就坐拥两千公顷蓬勃生长并已经能够出产矿柱的森林。此外，我的母亲还从她微薄的养老金中挪出钱来作为生活用度。父亲生前，他们就已“砸锅卖铁”购下了卡莱肆（当时耗费四万法郎，但是现在给我一百万我也不会卖掉这处葡萄园的！）。我们平时则住在圣卡瑟琳娜一处房产的四楼，整栋房产都归我们家所有（这栋房子再加上一些未开发的土地属于我父亲的婚前财产）。佃农会每个星期两次地从乡下运一篮子食品过来：这让母亲得以尽量不用去肉店买肉。

当时的我顾自沉浸在要去读师范学校的执念之中。每个星期四和星期天，我得被逼着才肯出去透透气。我不是那种装作不费吹灰之力便总能拿第一的人。我是个“埋头苦干”的孩子，我为此感到自豪：是的，埋头苦干，别无他长。我不记得自己高中时曾对

学习维吉尔^①和拉辛^②有过任何兴趣。于我而言，这一切不过是应该好好学的科目而已。我从人文著作中挑出被列入教学大纲的那些作品，在我眼里只有这些作品具有重要性。而且，关于这些作品，考官喜欢什么我就写什么样的答卷，全都是些几代师范生早已回答过、写作过的套话。我就是这样一个蠢货，假如不是生过一场吓坏了母亲的咳血病，我可能会一直当个这样的蠢货，但是这场距离师范学校入学考试两个月时染上的咳血病使我不得不前功尽弃。

这全是童年时太过用功、少年时生活方式不健康的后果。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儿成天伏案缩肩，学习至深夜，而又唾弃任何身体锻炼，健康不可能不受影响。

你嫌我絮叨了吧？我怕你觉得我絮叨。但是，这封信，你一行都不要落下。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仅限于追溯一些最紧要的事：我们俩的生活悲剧早已暗藏在这些事件中呼之欲出，只是这些事情你要么未曾亲历，要么早已忘却。

另外，你从信的头几页中也看见了，我对自己毫不客气。这颇能随顺你对我的恨意了吧……毋庸否认，也别反驳：你只要想到我，就会心生敌意。

可是我也怕对当年那个自己——那个成天趴在字典堆里的羸弱小男孩儿——有失公允。读别人的童年回忆时，看到别人全都对他们童年的乐园心向往之，我便会诚惶诚恐地问自己：“那我呢？为何我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一片荒芜的草原？也许是我忘却了别人能够记忆犹新的旧事？或许我也曾有过同样的童趣吧……”唉！可是我现在只记得自己当时那种几近疯狂的执拗，那种力争第一名的拼劲儿以及跟两个叫埃诺克和罗德里格的孩子不共戴天的竞争。本能使然，我排斥一切善意。我记得，有些人被我学习好的名气所吸引，这些人甚至对我的坏脾性都颇感好奇。我对那些所谓喜爱我的人而言，是个残忍的儿童。我厌恶“动感情”。

即便我是个职业作家，我也无法为我的高中时代谱写哪怕一页纸的温情。等一下……可能除这一幕之外吧，当然也算不上什么：我的父亲，我对他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但是我有时坚信他并没有死，而是由于一些奇怪的因缘际会消失了。从高中放学回来后，我沿圣卡瑟琳娜路往上奔跑，马路两侧由于过于拥挤而妨碍我前行，因此我只好走到马路上，在汽车之间穿梭。我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梯，母亲正在床边缝补衣服，父

亲的照片在床榻右侧的老地方挂着。我任由母亲拥抱、亲吻我，也不怎么回应她，自顾打开书本阅读起来。

染上改变我命运的咳血病后，我便在阿尔卡松木舍里度过了阴郁的几个月。我垮掉的身体也令我的大学梦彻底搁浅。我可怜的母亲让我懊恼，因为在她看来这些并不重要。我发现她好像并不怎么在意我的未来。每天，她都期待着测温时刻的到来。她一切的痛苦或快乐都取决于我每星期测量体重后的结果。成年后，生病时的我反而无人问津，这却令我如此痛苦。我承认这恰恰是对我当年那份冷漠无情的报应，是对一个娇纵儿当年冷酷态度的惩罚。

天气刚刚晴朗起来那几日，正如母亲说的那样，我的状况“有所好转”。我彻底复活了。我开始胖起来，开始强壮起来。那时的阿尔卡松还只是一个小村子，在那片长满金雀花和草莓树的干燥森林里，我那副曾由于我强加的生活习惯而饱受折磨的身躯逐渐茁壮成长起来。

与此同时，我从母亲那里得知，我不需要担心未来，我们家财力雄厚，而且财力逐年俱增。我没什么好着急的，而且我还有可能免服兵役。我讲起话来口齿伶俐，这给所有老师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母亲想让我学法律，她坚信我不需要太劳累，就可以轻易当个大律师，当然除非我对政治也有兴趣……她讲着讲着，突然向我透露了她的计划。而我，听她唠叨着，满脸赌气，满腹敌意，把目光转向窗外。

我开始追求女人。母亲带着惊惧的宽容观察我的变化。直到后来认识你的家人后，我才发现，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家庭是怎样严肃看待这些不检点的行为的。而母亲则只担心我的身体会受到损耗；除此之外，她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她确信我不会过度纵欲后，只要我半夜就能回家，她就会对我晚上外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别担心，我不会跟你讲述我那时候的情史，我知道你厌恶这类事情，此外也都是些个不足挂齿的往事！



况且这些事还让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呢。我为此饱受痛苦。我自身的魅力如此不足，以致我即使青春年少也于事无补，这是件让我痛苦的事。好像我也并不是样貌丑陋，我五官端正，我们女儿吉娜维耶芙年轻时是个漂亮的姑娘，那便是我活灵活现的肖像照。可是我属于人们所谓的缺少青春气息的那类人：我是个阴郁而不够鲜活的少年。单看我的相貌，对方就会感到阵阵寒意。我向来不会穿衣，不会挑领带，不会打领带。我向来也不会放松自己，不会笑，不会尽兴玩乐。让我跟一群快乐的人打成一片，实在叫人无法想象：我属于一出场就会让人扫兴的那类人。另外我还敏感，没能力承受一丁点儿嘲笑。但我想开个玩笑时，却会无意中给别人带来无法谅解的伤害。我一张嘴就毫无遮掩地将我原本应该好好文饰的可笑和缺陷全抖落了出来。跟女人们相处时，出于腼腆和自负，我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说教腔调，这令她们深恶痛绝。我从未留意过女人们穿什么裙子。越是发现什么东西会让她们不快，我越会变本加厉地渲染自己身上一切令她们厌恶的特质。我的青春不过是一场漫长的自杀。担心真实的我令人讨厌，于是我连忙另外营造出一个刻意不讨喜的我。

我落到这步田地，横竖是要归罪于母亲的。在我看来，我是在为自己从孩提起就备受过度呵护、照看与伺候的过去赎罪。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我对母亲表现出近乎残忍的狠心。我责怪她对我的过分溺爱。她强加给我这个世界上只有她才会给我的这一切，她强加给我只有她才会让我体验的这一切，都是我所无法谅解的。原谅我又回到这个话题上，但正是由于想到这一切，我才有了承受你对我问不闻不问的力量。我为从前赎罪，一点儿都不冤。只有我这个如今也已心脏疲乏的老人还记得那个早已沉睡多年的可怜妇人，假如她能料到命运以后会对她进行怎样的报复，她一定会感到懊悔和痛苦的！

是的，我是残忍的：在木舍的小饭厅里，在照亮我们饭菜的吊灯下，她小心翼翼地问我事情时，我对她的答复都不会超过一个字。有时抓住一丁点儿借口，我就会忽然冲她大发雷霆；而有时这怒火甚至是没有任何来由的。

她也不打算弄明白个中缘由；她不想厘清我发怒的原因，而是像忍受某位神祇的怒火一样忍受我的雷霆之怒。“是病了，”她说，“要放松神经才行……”她接着说自己没那么大学问去理解我，“我承认，像我这么个老妇女，不会是你这个年纪的小伙子的好伙伴……”在我眼里，她虽然算不上抠门儿，但的确是足够节俭，可是给我零花钱时

总比我一开始要多，还催促我出去消费，她也会从波尔多给我带回一些我拒绝打的可笑的领带。

我们结识了几个邻居，我追求其中一户人家的女儿，不是因为我喜欢她，而是由于她是到阿尔卡松来疗养的，母亲一想到我可能会被传染便会感到惊慌，同时也担心我与她闹出事来从而得不情愿地与她结婚。如今想来，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我坚信当初追求那个女孩儿无非就是为了引起母亲的恐慌。

我们离家一年后回到波尔多。其实在此期间，我们早已搬家。母亲在林荫路旁边买了一家私邸，但是为了给我留个惊喜，她一直对我不露声色。一个用人为我们开门时，我吃了一惊。二楼留给了我。看上去，一切都是崭新的。虽然我内心暗暗被那种今天看起来非常庸俗的奢华所打动，可我还是残忍地只顾一通批评并为花这么多钱而感到担忧。

也就是这时候，母亲得意地就家中账目向我交了底，当然她完全没必要这么做（因为家中大部分财产都是从她娘家那里继承来的）。五万法郎的年金，还不算伐木头的收入，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在外省，算是一笔“漂亮”的财产了。换作任何一个男孩儿都会利用这笔钱去崭露头角，一直“爬”进本城的第一流社会中去。我不是没有野心，但是我很难掩饰我对法律系同学们的敌意。

他们都是些头面家庭的子弟，读的是耶稣会士办的学校，而我是放牛人的孙子，读的也只是普通高中，因此无法原谅他们在我心中激起了可怕的忌妒心理，尽管在我看来他们智力低下。忌妒自己瞧不上的人，这种难以启齿的情愫足以毁了一个人的生活。

我忌妒他们，却又瞧不起他们。他们对我的鄙夷（或许是我臆想出来的）更是加剧了我的怨恨。我没有一刻想着要争取他们的好感，而是日益陷入他们敌对的阵营，那是我的天性使然。长期以来对宗教的痛恨成了侵蚀我情绪的主要原因，这曾令你如此痛苦，并让我们成了永远的敌人。这种痛恨在1879年和1880年我仍在读法律系时便萌生了，1880年正在进行第七条^②的表决，这一年出台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法令，还发生了驱逐耶稣会士的事件。

在那之前，我对这些议题漠不关心。我的母亲，即使谈及这些事情，最后也只会重复那句话：“我问心无愧。要是我们这种人最后都得不到救赎，那就没人可以了。”她早就安排我受了洗。我第一次吃圣餐是在读高中时，在我看来那种仪式很无聊，只保留了模糊的记忆。总之，后来就再没有参加过其他的圣餐仪式。我小时候，觉得街上那些神父就像是被乔装打扮过的人物形象一样，像是些假面人。我从前从不思考这些事情，即使后来涉及这些问题，也是从政治角度出发。

我成立了一个学习角，聚会地点就定在伏尔泰咖啡馆。我在学习角上学着发言，我私下如此腼腆，在公开辩论中却成了另一个人。我有一些追随者，享受着当领袖的快感，然而却从骨子里瞧不起这些人，不亚于我对资产阶级的鄙视。我埋怨他们幼稚地提出一些狭隘的诉求，我当然也有这些诉求，但我正是怪他们令我意识到自己竟然也有这类诉求。他们是低等公务员的儿子，都曾拿过奖学金，聪明也有野心，但就是满腹怨愤；他们奉承我，但并不喜欢我。我请他们吃过几次饭，这对他们而言便是划时代的事，事情过去许久之后他们还会拿出来谈论。可是他们的行事作风实在令我作呕，有时我会忍不住讥讽他们，他们除了被我中伤得痛不欲生，也会就此埋下记恨的种子。

然而，我当时对宗教的痛恨却是发自内心的。某种追求社会正义的欲望也每每令我躁动不安。我曾强迫母亲拆掉佃户们在里头靠玉米糕和黑面包艰难度日的土坯房。那还是母亲头一次想要拂我的意：“等着看他们拿什么感激你吧.....”

我没有坚持。我不无痛苦地承认，我的敌人和我，我们有着共同的情怀：那便是土地和金钱。世上存在有产和无产两种阶层。我那时便意识到我将永远属于有产阶层。我的财产甚至超过了那些举止忸怩造作的男孩儿们的财产总和，我相信他们在看到我时会把头扭开，但只要我伸伸手，他们大概是不会拒绝同我握手的。此外，在公共会议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会有人指责我的那两千公顷森林和我的葡萄园。

原谅我这样没完没了。不铺陈这些细节，你也许不会理解我们的相遇对我这个孤愤的男孩儿意味着什么，你也许不会理解我们的爱情意味着什么。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儿子，母亲是裹头巾的妇女，娶一个封都代热家的小姐！这看上去如梦幻般，是桩难以想象的事.....

我刚才又被打断了，因为光线越来越弱，并且我听到楼下有人讲话。并不是由于你们声音吵闹：其实你们讲话声音很低，但正是这个让我觉得不安。从前，我在这个房间里就能听到你们讲话。但是，现在你们不放心，你们小声低语。前几天你说过，我开始耳背了。不是我耳背：我能听得到高架桥上火车的轰隆声。不，不，我没聋。是你们说话声音小了，是你们不想我撞见你们在谈什么。你们在背着我做什么呢？生意不景气？他们一个个的都在我周围吐舌头：女婿经营朗姆酒生意，孙女婿无所事事，还有咱们当股票经纪人的儿子胡贝尔……这个家伙可是攥着所有人的钱并给大家百分之二十的分红呢。

别指望我会让步。今晚你会过来对我吹风，会对我说：“就是砍几棵松树的事……”你还会提醒我，胡贝尔的两个女儿，因为没钱添置家具，婚后就一直住在婆家。“咱们阁楼那里，一堆一堆的家具眼看就要坏了，借给她们也不费我们一个子儿……”你一会儿就会来跟我提这个要求，并对我唠叨说：“她们埋怨咱们；她们现在都不踏进这个家门一步了。我都见不到外孙了……”

这些便是你们瞒着我叽叽喳喳低声谈论的事情。

我带着愤怒重新阅读了昨晚写下的这几行文字。我怎么忍不住发起脾气来了呢？这不再是一封信，而是一篇断断续续的日记……我要

抹掉重写吗？不可能：我时间很紧。写了就是写了^②。而且除了完全向你敞开心扉，迫使你将我看穿，我还有什么渴求呢？三十年来，除了做你的千元大钞提款机，我什么都不是。我如今成了一台失灵的机器，得不停地晃动才行，总有一天你会将它打开，将它开膛破肚，然后从它的钱箱里大把大把地掏钱出来。

我又忍不住动怒了。怒火让我又回到了信被打断的地方：得追溯到这怒火的源头才行，得回忆一下那个致命的夜晚才行……但是，先想想咱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吧。

那是1883年的8月。我和我的母亲住在吕雄。那时的萨卡里酒店里到处都是衬垫家具、镶钻小圆凳和比利牛斯臆羚标本。埃提尼幽径两旁种了椴树，许多年后，每逢椴树开花的季节，我总觉得自己嗅到的是埃提尼幽径上的椴树送来的气息。驴骡的慢跑声、它们脖子上的铃铛声以及赶驴人扬鞭时的啪啪声每天早晨都会将我唤醒。山间的溪水一直流向大街小巷，小商小贩们会吆喝着叫卖羊角包和牛奶面包。导游们骑马路过时，我会目送马队远去时的样子。

你们封都代热家住了二楼的一整个楼层，占着利奥波德国王住过的套房。“这些人真会花钱！”我母亲说。因为，尽管看上去很阔气，该结账时你们却总是拖延（你们家租了我们家大片的码头空地用来储存货物）。

晚饭时，我和母亲跟大家一起吃酒店的套餐；而你们封都代热家却要单独用餐。我还记得窗子旁的那张圆桌：你肥胖的祖母用黑色蕾

丝遮挡着秃掉了头发的脑袋，蕾丝里忽闪忽闪晃动着黑色的煤玉。我总觉得她在冲我微笑：但其实是她那双小眼睛和两唇间过长的缝隙给了我这种错觉。服侍她的是个长着臃肿的苦瓜脸、裹着硬邦邦的衣服的修女。你的母亲.....她是真的美丽！她身着黑色衣服，尚在失去两个孩子的丧期中。我最初偷偷喜欢的并不是你，而是你的母亲。她脖颈、臂膀和双手的肌肤袒露着，令我躁动不已。她不佩戴任何首饰。我幻想自己像司汤达^①小说的主人公那样鼓起勇气，规定自己到晚上时一定要跟她搭讪或者悄悄丢一封信给她。至于你，我几乎没注意到你。那时，我觉得自己对年轻女孩儿没有兴趣。另外，你傲慢得从来都不瞧别人一眼，就当别人不存在一样。

有一天，我从赌场回来撞见我的母亲正在和封都代热太太说话，封都代热太太极尽谄媚之能事，热情得有些过头，就像有些人极力弯腰也生怕无法俯就对方似的。而我母亲则嗓门儿很大：是租客栽在了她手里。此刻的封都代热一家也不过是些不按时付租金的人而已。母亲是个生来就与土地打交道的农妇，向来对商业和那些个随时都会遭受风险威胁的脆弱财富持怀疑态度。她正嚷着：“我当然对封都代热先生的签字有信心，可是.....”让我给打断了。

我第一次掺和到生意谈判中来。封都代热太太得到了她央求的时间宽限。我至今都常常在想，我母亲的农民本能是错不了的：你这个家已然花了我够多的钱，如果我任由他们吞食的话，你儿子、你女儿和你孙女婿早就把我的家产给败光了，早就把我的钱扔进他们无底洞一般的买卖中去了。他们所谓的买卖！也不过是一间位于一楼的办公

室，一部电话和一个打字员……可在这背后，钞票正在十万块、十万块地打水漂。我跑题了……刚才写到1883年我们在巴涅雷-德-吕雄了。

打那以后我就发现你那强大的家族在冲我微笑，你的祖母因为耳聋所以不住地讲话。但是，有机会在饭后和你母亲聊上几句后，我发现她其实很无聊，她并不配合实施我为她设计好的浪漫构想。请你不要怪我说她的谈话很乏味：她生活在如此狭隘的世界里，使用的词汇如此贫乏，聊三分钟我就绝望得无法继续下去了。

我的注意力从你母亲身上移开后，就落在了你这位女儿身上。我当下并没有立即注意到，咱俩之间的相会竟未遭遇任何阻力。我怎么会想得到封都代热家会觉得我是个质优股呢？我这会儿想起咱们去百合谷的一次散步。你的祖母和修女坐在维多利亚马车后面；我们两个则坐在马车的折叠椅上。上帝都知道，吕雄是不缺马车的！只有封都代热家的小姐才会带上自家的车马出游。

马匹在苍蝇阵里缓步前行。修女脸上泛着光泽，眼睛半闭着。你祖母拿着一把在埃提尼小径买的扇子扇着风，扇子上画的是一位斗牛士刺死一头黑牛的场景。你呢，尽管天气很热，却戴了副黑色的手套，但除此之外又通身都是白色，一直白到高跟短靴：你跟我说，自从你两个哥哥死后，你便“许了愿要穿白^注”。我不知道这“许了愿穿白”是何意。但是，从那以后我注意到你家里是多么在意这类有点儿“诡异”的讲究。而我当时的心境恰好让我觉得这类讲究颇具诗意。怎么向你解释你在我身上激起的变化呢？突然，我觉得自己不再

惹人厌了，我不再惹人厌，而且并不可恨。我生命中重要的日子之一就是你对我说“一个男孩的睫毛这么长真是神奇”的那个晚上。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藏起我的前卫思想。我记得，有一次散步时遇到上坡，为了减轻马车的负荷，咱们俩下车步行，你的祖母和修女在车上拿出念珠念诵起《圣母颂》，老车夫经过多年的耳濡目染，也在他的座位上应声跟着念。你看着我赧笑起来，但我未动声色。每个星期天陪你们去参加十二点钟的弥撒，对我而言也不费劲。那是一种阶层的行为，我很自豪地觉得自己也属于这个阶层。

有时候你还会偷偷地看我，因此每当忆起这些弥撒时，我就会想起当时的一个奇妙发现：我竟然也可以让人对我产生兴趣，可以讨人喜欢，可以引人动情。我心中的爱意与我勾起的、我自认为勾起的爱意融为了一体。我个人的感受并无任何实实在在的意义。重要的是我确信你对我的爱。我的影子映在另一个人身上，这个映在别人身上的影子原来丝毫不令人厌恶。我在隽味的放松里绽放自我。我还记得我的整个身体都在你的目光下冰泮，我心中的情感则宛如源泉得到了解放一般迸发而出。拉拉手抑或在哪本书里夹上一枚花瓣这类最寻常的温柔之举，都让我感到新奇，都令我觉得心醉。

我的母亲是唯一未能受益于我这一变化的人。首先，我发现她敌视我身上悄悄燃起的梦想（我自己也认为那是个疯狂的梦想）。我埋怨她没有为此感到惊喜。“你没看见这些人在想着法儿地吸引你吗？”她一再警告我，却未尝想到这样做可能会浇灭我由于总算赢得女孩儿芳心而产生的巨大喜悦。世界上竟有一个女孩儿会喜欢我并且

有可能希望嫁给我。无论母亲怎么起疑心，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你们家族太过庞大、太过有权势，所以从你我的结合中你无利可图。无论如何，我对母亲产生了近乎仇恨的怨愤，谁让她居然质疑我的幸福呢。

但她也在利用她在各大银行的眼线打探你们家族的消息。一天，她不得不承认，封都代热家族尽管暂时遇到一些麻烦，信用度却是最高，因此，我赢了。“他们赚钱赚得极多，但是排场太大了。”妈妈说，“钱都花在养马和雇佣马夫上了。他们宁可把钱用在吸引眼球上，也不愿意存起来。”

银行提供的情报终于让我得以对我的个人幸福高枕无忧。我有了你们家什么都不图的证据：你们家里人冲我微笑，是因为我讨他们喜欢；我突然觉得，大家都喜欢我是件很自然的事。他们开始允许我和你每晚都在赌场小径上单独相处。很是奇怪，在我们人生之初刚刚得到一点儿幸福的眷顾时，竟不会有人给我们提个醒，告诉我们：“不管你活到多少岁，你也不过只享有这几个小时的快乐。好好品味吧，品味得一点儿渣滓不剩，因为过后什么都将荡然无存。你看到的第一眼泉水也会是最后一眼。好好一次喝个够吧：你以后将无水可饮。”

相反，我却相信这只是一次漫长的激情人生的开端而已。因此，我并未在意我们在沉睡的枝叶下静静度过的那些夜晚。

然而也不是没有出现一些预兆，只是我没有很好地会意而已。你还记得那一夜在一张长椅上的情景吗（地点是温泉广场后一条向上攀

升的曲折小径旁)？你突然毫无来由地啜泣起来。我依然记得你脸颊被泪水沾湿的味道，记得那无名的忧伤的味道。我以为那是幸福爱情的泪水。年轻的我不懂如何诠释这啜泣、这哽咽。当然，你常对我说：“没什么，是因为在您身边的缘故.....”

骗子，你骗不了人。你确是因为在我身边而哭哭啼啼——但那是因为你只能在我身边而没能到另一个男人的身边，没能到几个月后你终将向我透露他姓名的那个男人的身边。你当时正是在我此刻给你写信的这个房间里令一切真相大白的。如今的我已成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全家都在伺机而动，我只待他们发起最后总攻的时刻到来。

我在上巴涅雷的曲折小径旁，坐在那张长椅上，将脸靠向你的肩膀和脖颈，呼吸着眼前这个泪涟涟的小女孩儿身上的味道。比利牛斯温润的夜晚也沾染了你的味道，散发出青草湿漉漉的气息和薄荷的气味。从我们的角度看上去，可以俯视温泉广场：广场上，音乐亭四周，街灯照亮了椴树的叶子。酒店的一个英国老人在拿着一个长长的网兜捕捉街灯引诱来的夜蛾。你对我说：“借我您的手帕用一下.....”我帮你拭干眼泪，将手帕藏在衬衣和我的胸膛之间。

说我跟变了个人似的，恰如其分。甚至我的脸庞也变得犹如被一抹光芒抚摩过一般。看女人们的目光我就懂了。事后，我未对你那夜的泪水起过任何疑心。况且，接下来，像这样的夜晚又有过多少啊！夜色中，你靠在我身上，贴在我胳膊上，一味地径自开心！我每每走路太快，你则跟得气喘吁吁。我是一个懂得克制自己的未婚夫，但你

却在激荡着我体内的一片处女地。然而我没动过一次辜负你们家信任的邪念，只是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对我的信任是有预谋的。

是的，我变了个人。以至于有一天——四十年后，我总算敢于向你坦白了，反正读到这封信时，你也不会有兴趣并因此与我计较胜负了——以至于有一天，在去百合谷的路上，我们俩跳下了维多利亚马车。溪水潺潺，我在指间掐弄着茴香叶。山下夜色笼罩，但是山顶上却依旧闪耀着一片片光芒……我忽然有种剧烈的感觉，几乎是生理上的坚定信念：我坚信还存在另一个世界，存在一个我们只是对其隐约有所了解的现实。

但这种感觉一刹那的工夫便消失了——后来这种感觉在我悲伤的人生中也曾偶尔出现过。也正因为罕见，故而在我看来它弥足珍贵，故而后来我一直避免让那次记忆卷入令你我分道扬镳的关于宗教的漫漫争吵之中。就此我一直欠你一个坦白。但是，现在还没到探讨这一话题的时候。

不必重提我们的订婚仪式。我们是在一个晚上订婚的。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意图进行。我猜你当时误解了我的一句话，那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我居然与你定亲了，这令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些旧事不必再提。但是有一件事情令我不快，我是无法不耿耿于怀的。

当时，你立即向我提出你的一个要求。“为了和睦起见”，你拒绝和我母亲同住，甚至拒绝住在同一座房子里。你父母和你，你们下定决心在这件事上绝不让步。

这么多年后，我依旧对那个窗户冲埃提尼路敞开的沉闷的酒店房间依旧记忆犹新！鞭子的啪啪声、铃铛声、蒂罗尔舞曲的声音在金色的扬尘中透过百叶窗传到房间中来。我的母亲有偏头痛的毛病，她躺在沙发上，穿着短裙和短睡衣（她压根儿就不知道还存在睡袍、浴袍、晨衣这么多花样儿）。她跟我说她只留着四楼的房间，打算把一楼的几个厅给我们用，我趁机试探道：“妈妈，我给你说件事。伊莎觉得最好是……”我边说着，边偷偷看那张苍老的面孔，然后转过脸去。妈妈用变形的手指揉搓着短睡衣的流苏。假如她抗争的话，我倒知道该如何对付她，可是她的沉默不给我泄愤的机会。

她故作波澜不惊，甚至佯装一切都在她的意料之中。她终于开口了，字斟句酌，好像是想让我觉得，她早就意料到了我会提出分开住的要求。

“我基本上会常年住在奥里涅的，”她说，“在我们的佃庄中，那里最宜居。我会把卡莱肆让给你们。我让人在奥里涅建了一座独栋别墅，有三间屋子就够了。只是，明年我可能就死了，花这笔钱算是可惜了。但是你以后也能利用一下，去猎斑尾林鸽时可以住。十月份住在那里很方便。你不喜欢打猎，但是你的孩子可能会喜欢呢。”

就算我再怎么不懂得知恩图报，母亲对我的爱也不会就此结束。它被赶出了原有的阵地，却会在别处重整旗鼓，利用我留给它的一点儿机会，苟且将就着。但是，当天晚上，你却问我：“你的母亲到底是怎么了呢？”

第二天她就恢复了素日的面貌。你的父亲带着你大姐和你姐夫从波尔多赶来。肯定是有人告诉了他们咱们婚事的情况。他们打量着我。我好像听他们在互相交流意见：“你觉得他是‘如意’人选吗？……反正他妈让人受不了……”我永远忘不了你姐姐让我多么惊讶，她叫玛丽·路易莎，你们都喊她玛丽奈特，她比你大一岁，但是看上去像你妹妹，身材苗条，脖子纤长，头上盘着重重的发髻，眼睛里充满了童真。你父亲把她嫁给了菲利波男爵，这个老家伙着实令我作呕。但是自从他死了以后，我却常常想起这个六十来岁的男人，他是我认识的最不幸的人之一。为了让年轻的妻子忘记他是个糟老头子，他又遭受了多少愚蠢的折磨呢！一件紧身内衣把他勒得喘不过气来。衣领僵直、高大又宽阔，将他肥大的腮帮子和脖子上的褶子巧妙地遮藏起来。胡须和鬓角闪亮的光泽却令岁月对他那青紫色皮囊的摧残愈加显眼。他几乎不听别人对他说什么，只顾着找哪里有镜子；这个可怜虫一旦找到镜子，就紧盯着自己的形象，好像要一直端详下去似的，你还记得我们撞见他这副模样时讪笑的场景吧。他满口的假牙使得他无法微笑，他用向来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使劲儿闭紧双唇。想必我们都曾留意他戴上克朗施塔特帽^①时小心翼翼的动作，那是为了不打乱他那束很特别的发绺，它从后脖颈出发，然后像一条狭长的河流冲积出三角洲一般朝脑袋上方散开。

你的父亲，与他属于同一代人，尽管胡子白，脑袋秃，肚子鼓，却依然能讨女人喜欢，甚至在生意场上也擅于施展魅力。我的母亲是唯一不吃你父亲那一套的女人。或许，是我对她的打击让她狠下心来，她就像检查销售合同或出租合同一样，对婚约逐条提出异议。我

佯装对她的要求十分生气并反驳她——却暗自庆幸有这么个妥善的人手替我保管财产。直到今天我的财产和你的财产仍旧相互切割得泾渭分明，让你们对我如此无计可施，这都要归功于我母亲当年要求严格执行婚前财产契约制的举措，而我当初俨然是一个铁了心要嫁给一个浪荡子的女孩儿一般。

既然封都代热家族在我的母亲提出这些要求时竟然也不中止婚约，那么我便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你在乎我，所以他们也在意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妈妈不想听你们家所谓的年金制；她要求你的婚前财产以现金形式转过来。“他们给我举出菲利波男爵的例子，”她说，“他娶老大时，一个子儿都没落着……我猜得到！把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儿交给这个老头子，他们总得图点儿什么！但是跟咱们，那是两码事儿。他们觉得我会由于跟他们结亲而乐昏了头，那是他们不了解我……”

咱们俩，咱们这对儿“鸳鸯”装作置身事外。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我相信我的母亲一样，当时你一定也特别相信你父亲的天赋。其实咱俩当时也可能认不清自己是多么热爱金钱……

不对，我这么说并不公允。你爱钱只是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他们能够致富，杀了我的事你都有可能做得出来。当然了，你也会从自己嘴里省下面包给他们吃。

而我，我爱钱，我承认我爱钱，因为钱让我有安全感。只要我是财富的主人，你们就拿我没办法。“咱们这岁数的人花不了多少

钱。”这是你反复跟我唠叨的。十足的错误！一个老人拥有财产才有存在的价值。他一旦一文不名，就会被抛进废物堆里。在养老院、难民所和财富之间，我们别无选择。农民在剥夺了家里老人的全部财产后会让他们活活饿死。同样的事，我在资产阶级家庭里也遇见过许多起，只不过形式跟花样更丰富一些。是的，没错！我担心自己变穷。好像我攒黄金没个够似的。它对你们具有的是吸引力，对我起到的却是保护作用。

晚祷的时间过去了，我没有听到钟声……但钟声确实没有响过啊。今天是圣周五^①。家里的男人们晚上会开着汽车前来。我会下楼吃晚饭。我想看到他们聚集起来同时出现的样子：我感觉对付他们整体比单独跟他们每个人谈话时对我的杀伤力更大。然后就是，今天是赎罪日，但我坚持要吃我的牛排。这并非出于挑衅，而是想告诉你们，我的意志力依然如旧，在任何事情上我都不会让步。

四十年来，我占据着全部阵地，你未能把我赶走，假如我做出哪怕一次让步，它们便会一一沦陷。我的圣周五牛排在告知这个吃豆角和油渍沙丁鱼的家庭，在我死前，你们没有任何希望可以剥夺我的财产。

我没猜错。昨晚我出现在你们中间打乱了你们的计划。只有外孙们的饭桌上还有些欢快劲儿，因为圣周五晚餐时他们有巧克力和面包片抹奶油吃。我分不出他们谁是谁：外孙女珍妮的孩子都已经会走路了……我在他们所有人面前表现得胃口极佳。你跟孩子们提到我身体不好、年纪又大，所以有牛排吃。让我感到可怕的是胡贝尔的乐观态度。他说相信股市不久就会大涨，他说这话时就像是面临生死抉择的人似的。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儿子。这个四十多岁的人是我的儿子，我知道，但我却不这么觉得，我无法直面这一事实！可要是生意玩不转了该如何是好呢！身为股市经纪人，又给人那么多的分红，赌得大，风险也大……等哪天，家族的脸面都给丢尽了……家族的脸面！我可不会为了脸面这尊“偶像牌位”付出牺牲。得提前下定决心。要坚持住，绝不心软。因为，我不上钩，到头来总会有那个封都代热老舅来当冤大头……瞧，我又离题了，我这是在兜圈子呢……或者说我是在逃避关于那一夜的回忆。那一夜，你无意中毁了我们的幸福。

想到你可能并不记得此事了，我就感到奇怪。在这个漆黑房间的温暖中，我们度过的几个小时对咱俩的命运起了决定性作用。你每多说一句话，咱俩的命运就相互疏远一点儿，而你却什么都没发现。你的记忆里充斥着千万种无关紧要的回忆，对这起灾难性事件却毫无印象。你自己声称信仰永生，可是你想想，那一夜你玩弄并侵害了我所信仰的永恒。起初，我们的爱也曾让我对弥漫在你生命里的信仰和崇拜的氛围有所动容。当你穿着长长的学生睡衫跪祷时，我也曾为之感动。

我们当初就住在我这会儿写下这几行文字的房间里。结婚旅行后，我们为何又回到卡莱肆，回到母亲这里呢？（我无法接受她把卡莱肆让给我们，卡莱肆是她的心血，她热爱着卡莱肆。）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回忆从前我不曾注意或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于是怨恨由此在我心中滋生。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你们家借口你的一个表叔死了而取消了咱们的婚庆。显然是因为你们家为这门不够显荣的亲事感到耻辱而已。菲利波男爵到处说，他小姨子在巴涅雷-德-吕雄迷上了一个小伙子，小伙子人很可爱，很有前

途也很富庶，但就是出身不明朗。“反正，不像是个正常家庭样儿。”他评价说。他这样谈论我，好像我是个私生子似的。不过，在他看来，我总归没有让人脸红的亲戚，这倒也是好事一桩。总而言之，我的老母亲尚且是个体面人，也乐意安于本分。最后他还说起你，说你是个娇生惯养的姑娘，想对你的父母怎么样就怎么样；说由于我的财力相当雄厚，所以封都代热一家才会答应这门婚事，并对其他方面忽略不计。

这些闲言碎语传到了我耳朵里，但是我早已见怪不怪。沉浸在幸福中的我，并不往心里去。我应当承认，婚事几乎是暗中完成的，于我本人倒也方便：从以前我当管理者时领导的那一小撮穷酸家伙中，如何能够物色得到体面的侯相呢？而我的傲慢又让我无法向昔日的敌人们套近乎。这门光鲜的婚事会很容易拉近我和宿敌们的关系；但是在这篇自白书里，我早已把自己描述得足够阴郁，因此也无需掩饰我这孤傲倔强的性格特征。我一贯不愿向任何人低头，并始终忠于我的理念。不过，在这一点上，我的婚事却让我心生几许愧疚感。我曾向你的父母承诺过不会做出任何干扰你宗教信仰的举动，但是事实上我能做到的却只是没有加入共济会^①而已。况且，你们家也并未打算提任何其他要求。那个年代，宗教还只是妇女们的事。在你那个圈子，丈夫是要陪妻子参加弥撒的：这是一项成规。而在吕雄，我已向你们证明过，我并不排斥这项成规。

1885年9月，我们从威尼斯回来后，你的父母找借口不让我们去他们位于瑟农的城堡，他们的朋友和菲利波的朋友把所有房间都住满了。因而咱们觉得去我母亲那里住一段时间较为理想。你我二人丝毫不为当初对她的漠然觉得不好意思。只要方便，咱俩是不介意跟她同住的。

她尽量不让自己表现得太得意。房子也是咱俩的，她说。咱们乐意招待谁就招待谁。她会很低调，不会让咱们看到她。她说：“我不会在你们眼前晃的。”她还说，“我成天都在外面待着呢。”的确，她花大量时间忙于料理葡萄园、酒库、鸡舍和洗衣服。饭后她会到自己房间待一会儿，要是在客厅看到我们的话，她会跟我们道歉。进门之前，她还会先敲门，我跟她说不应该这么见外。她甚至提出由你掌管家事，但你没有夺人所好。何况你也不想管这些事。啊！你对她的态度是屈尊！她对你则是卑微地感恩戴德！

你并没有像她先前担心的那样把我和她分开。我对她甚至比结婚前还要殷勤。咱俩的疯笑令她吃惊：是的，这个年轻幸福的为人丈夫者，正是她那个长期自闭、心若磐石的儿子。她觉得，我比她高人一等，所以从前不知道怎么和我相处。而你弥补了她的缺陷。

我还记得，你拿颜料在屏风和铃鼓上涂鸦时，你歌唱或者将钢琴谱子挂在老地方弹奏门德尔松的《无言歌》时，她对你赞叹有加。

有时会有年轻的女性朋友来家里看你。你告诉她们：“你一定得见见我婆婆，她是个个人物，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乡下太太了。”你觉得她很有“范儿”。她用方言跟用人讲话的风格在你看来特别讲究。你还给她们看我妈妈十五岁时仍旧裹着头巾的银版照片。关于旧式的乡村家庭，有一个对偶句是你经常挂在嘴上的：“比贵族，还贵族……”那时的你是多么墨守成规的一个人！你一下子回归天性，是在你自己也当母亲后。

我在回忆那晚的事情时，总是一进三退。那晚很热，尽管你怕蝙蝠，我们还是打开了百叶窗。虽然知道有棵椴树叶子蹭到房子时会发出响动，我们还老是觉得那是有个人在房间的角落里喘息。有时风吹过茂密的树叶，会发出一阵阵“疾雨”声。月亮西沉，月光将地板照亮，我们散乱的衣服在月光里宛若惨白的幽灵，草地上的窸窣窣窣声化作寂静，我们再也听不到它的低语。

你跟我说：“睡吧，该睡了……”但是，一个影子却在绕着你我的疲倦逡巡，从深渊底部挣脱上来的并非只有我们两个人。那个我不认识的鲁道夫，他也冒了出来。我只要一搂住你，就在你心里将他唤醒。

我松开胳膊后，我们仍能隐约感觉得到他的存在。我不想让自己痛苦，我害怕让自己痛苦，于是自我保全的本能成了幸福的推手。我自知不应该质问你。我试图让那个名字如同肥皂泡沫一样在我们生活的水面上破裂。至于那个在死水下沉睡的东西，那个腐烂的根源，那个腐臭的秘密，我并未做出什么将其从泥淖中拔掉的举动。但是你，你这个可怜的女人，却需要通过絮叨来释放心中未能如愿以偿、尚在饥渴中挣扎的激情。因此，只消我无意中问一句：“这个鲁道夫，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你便说：“有些事情，我本该告诉你的……”“放心吧，也没什么重要的事。”

你讲话时声音很小，语速很急，并将脑袋从我的肩窝挪开。我们平躺的肉体之间那一丝罅隙顿时变成无法逾越的鸿沟。

他的母亲是奥地利人，父亲是北方的一个大实业家……你陪你祖母去艾克斯^①因而结识了他，时间是咱俩在吕雄相识的前一年。他刚从剑桥回来。你没有向我描述他的长相，但我一下子便将我自身不具备的所有魅力赋予了他。月光洒在床单上，照耀着我那双农民特有的大手，指甲短，指关节突出。尽管，就像你说的那样，他不像我那么尊重你，但你们之间并未发生任何出格的事。对于你的坦白，我没有记住什么具体细节。这对我而言有什么重要的吗？但重点不在于此。假如你没有爱过他，假如你只是在这场以失败告终的短暂恋情中一下子失去了孩童的纯真，我应该早已释怀。然而，更令我疑惑不解的却是：“这段伟大的爱情过去还不到一年，她怎么就爱上了我呢？”我感到恐惧并因此觉得寒冷，“什么都是假的，她在对我撒谎……我并未得到救赎。”我思忖着，“我怎么会相信年轻姑娘会爱上我呢！我是一个没人会爱的男人！”

黎明的星辰仍在闪烁。一只乌鸫醒来。我们在枝叶间所听到的风，一如当初我沉浸在幸福中那会儿，先是涨满窗帘，令我眼前一阵清爽，随后吹拂在我们的身体上。这幸福，十分钟之前还是存在的——我已开始陷入对那“幸福时光”的回忆。我问了你一个问题：“他不要你了？”

这话刺激了你，我记得。我耳畔仍回响着每当虚荣心受到伤害时你特有的讲话腔调：“恰恰相反，自然是他非常急切，能娶个封都代热家的小姐令他感到非常自豪。”但是他的父母知道了你的两个哥哥在少年时代死于肺病的事，而他本人身体又非常虚弱，所以他家里没有通融的余地。

问你这些时，我非常平静。因此，你意识不到你正在摧毁什么。

“亲爱的，是这一切促成了咱俩的缘分。你知道我的父母是多么傲慢——甚至傲慢得有点可笑，这我承认。我可以向你坦白的是：这次失之交臂的谈婚论嫁给他们造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这样才有了咱俩的幸福。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圈子里，一旦谈及婚嫁，健康就成了重要的议题。我妈妈心想，全城的人都知道我的事，没有人会愿意娶我了，所以她就认定我会一辈子当个老姑娘。那几个月，她让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就好像我自己还不够伤心似的……最后她让我和爸爸也相信我是个‘嫁不出去’的女孩儿。”

我隐忍着，引起你疑心的话一句都不说。你反复强调是这一切促成了咱们两人的缘分。

“我一见到你就爱上了你。去吕雄之前，我们家在鹿尔德^①好好祷告了一番。见到你时我就明白了，我们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你没有察觉到，你说的这番话令我气恼。站在你们对立面的人无形中会对信仰怀有某种敬重之情，这是你们不曾想到的，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否则，为何明明是你们在以作践的方式践行信仰，而受伤害的却是他们呢？莫非在你们看来，向你们口口声声喊作“父亲”的神索取俗世的利益不过是区区一桩小事而已？……但是这一切有什么重要呢？你话里话外的意思不过是，你的家人和你，你们先看见哪只蜗牛^②，就贪婪地扑向了那只蜗牛而已。

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我们的婚姻是如何的不般配。你的母亲应该是疯了，然后又把这疯狂传递给了你的父亲和你……你告诉我，菲利波夫妇还威胁你说，你要是嫁给我，就不再认你这个妹妹。是的，就是我们在吕雄耻笑那个老蠢货那会儿，菲利波正不遗余力地劝封都代热家族终止这门婚事呢。

“但是，亲爱的，我在乎你，他那是白费力气。”

你曾多次对我表示自己当然无怨无悔。我任由你说下去。我屏住呼吸。即使跟那个鲁道夫在一起，你也不会幸福的，你很肯定地说。他太帅了，他不爱别人，他只有被爱的份儿。随便一个女人就能把他从你手里抢走。

你都没发现，只要提到他的名字，你的声音都变了——变得不再那么尖锐，还带着些颤抖，带着些呜咽，就好像昔日的叹息一直悬在你的胸中，只有鲁道夫这个名字才能让它释放出来似的。

他不让你幸福，是因为他帅、他有魅力、他人见人爱。也就是说，幸亏我长着一张不争气的脸，外表看起来不好相处、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能给你带来安心。你说在剑桥留过学的男生都喜欢效仿英伦风尚，他身上就有这种让人受不了的格调……你更喜欢找个不会挑衣服布料、不会打领结的丈夫吗？而且这个丈夫既痛恨运动、不乐意从事

这种需要技术含量的琐事，又不懂得如何回避沉重的话题、不懂得如何避免掏心掏肺地自白和向人袒露心迹，总之是不喜欢学着幸福且优雅生活的这样一个人？不，你嫁给我这个不幸的人，只是因为碰巧遇上了我而已——那一年，你的母亲由于受了更年期的侵扰，坚信你嫁不出去了——只是因为你不想也不能再多当半年的老姑娘了，只是因为我的钱财多到足以成为你们那个圈子里掩人耳目的好借口。

我屏住急促的呼吸，攥紧两个拳头，紧咬住下唇。今天，每当我厌恶自己到了无法忍受我身心的地步时，就会想起1885年那个男孩儿的样子，想起那个二十三岁已为人夫的他，想起他抱紧双臂、愤怒按捺炽盛的爱情的样子。

我浑身哆哆嗦嗦，被你瞧见了，你停了下来：

“你冷吗，路易？”

我回答说只是哆嗦了一下而已，没什么的。

“你总不会吃醋了吧？你要那样，就是犯傻了……”

我跟你说我心里并没有任何醋意的迹象，并非撒谎。剧情的演绎其实远远胜过任何争风吃醋，这一切你怎么会理解呢？

虽说未能觉察我伤得有多深，你还是对我的沉默感到些许担忧。你的手在黑暗里找寻我的额头，抚摩我的脸庞。尽管不沾一滴泪珠，但是这张咬紧牙齿的僵硬脸孔上已失去了你这只手平日里所熟悉的表情。你半趴到我身上，想把灯点亮，却划不着火柴。我在你肮脏的身体下喘不过气。

“你怎么了？别不说话，你这样让我害怕。”

对你的问题，我佯装吃惊，并且向你保证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亲爱的，瞧你那傻样儿，这样吓唬我！我吹灯睡觉了。”

你不再作声。我注视着新一天的到来，注视着我将踏入人生新阶段的这一天缓缓地诞生。燕子在瓦片间呢喃，有人拖着木屐穿过院子。四十五年后我仍能听见的一切，正

是那一夜在我耳畔响动的声音：雄鸡声、铃铛声以及载货列车从高架桥上驶过的声音。彼时我嗅到的所有气息，今天依旧扑鼻而来：每当近海的朗德荒野燃烧时，风都会携来灰烬的味道，那是我至今依旧喜欢的气息。我忽然坐了起来。

“伊莎，那晚在上巴涅雷小径旁的长椅上，你哭泣也是因为他吧？”

你不回答，我抓住你的胳膊，你边挣脱边发出近乎困兽般的咕囔声。你转身侧卧，泊在自己的长发里进入梦乡。由于黎明的凉意，你拉起凌乱的被褥，盖住如熟睡的幼兽一般蜷缩卷曲的身体。将你从这孩童般的睡梦中拽出来又有什么用呢？我想从你口中得知的，难道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我悄无声息地起床，赤裸着双脚，径直走到橱镜前，像打量别人一样端详自己，确切地说，是我又变回了我自己：变回到那个没人爱的人、那个不曾有谁会因他痛苦的人。我为自己的青春感到可怜；我用自己那农民的大手轻轻抚弄我那没有刮过的脸颊，脸颊上已沉沉地覆盖了一层坚硬却泛着褐色光泽的胡碴。

我安静地穿好衣服，下楼去了花园。妈妈正在玫瑰花径上。为了给家里通风，她都会先于用人们起床。她对我说：

“你是想趁现在出来凉快一下吗？”

她指了指原野上的雾气说：

“今天会很热。八点我就要把门窗都关了。”

我亲吻她时，比往日都要来得温和。她低声说：“乖儿子……”这时我的心（我跟你谈我的心，你会觉得吃惊吗），我的心都要迸裂了。我闪烁其词，想开口说些什么……但是从何说起呢？她会理解吗？沉默向来都是我无法抗拒的权宜之计。

我朝花园低处的田圃走去。葡萄藤上方朦朦胧胧勾勒出几株纤弱的果树。山峦将氤氲擎至肩旁，再将它撕碎。浓雾中隐约可见一处村落，接着是一座教堂跟个活物似的自村落脱颖而出。你向来都觉得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但这一刻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伤痕累累之人才应当找出失败的原因并挖掘失败的意义，也许这失败中蕴含着某种含

义：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事，尤其是感情之事，或许都是一些值得解读的征兆……是的，我甚至在此生某些时刻也曾捕捉到本可以将你我距离拉近的一些机会。

况且，那天早晨的感情波动也不过是短短几秒钟的事情而已。至今我脑海里仿佛仍旧浮现出自己回屋时的场景。八点钟不到，阳光就已毒热地投射下来。你站在窗口前，歪着脑袋，一手攥着头发一手梳理着。你没有瞧见我。我抬头看着你，有那么一会儿陷入对你的恨意之中。许多年后的今天，我口中似乎仍能体味到这恨意带来的苦涩。

我一直跑进书房，打开紧锁的抽屉，从里面抽出一个皱皱巴巴的手帕，正是那晚在上巴涅雷为你拭干眼泪的那方手帕。我真是个可怜的蠢货，亏我当时还傻傻地将它紧紧揣在胸口。我拿着手帕，犹如要淹死一只狗一样，在上面系了块儿石头，将它丢进了一个我们这里被称作“阴沟”的水洼里。



五

就这样开启了我们四十年来几乎从未中断过的大沉默时代。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我们关系崩塌的迹象，一切都如以前我满心幸福时那样照常进行。我们一如既往地完成肉体上的结合，但是鲁道夫的幽灵在我们相拥时不再光顾，你不再提及这个可怖的名字。他应你的召唤来过，在我们床褥周遭逡巡过，完成了他肩负的破坏大业。而后，他只消缄默其口，静候一长串连锁反应的产生及其后果的相互勾连即可。

或许你自己也发现了，对我坦白相告就是个错误。但是你没想到事情会非常严重，只觉得让这个名字从我们的谈话中消失是最明智不过的做法。我至今都不知道你是否有所发现，自那以后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在夜里闲聊，我们一聊就停不下来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这以后我们再说句什么话都要先在心中深思熟虑，都时刻保持着警惕。

自此，我睡到半夜还会醒来，是被内心的痛苦唤醒的。我与你的结合变成了狐狸与陷阱的结合。假如我粗暴地不停晃动你，假如我把你推到床下，我能想象我们之间的对话会如何进行：

“没有，我没有对你撒谎，” 你会这样喊着说，“是因为我爱你.....”

“是啊，把我当个权宜之计来爱而已。在肉体上表现出兴奋并借此让对方相信你是爱他的，向来都是件易如反掌的事，肉体上的兴奋并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我从前也并非恶魔一个，任何一个女孩儿只要爱我，也许她让我怎么样我都乐意。”

有时我还会在黑暗里叹息，而你是不会醒来的。

后来你怀孕了，这使得任何辩驳都没有意义，我们的关系也渐渐随之发生转变。你是在葡萄采摘季到来之前宣布自己怀孕的。我们返回城市后你就遭遇了小产并卧床休养了好几个星期。第二年春，你再次怀孕。这次更得对你悉心照料。接下来的几年里，你进入妊娠反应、状况不稳定然后分娩这一多次重复的流程。这也为我疏远你提供了再充分不过的借口。我的生活自此陷入一种隐秘、甚至说非常隐秘的混乱状态，因为我开始繁忙地替人辩护，就像妈妈说的那样，我要“忙案子”。对我而言，也事关颜面。我开始有我的时间安排，有我的习惯。要想在外省城市过放荡的生活必须得懂得要如何金蝉脱壳才行。放心吧，伊莎，我会略去令你作呕的情节。不要担心我会跟你描述我每天都要沉沦其中的暗狱生活。是你将我从暗狱中拽出，又将我扔了进去。

无论我怎样不慎露出马脚，你也丝毫不会觉察。胡贝尔一出生，你的本性就暴露无遗：你是个母亲，只是个母亲。你的注意力开始从我身上移开，开始对我视而不见；说你眼里只有孩子，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事实。我让你怀上孩子，就算完成了你对我的诉求。

只要孩子们还只是“幼虫”，只要我对他们没有兴趣，你我之间就不会发生矛盾。从此，咱们俩只会在例行的家庭场合中才会碰面，见面时两人的身体也只是进行一些习惯性的接触动作而已，至于男女肉体之事早被各自遗忘在九霄云外。

只有当我在这些幼崽周围蹓摸时，你才开始留意我的存在。只有在我声称我有权对他们做这做那时，你才开始恨我。如今我不再羞于向你坦白，你听了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其实并非做父亲的本能使我靠近他们，而是由于我很快就发现孩子们竟然燃起了你的激情，这令我心中醋意大发。是的，我要把他们从你手里争夺过来，目的就是惩罚你。为此我替自己杜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我还特别突出了自己做父亲的责任。我不想看到一个信仰狂热的女人扭曲我孩子的思想。诚然这些都是我找的借口，但这些借口也并不违背事实！

这篇故事还要继续写下去吗？写这篇故事的初衷是给你阅读。但在我看来，你已经不可能继续读下去了。说到底，我是为自己而写。作为一个老律师，我是在整理我的卷宗，归纳我的人生档案，我的人生就是一起败诉的官司。钟声响起……明天是复活节。我答应过你，明天会下楼去度过这个神圣的日子。“孩子们抱怨总见不到你。”你今天早上对我说这话时，咱们的女儿吉娜维耶芙也在场，就站在我床边。你后来出去了，想让她和我单独待一会儿：她有事求我。我早就听到你们在楼道里叽叽喳喳：“最好你先开口。”你对吉娜维耶芙说。当然是为了她女婿菲利这个小流氓的事。但是，我现在转移话题、让对方没法聊到正题上的功夫炉火纯青！吉娜维耶芙逮不着机会

向我提出请求，只好离开。我知道她想干什么。前几天我全听见了：我楼下客厅的窗子打开时，我只消稍微斜斜身子就什么都听得见了。她是想让我借一些本钱给菲利，好让他在股票经纪人那里注资四分之一。果然又是投资……就好像我看不出有风险似的，就好像眼下的当务之急不是把钱锁在保险柜里藏好似的……要是他们知道我上个月嗅到跌势后做了什么的话……

他们都去做晚祷了。复活节一到，房子空无一人，田间空无一人。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残酷的岁月将我变成一个远离尘世快乐的老浮士德^②。他们不知道老迈是什么感觉。吃午餐那会儿，他们一个个还都聚精会神的，想听听看从我口中会透露出什么股市商海秘料。我主要是说给胡贝尔听的，如果时间还允许的话，我想让他趁早收手。他听我讲话时的表情何其焦虑……总算有一个不对我遮遮掩掩的！他吃光盘子里的菜，你又给他盛满。可怜的母亲们看到儿子被焦虑吞噬，总是如此固执地强迫他再多吃一些，就好像只能退而求其次，至少儿子还吃得下饭就算叫人放心了似的。但是他对你却并没有什么好气，就跟从前我对妈妈没好气一样。

瞧小菲利为我满上酒时那股殷勤劲儿！还有他的妻子，也就是咱外孙女珍妮，对我假惺惺关切的架势：“祖父，您抽烟可不好。抽一根都多。您那咖啡没倒错吧？是没咖啡因的吧？”可怜的小丫头，她演技不够好，讲话时透露出些许虚伪。她的嗓音和语气将她的意图暴露无遗。你也一样，你年轻时也虚伪，但你从第一次怀孕后便现了原形，而珍妮到死都将是个只会紧跟形势并从中捡些她觉得可以附庸风

雅的内容以便跟人学舌的女人。她什么都要照搬别人的想法，而自己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毫厘见地。菲利这样一个率性之人，这样一只桀骜不驯的小公狗，怎么受得了同她这种蠢货一起过日子呢？不过话说回来，她浑身都透露着虚伪，可是唯独对菲利的激情是真挚的。她演得不够真，那是因为在她的眼里一切都不重要，除她的爱情外什么都不存在。

午饭后，咱们大家都在石阶上坐着。珍妮和菲利以哀求的神情看着他们的母亲吉娜维耶芙。而吉娜维耶芙则向你求助，你不动声色地向她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只见吉娜维耶芙起身，问我道：

“爸爸，你想和我去走走吗？”

我是多么让你们所有人害怕呢！我有些可怜她。我虽然最开始决意坐定不动，但还是起身，挽住她的胳膊。我们围着草地绕了一圈。全家人都在石阶上盯着我们。她随即进入了正题：

“我想和您聊聊菲利。”

她在颤抖。我竟然把自己的孩子吓成这样，这种感觉很是糟糕。但是，你们觉得人到了六十八岁这个年纪，神情冷漠与否还是自己能说了算的吗？到了这个岁数，面部表情是再也无法有所变化的！而且，当我的灵魂无法准确地对外传递它的情愫时，便索性不再做任何尝试……吉娜维耶芙慌忙甩出她想要说的话。还是为了在股票经纪人那里注资四分之一的事。她刻意强调我最挂怀的事：听她这么说，菲利的游手好闲正在对小两口儿的未来造成不良影响，菲利已经开始不

走正道了。我回答她说，她女婿这种男孩子，借给他这四分之一的本钱永远只会为他不务正业提供更多托词。听我这么说，她开始维护他。这个菲利，大家都喜欢他。“咱们对他，总不能比珍妮管得都多……”我反驳她，说我既不评论也不指责。我对这位先生的爱情生涯毫无兴趣。

“他对我有兴趣吗？为什么我要对他有兴趣呢？——他非常仰慕您……”

她厚颜无耻地说谎，我也借机抖出了心中积压的块垒：

“女儿，可是你的菲利一直都是喊我‘老鳄鱼’的吧。可别说没有。我背后听他喊过很多次……那么我会好好贯彻他的话的：我是条鳄鱼，会一直都是条鳄鱼。对老鳄鱼唯一的期待就是盼他死。即使死了，老鳄鱼也照样会玩老鳄鱼的把戏。”我不小心多说了这后半句。（我真后悔说了这番话，后悔会引起她的疑心！）

吉娜维耶芙沮丧无措，跟我争辩，以为我特别在意这个绰号的侮辱性。实际上是菲利蓬勃的青春让我觉得恶心。那个得意洋洋的男孩儿，从少年时代就沉醉在我活了半个多世纪却一次都未体验过的爱河里，这在一个遭人恨的绝望老人眼里意味着什么，她怎么会想得到呢？我讨厌年轻人，痛恨年轻人。尤其讨厌和痛恨菲利。就像猫不声不响地从窗户溜进来一样，他受了味道的引诱，也悄无声息地钻进我的家里。我的外孙女没有丰厚的嫁妆，但她许给了他良好的“盼

头”。咱们家的孩子给人家的盼头！要兑现这些盼头，他们就得从咱们的尸体上踏过去。

瞧见吉娜维耶芙又是吸鼻子，又是擦拭眼睛，我含沙射影地对她说：

“毕竟你还有你丈夫呢，一个经营朗姆酒生意的丈夫。只要这个忠厚的阿尔弗莱德给你女婿谋个差事就好了。为什么我得比你们对他还要慷慨呢？”

她跟我谈起可怜的阿尔弗莱德时，换了副腔调：那是何其的不屑，何其的厌恶！听她那么说，阿尔弗莱德是个每天把生意越做越小的胆小鬼。以前挺大的一个商号，如今只剩俩人了。

我祝贺她有这样一个丈夫：风暴来临时，应当懂得收起船帆。未来属于像阿尔弗莱德那样野心小的人。今天，缺乏规模是生意场上的首要品质。她以为我是在冷嘲热讽，尽管那是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我正是这样一个甚至不愿冒险把钱存到储蓄银行而是锁进保险柜的人。

我们朝屋子走去。吉娜维耶芙不敢再发一言。我也不再靠着她的胳膊。全家人坐成一圈，看我们走来，或许已在解读这些不好的苗头。我们的归来显然打断了胡贝尔一家和吉娜维耶芙一家的争吵。啊！一旦我答应撒手我的钱袋子，家里一定会有一场恶战！只有菲利一人站着，风吹拂着他凌乱的头发。他穿着一件短袖开领衬衫。我厌恶现在这些男孩子，看上去就是些强壮点儿的女孩子而已。珍妮愚蠢

地问：“怎么样！你们聊了吗？”我温和地回答道：“我们聊了聊‘老鳄鱼’的事……”菲利的娃娃脸涨得通红。

我要再次声明，我不是因为这个侮辱性的绰号才恨他的。他们不知道老迈是什么滋味。你们无法想象这种折磨：生命没有为我带来什么，对于死亡我又没什么可以期待的。一生一世过后便是一片虚无，不存在任何答案，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谜底……但是你，你没有遭遇过我这样的折磨，你不会遭遇我这种折磨。孩子们不盼你死。他们以他们的方式爱你；他们珍重你。从一开始他们就站在你那边。我从前也是爱他们的。吉娜维耶芙这个四十岁的胖女人，刚才还试图从我这里骗走四百张千元大钞给她那个小流氓女婿，我仍记得她小时候我把她抱在腿上的样子……只要看到我抱她，你就喊走她……要是继续这么把现在的事和过去的事混着写，我永远都无法完成这篇自白了。我得尽量让自己有条理一些。

六

我对你的恨似乎并非始于当年的那个灾难之夜。在更好地看清楚你对我毫无兴趣，你眼睛里只有这些鬼哭狼嚎、嘴巴贪婪的小崽子之后，我才渐渐萌生了对你的恨意。你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我不到三十岁就当上了民商法律师，虽说成天疲惫不堪，但我被业界誉为青年才俊，被誉为仅次于巴黎那位同行的全法杰出律师。从1893年维尔那夫那起案子起，我还脱颖而出成了一个重罪辩护界的大律师（能够横跨两个不同的讼种实属稀有），而你是唯一一个未注意到我的辩护引起了一时轰动的人。也正是那一年，咱们的龃龉演变成公开的战斗。

那起出名的案子，把我推上了事业的巅峰，却也收紧了让我窒息的铁钳：或许我原本还抱有一丝希望，但是围绕这起案子发生的林林总总的事情向我证明，在你眼里我什么都不是。

维尔那夫夫妇，你对他们的故事还有些许印象吗？他们结婚二十年后依旧相爱如初，他们的故事已经成了爱情的典范。那会儿，人们当时有一种说法，叫“维尔那夫式相爱”。维尔那夫夫妇和他们十五岁左右的独子一起生活在毗邻奥尔农城的一座城堡里，几乎不接待外人进出，过着一家三口相处自得的日子，你的母亲曾套用一句俗话评论，说那是“一种书上说的相亲相爱”，她的外孙女吉娜维耶芙也遗传了她套用俗话的秘诀。我敢起誓，你早已把这起悲剧忘得一干二

净。我要是再给你讲一遍的话，你定会冷嘲热讽，就像我在饭桌上回忆起我的各种测验和考试时一样……但无所谓！一天早晨，用人正在打扫一楼的房间，听到二楼传来一声左轮手枪的枪响和一声惶恐无助的呼喊，他冲上楼，主人的房间关着门。他无意中听到微弱的讲话声，沉闷的骚乱声以及卫生间里急促的脚步声。他不停地晃动门锁，过了一会儿，门开了。维尔那夫先生穿着衬衫躺在床上，浑身是血；维尔那夫夫人头发散乱，穿着晨袍，站在床尾，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她吩咐道：“我把维尔那夫先生打伤了，快点叫医生、外科大夫和警局局长来。我在这里不动。”除了那句“我打伤了我丈夫”，警察从她口中得不到任何其他口供。维尔那夫先生可以讲话时，也认同被她打伤一说。他本人拒绝配合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调查。

被告不想聘请律师。我是他们一位友人的女婿，因此被委托替她辩护。我每天前去探监，仍无法从这个固执的女人那里得到任何线索。关于她，最荒谬的传言飞遍全城。而我从第一天起就相信她是无辜的：她不过是在揽罪而已，而且那个爱她的丈夫也同意她自我控诉。啊！我这个没人爱的男人，在察觉别人家的激情这方面，却是嗅觉异常灵敏！夫妻爱情完全占据了女人的内心。她没有朝她的丈夫开枪。是她想要拿自己的身体当盾牌，阻挡某位被她拒绝的情敌对丈夫的攻击吗？可是从前一天起就没有人去过他们家。他们家没有任何常客出没……反正，我总不能再跟你讲述一遍这桩陈年旧事吧。

直到我出庭辩护那天早晨之前，我都只是计划矢口否认维尔那夫太太自控的罪名并证明她为何不可能犯罪。是她的儿子伊夫最后出场

时的证词（证词本身并没有什么分量，无法推动案情进展），或者确切地说，是在儿子出现后做母亲的屡屡向他投去哀求的目光，而等他离开证人席时她又表现出松了一口气的样子，最终一下子撕开了案件的面纱。于是，我对当儿子的提出指控：病态少年因为母亲太爱父亲，而对父亲心生忌妒。我采用一种不乏激情澎湃的推理开始了一通在今天已家喻户晓的即兴演说。F教授自己也坦言是借鉴了我的即兴演说，从而建立了自己理论体系的基本雏形并同步更新了少年心理学和少年神经症疗法这两大学科。

亲爱的伊莎，我对你重提这段往事，不是我忍不住又想在四十年后唤起你对我的仰慕。在我的光辉时刻，在东西半球的报纸纷纷将我的肖像印上它们的版面时，你都没对我有过仰慕之情。在我律师生涯的庄重时刻，你的冷漠令我意识到我其实孤独无依；但与此同时，在那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在牢房的四壁之间，我面对并与之相处的是一个甘愿自我牺牲的女人。与其说她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倒不如说她是为了丈夫的儿子，为了让他的姓氏后继有人。是那个被枪打中的人在哀求她：“控诉你自己吧.....”而她则将爱情演绎到了极致，甚至宁愿让世人相信自己是个罪犯，让世人相信她是那个杀害自己唯一爱着的男人的凶手。她是在夫妻爱情而非在母爱的驱使下做出这种举动的.....（后续的故事更加证明了这一点：事后她便与自己的儿子分家并一直以各种借口疏远他。）我原本也可以像维尔那夫先生那样是个有人爱的男人。在案件期间，我曾多次见到过他。他哪里比我优秀呢？或许较为帅气、文雅，但应该不是特别聪明，判决之后他对我的敌对态度便是明证。而我却具有某种天赋。假如我那会儿有个爱我的

妻子，我还有什么社会地位是奋斗不来的呢？保持自信不是我们一个人便能办到的事儿。我们需要有人见证我们的能力：得有人替我们计数，替我们打分，得有人在颁奖日为我们加冕。就像从前在学校的颁奖典礼上，我双手抱着书，两眼在人群中寻找妈妈一样；而妈妈会在军乐声中将金色桂冠戴在我刚剃过的脑袋上。

我处理维尔那夫的官司那会儿，母亲的身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我也是逐渐察觉到这一点的。她开始对一只小黑狗产生兴趣，这是她健康衰退的第一个表现。只要我一靠近，那只小狗就冲我狂吠。每次去看她，我们聊的几乎全是这只狗。她不再听我聊我的事情。

另外，即使妈妈仍然关心我，她恐怕也无法取代我的另一种爱好，在我人生的转折点，是这种爱好救了我。妈妈把热爱金钱的恶习遗传给了我，故而我骨子里就是热爱金钱的。她应该也会竭尽全力，要我把一份她所谓的“赚肥了”的职业从事到底。那时文学吸引着我，各家报社和各大杂志社都力邀我加盟，大选时左派政党也曾支持我到拉巴斯蒂德市^①参选（取代我去参选的那个人不费吹灰之力一举获选），但是我一直压抑着自己在这些方面的雄心，因为我不愿放弃“赚肥了”的机会。

当然“赚肥了”也是你的愿望。你话里话外暗示我，你是永远都不会离开这里去外省市的。而假如一个女人真正爱我，她应该也会喜欢我获得荣誉。她应该会劝我说，生活的艺术在于为高尚的情怀去舍弃低下的欲望。某个律师利用自己当议员或部长的机会为自己捞取点小钱，愚蠢的记者们便会假模假式地为此义愤填膺。他们更乐意去热

捧那些在自己的各种欲望之间做出明智分野的人、那些重政治荣誉而轻商业利益的人。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可以高于眼前的利益。我无法为了追逐权力的影子而放弃赚取律师费这一卑微渺小的诱惑。在我看来，脱离了现实的幻影是不存在的。我的这副劣根性，假如你爱我，早就帮我拔出了。好吧！我跟街头的杂货商一样，就只剩“赚肥了”这点儿慰藉了。

我所剩下的，就是在这些年的煎熬中赚取的钱财，你们简直跟疯了似的想要我撒手不要再管这些钱财。啊！想到在我死后你们会享用我赚的钱，就叫我受不了。我开始写这封信时曾对你说过，我首先是决心已定，不打算给你们留一个子儿的，然后我又告诉你决定放弃对你们的报复……但那是由于我尚不明了恨意在我心中翻来滚去的潮势。这恨意一会儿褪去，我便随之心软……一会儿又滚滚而来，将我淹没在泥流之中。

从今天起，从复活节这天起，经历过这次你们想为你们的菲利剥夺我的财产而发起的攻势之后，再看到全家人如暴民般齐集、并在门前坐成一圈盯住我的一举一动时，你们分我财产的场景便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等到分财产时，你们一定会扑向对方，你们会跟一群狗似的为了我的田产、为了我的证券而相互撕咬。田产会留给你们，但是证券会无影无踪的。在这封信的第一页对你提及的那些证券，上星期在最高点的时候就让我卖了，自那以后就一天比一天看跌。我一抛售，船就全沉了。我是永远都不会搞错的。几百万的现金，也会留给

你们，如果我乐意的话，会留给你们的。但是有的日子，我又想让你们得不到一个子儿。

我听到你们这群人一边叽叽喳喳一边爬楼梯。你们停了下来，讲话时并不怕会把我吵醒（你们都以为我聋）。我从房门的底缝看到你们举着的蜡烛发出的亮光。我先是听到菲利的尖嗓子（他就像一直都处于变声期似的），突然又听到一阵沉闷的笑声，是年轻妇女们在咯咯地笑。你在训斥她们，你马上就会对她们说：“我告诉你们，他没在睡觉……”你走近我的房门，听了听，又透过锁缝看进来，我的灯光暴露了我的动静。你回到那群人那里，对他们说：“他还醒着，他在听你们讲话……”

于是大家踮着脚尖走远了，楼梯的台阶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紧跟着门一扇一扇地关上了。在这复活节的夜里，房子里全是一对一对的夫妻。而我，原本是可以好好当一根负担这些嫩枝的树干的。大多数的父亲也是讨孩子喜欢的。然而你是我的敌人，故而孩子们也就站在了我的对立面。

现在要回到这场战争上来。但我已经没有力气写下去了。可是我又讨厌上床，讨厌躺下，虽然按照这会儿的心脏状况，我完全可以睡个好觉。到了我这个年纪，睡眠会引来死神的注意。我觉得只要不睡下，死神就不会前来光顾。我惧怕死亡什么呢？惧怕届时生理上的痛苦？惧怕呼出最后一口气时的痛苦？全不是。死亡令我惧怕，是因为死亡是一种不存在的状态，“——”这个符号是它唯一的存在形式。

七

咱们的三个小孩儿只要尚未走出孩提时代，咱们俩的敌对情绪便会处于隐蔽状态，但家里的氛围却是沉闷的。你对我漠不关心，对于我的任何事都冷淡漠然，因此家中沉闷的氛围不会对你构成折磨，你甚至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且我从来都不在家。我十一点一个人吃午饭，十二点前到法院。官司占据着我整个人，我仅剩的那点时间原本可以与家人一起度过，你现在猜得到我把它花在了哪里。

我当初为何耽于那些赤裸陋劣的放荡行径呢？连通常起粉饰作用的幌子都一概不要，不掺杂丁点儿的情感成分和哪怕是伪装出来的温柔，剩下的就只有纯粹的粗俗了。我原本也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几段令人艳羡的情史的。我那个岁数的律师，怎么可能没人上赶着勾搭呢？除看重我的律师地位之外，也有不少年轻的女人想试图挑逗一下卸下律师身份后的我。但是，对这些尤物，我早已失去信心。或者确切地说，我对于自己讨她们欢心的能力缺乏自信。

我知道有些女人与我情投意合，还会主动引诱我，乍一看，我身上也的确有能够激起她们兴趣的东西。但是，先入为主地想到她们统统是为了捞取好处，我的热情便冷却下来。

有什么好不承认的呢？我不但悲壮地坚信自己是个没人爱的男人，还有着一副有钱人的心态，总是猜忌别人是不是在拿我当傻子、

是不是在利用我。至于对你，我实行的则是“包干制”。你太了解我了，因此不期待我会在固定金额之外再多付给你一个子儿。包干费对你而言已足够宽绰，你从不会超支。在这方面我从来不觉得会有什么风险之虞。可是别的女人呢！我曾经属于那类蠢货，他们相信世上的女人要么是唯利是图的女骗子，要么是不图钱财的恋人的那种蠢货，就好像对爱情的渴望同被包养、被保护以及被宠爱的需求在大多数女人身上无法兼容似的！

六十八岁这年，当我再回顾那些并非出于道德考虑而是出于狐疑和吝啬而摒弃的艳遇时，我回过味儿来，并在某些时分发出狂吼。我经历过几段暧昧，但它们都戛然而止，要么是因为我的狐疑心态让我误会了对方最无辜的要求，要么是因为我身上那种你所熟知的癖好令我面目可憎，我常常跟餐馆服务生或者马车车夫由于小费的事争论不休。我喜欢预先了解应该付多少钱，我什么都喜欢明码标价。我有勇气坦承这个让人羞于启齿的事实吗？这项放荡活动让我欣赏的，或许就是它的明码标价。而对我这样的人而言，快感与心理需求何干？说到心理需求，我当时压根儿不再指望我的心理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心理需求乍一萌芽，我便将其扼杀。于是我成了情感摧毁大师，有本事在意志力尚能起决定作用那一刻精准出手，在濒临感情深渊但尚能自由决定堕入其中抑或自我管控之时斩断情丝。

我向往最简单的选项——按谈妥的价钱进行交易。我讨厌被人涮，但是我该付多少钱，就会付多少钱。你们都怪我吝啬，可是我还不喜欢自己欠人家的呢：我什么都会付现。我的供应商了解我这一

点，对我赞不绝口。欠多么小一笔款子我都无法接受。我一直都是这样理解“爱情”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何等龌龊！

不过，我也有些小题大做了。我在自毁形象。其实，我也爱过，或许也曾被人爱过.....事情发生在1919年，正值我青春阑珊时。对这一段经历三缄其口又有何益呢？你对我这段情史是了解的，当年想要逼我就范时，你就会选择性地替我回忆这段往事。

此前我曾救过一名年轻的小学老师，她那时（由于杀害儿童被起诉）面临预审。她先是出于对我的感激而献身，但是随后.....是的，是的，那一年我品尝过爱情的滋味。但我的贪得无厌让我失去了这一切。我不仅让她处于窘境、让她近乎贫穷；我还要让她随时听任我的支配，让她见不到任何人，这样我可以在罕有的闲暇时分，随自己的好恶，对她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她成了我的私有物品。我对物品占有、使用、甚至滥用的习惯沾染到我对人的态度上来。我需要的是一群奴隶。这是我唯一一次觉得自己遇上一个与我的需求相匹配的牺牲品。我甚至监视她眼神的变化.....我刚刚忘记了对你的承诺，说过不跟你谈这些事的。由于无法继续忍受我的态度，她去了巴黎。

“要是你只跟我不和睦倒也罢了！可是，路易，大家都怕你，躲着你，这个你也瞧得见！”你经常这样对我唠叨。是的，我也看得见.....我在法院一直都是孤家寡人。他们一拖再拖，直到最后才把我选入律师公会委员会。得等他们把自己更喜欢的蠢货都选了个遍，最后才轮得到我。我原本是不想当这个主席的，说到底，我有这方面的欲望吗？工作性质就是代表公会和迎来送往，都是些烧钱的虚名，得

不偿失。而你，是为了孩子才想要我去参选的。你从未为了我而觉得要如何。“为了孩子们，你就去参选吧。”

我们结婚后第二年，你的父亲第一次身患中风。于是，瑟农城堡对我们关上了门。但是，你很快就认卡莱肆为家。属于我的东西，你真正能够接受的，只有我的这座庄园。你在我的土地上扎根，只是我们两个没能做到盘根错节。在这栋房子里，在这座花园里，你的孩子们度过了他们所有的假日。咱们的小玛丽也是在这里夭折的。她的死不仅没有让你觉得不堪回首，她曾痛苦挣扎过的房间反而被你赋予了神圣的色彩。你在卡莱肆生儿育女，在这里为他们养病，在这里彻夜守护在他们的摇篮旁，在这里同保姆和家庭教师们争执不下。你在苹果树间扯上绳子挂起玛丽的小连衣裙和所有那些洗得洁白的小衣服。阿尔都安神父就是在这间客厅里将孩子们聚拢在钢琴旁让他们进行大合唱的，为了不激怒我，他们唱的并不总是上帝颂歌。

夏日的晚上，我在房前抽烟，听他们嗓音清澈地合唱吕利^①的曲子：“啊！这森林，这礁岩，这泉水……”我被排斥在这舒缓的幸福之外，这种纯洁与梦幻是我无法迈入的禁区。安逸的爱，静静的浪花，朝我涌来，却在离我脚下的礁石仅有几步之遥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走进客厅时，所有的声音都安静下来。只要我一靠近，原本在聊什么的声音也都停下来。吉娜维耶芙会捧着一本书走得远远的。只有玛丽不怕我。我喊她，她就会过来。我强行把她抱起来，她却每每在我怀里缩成一团。我听得到她的心脏跟只小鸟似的跳动。一放开，她就朝花园里飞奔而去……这个玛丽！

我不参加弥撒而且每星期五吃牛排，这很早就让孩子们感到不安了。但是咱俩矛盾的大爆发，他们只目睹过很少几回，通常还是在我败下阵来时。每次我失败后，我们的战火仍会暗中延烧。卡莱肆是咱们战争的主战场，因为咱们在城里的那个家，我是几乎不去的。法院放假和初中放假碰巧赶在一起，所以九十月份，我们都会卡莱肆碰面。

我还记得咱们俩正面冲突那天的情景（起因是吉娜维耶芙正在朗读《圣史》，我却当着她的面开了个玩笑）：我说我有权保护孩子们的精神不受玷污，你却反驳我说有义务去保护他们的心灵。我第一次败下阵来并同意将胡贝尔送去耶稣会学校、将他的妹妹们送去圣心会学校。毕竟我得承认，封都代热家族的传统做法在我眼里依旧还是有些威望的。但是，我渴望反击。况且，那一天，更重要的是我触碰到了能够让你出离愤怒、让你走出冷漠的软肋，我引起了你的注意，哪怕其中充满了恨意呢。我总算找到了一处足以跟你较量的场地，总算迫使你动手了。以前，“无宗教信仰”只是一种相对空洞的概念，是我作为小农暴发户遭资产阶级同学歧视后发泄屈辱的情绪的一个渠道而已；但是现在，我大可以用爱情的失意和近乎无涯的怨恨来填充这个空洞的概念了。

午饭时，争吵再次被点燃（因为我质问你，假如永生神看到你吃的是虹鳟而不是酱汁牛肉会有多高兴），你离席而去。我至今仍记得孩子们的眼神。我跟你去了你的房间。你双目干枯，跟我说话时表现得极其冷静。这一天我明白过来，你并非我想象的那样对我的生活作

风不闻不问。你用手拍着一些信函——那是申请同我分居的文件。“我是因为孩子才继续和你过下去。但是，如果你的出现对他们的心灵构成威胁，我是不会犹豫离开你的。”

当然了，你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放弃我，放弃我和我的金钱。无论你多么势利，为了让你那些教条、习惯、祷告语，以及那份愚昧能够在孩子们心中不打折扣地传承下去，没有你不愿意付出的牺牲。

你在玛丽死后写给我的谩骂信，我没有保留下来。你是最有心计的。假如我们之间闹出官司，我的地位会岌岌可危：在那个年代的外省，那是件很严重的事。人们已经在谣传我是共济会分子，我的思想将我置于社会的边缘，假如不是靠你家的名望，我可能早就由于我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中伤。尤其是……如果咱们俩分居，我可能就得把你娘家作为嫁妆陪送给你的苏伊士运河股份还给你。而我早已习惯把这些股份当成自己的财产。想到要舍弃这些财产就让我烦躁（还不算你父亲给我们预存的年金）。

我放软身段，应承你的一切要求，但是我内心决定花空闲时间把孩子夺回来。我是在1896年8月初做出这个决定的。从前那些忧伤灼热的夏日在我脑海里已日益模糊，分不清是何年，我此时对你详述的回忆大约跨度为五年（1895年—1900年）。

我并不觉得夺回孩子们是件难事。我相信只要动用作为父亲的权威和我的智商即可。一个十岁的男孩儿，加上两个小女孩儿，我以为把他们引向我这一边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我记得约他们和爸爸一起

去溜达一圈儿时他们的惊讶和忧虑。你在院子里，坐在银毛楸树下，他们用目光征求你的意见。

“宝贝儿们，你们不需要问我同意不同意啊。”

我和孩子们出去了。可是该怎么跟孩子聊天呢？我平日里面对的通常是公诉人，如果是代理起诉方辩论，我面对的则是辩方律师，有时还会面对一屋子的辩方律师。在重罪法庭上连审判长都会惧怕我。但孩子们却令我不知所措，儿童、普通的民众甚至是生我养我的农民都会给我这样的感觉。在他们面前我每每都会自乱阵脚，语无伦次。

孩子们对我还算友善，但始终保持着警惕。是你提前占据了这三个孩子的心，把控了他们心灵的隘口。没有你的批准，我无法踏入一步。你十分谨慎，因此没有贬抑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威望。但你却毫不掩饰地告诉他们应该多替“可怜的爸爸”祷告。不管我做什么，我在他们的世界体系里已有定位：我是可怜的爸爸，他们该为爸爸祷告并且让他皈依上帝。我说什么或者影射什么涉及宗教的事，总会愈加强化他们对我的幼稚看法。

他们生活在一个奇幻世界里，他们一年到头虔诚庆祝的节日便是这个世界的里程碑。你跟他们聊一聊他们刚刚参加或者准备参加的人生第一次领圣餐仪式便能让他们对你服服帖帖。每天晚上，他们在卡莱肆的石阶上唱的，并不全是刻意给我听见的吕利的作品，还有上帝颂歌。远远地，我就能看见你们一群人的身影错杂交融在一起；月光

明朗时，我能清晰地看见三张昂起的小脸。我在砂石路上发出的脚步声会打断他们的歌唱。

每到星期天，全家闹哄哄准备前去参加弥撒的嘈杂声将我吵醒。你向来担心错过了弥撒。马儿也在焦躁地打着响鼻。做饭阿姨迟到了，要赶紧喊上她才行。有个孩子忘记了带弥撒书呢。又听一个声音尖叫道：“今天是圣神降临节后的第几个星期天？”

做弥撒回来后，他们过来亲亲我，却发现我还没起床。小玛丽在替我背诵了她学过的所有祷告词后，认真地望着我，或许是在希冀可以看到我的精神境界会出现一丝好转吧。

这个家里，也只有她不会令我厌烦。她的哥哥和姐姐早已在你奉行的信仰里牢牢地扎根，资产阶级对安逸的本能追求会令他们日后摈弃一切英雄主义品质和令人喟叹的基督教执着。相反，玛丽身上则有一种令人感动的热忱，对用人、对佃农、对穷人都由衷地温和。有人说她：“她有东西都会分给别人，手里存不住钱。这很慷慨。但是不管怎么说，得好好盯着点儿……”还有人说：“没人能抗拒得了她，甚至她的父亲都没办法抗拒她。”她每天晚上都主动到我腿上坐着。有一次她还靠着我的肩膀睡着了。她的发卷弄得我脸颊有些痒。我通常是受不了待着一动不动的，而且时而想要抽烟。然而我却为了她忍着纹丝不动。九点钟她的保姆来接她时，我会一直把她抱回她的房间，你们全都惊讶地看我，就好像我是一头从那些殉难小女孩儿的脚上舐血的猛兽一般。没过几天，到了8月14日的早上，玛丽对我说（小孩儿都这样，你是知道的）：

“答应我，按照我说的去做……先答应我，我再告诉你什么事……”

她提醒说，你明天会在十一点的弥撒上唱圣歌，我要是能去听的话再好不过了。

“你答应了！你答应了！”她边亲我边重复说，“那可说定了！”

她是把我回亲她当成了我对她的应允。全家人都得知了这件事。我感觉大家都在盯着我。那位从不踏入教堂半步的先生明天要去参加弥撒了！那可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件。

当晚，我来到饭桌前坐下时，无法继续掩饰心中的不快。我已忘记胡贝尔问了你一件关于德雷福斯^①的不知什么事情，只记得我愤怒地对你的答复进行了回击。我离开饭桌，就再也没出现过。我整理好箱子，8月15日黎明就乘六点的火车到闷热寂寥的波尔多度过了可怕的一天。

事后，我再在卡莱肆出现在你们面前时，我有种异样的感觉。我为何总是与你们一起度过放假的日子，而没有选择外出旅行呢？我当然可以杜撰出漂亮的理由，但事实却是不肯支出双份的开销。挥霍大把的钱出去旅行，而家里仍然不关灶、不锁门，这向来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想想出门后一整套的生活用具仍在烧钱，我就不会有心思去满大街闲逛。所以，最后我总是回家和大家同锅共灶。卡莱肆有伙

食等着我，又要我到别处哪里去觅食呢？这便是我的母亲遗传给我、被我奉为美德的节俭精神。

因此，我回到家中。但是我心中却满是怨憎，连玛丽也无法让我心软。于是，我对你发起新的战术反击。我不会正面攻击你的信仰，而是只要抓住一点机会就揭露你同你的信仰之间的相互矛盾之处。可怜的伊莎，无论你是多么合格的基督徒，你都得承认，我行动起来是游刃有余的。慈善是爱的同义词，虽说你曾学习过这个道理，但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在你心目中，这个名词意味着对穷人有某些责任。你为了换来你的永恒，才会谨慎地履行这些责任。我承认，在这方面你已经发生了改观：例如，你如今还会去照顾癌症女病患，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以前，你救助穷人——救助你的穷人——是为了让自己在向那些仰你鼻息过活的人“讨债”时，愈加心安理得。家庭主妇的责任在于花最少的钱剥削最多的劳动力，你当初在这一点上的能力是毫不马虎的。那个每天早上赶着菜车路过的穷苦老妇人，假如她向你求助的话，你当然可能会对她慷慨地大发善心，但她每卖给你一棵生菜，你都会挖空心思从她微薄的利润中能克扣几分钱就是几分钱。

用人和雇工哪怕是极其胆怯地要求涨工资，你都会先是惊讶，然后愤慨，那激愤之情是你的撒手锏，最后掌握主动权的永远都是你。你有向这些人证明其实他们什么都不缺的天赋。你张口就漫无边际地细数他们享受的待遇，越数越多：“你们有地方住，还能分一桶酒喝，用我地里的土豆养大的猪也会分给你们半头，还有这些菜，也是

我菜园子里长出来的。”这些可怜鬼们听到自己这么富有都一时错愕地反应不过来。你信誓旦旦地说，你的侍女可以把你每月发给她的四十法郎一个子儿不花地全部存到银行，“我所有的旧裙子、所有的衬裙还有所有的鞋都会给她穿。她什么地方用得到钱呢？钱放在手里也只会送给她的家人……”

此外，如果他们生病，你也会尽责地给他们治；你永远都不会放弃他们。我承认，总的来说，这些瞧不起弱势主子的人对你向来都很尊重，甚至他们对你爱戴有加也是常有的事。你在这些问题上高调宣扬的是属于你那个圈子和时代的观念。但是你从不承认《圣经·福音书》所控诉的正是你这样的观念。“瞧，我还以为耶稣基督那么说呢……”这时你会突然停下来，表情慌张，并且由于在孩子们面前受了难堪而出离愤怒。你总是上我的套：“不能看字面意思……”你嗫嚅道。针对你这句话，我轻而易举地击败你，并向你举例证明神圣的真谛恰恰在于严格遵守字面意思。当你很不走运地偏要驳斥我说你又不是个圣女时，我便会给你引用上帝训词：“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①

可怜的伊莎，你不妨承认，我以我的方式帮助了你，今天你能投入癌症患者的救治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从前，对孩子们的爱占据了你的全部，他们吞噬了你心中仅存的那点儿善意和奉献精神，他们令你无视他人的存在。因为他们，你放弃的不仅是我，还有全世界。即便是向上帝絮叨时，你谈及的也只有孩子们的健康和未来。我要想在这个问题上反驳你可谓轻而易举。我问你，从基督教义

的角度看难道不是恰恰应当希冀他们背负所有的十字架、过清贫的日子并在病苦中度过一生吗？你粗暴地打断我说：“我不再回应你。不懂的事，你却要大谈特谈。”

然而，不幸的是，家里请了一个二十三岁的神学院学生给孩子们当家庭教师，我毫不留情地请这位阿尔都安神父为我们评理。我只有在确定自己占理时才会寻求他的点评，这令阿尔都安神父非常尴尬。在此类争论中，他是无法不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的。随着德雷福斯事件的愈演愈烈，我有千种契机将这位可怜的神父拉到你的对立面。“为了一个卑鄙的犹太人去搅乱整个军方……”你这样说。你这一句话便挑起我佯装的怒火。直至迫使阿尔都安神父坦言，基督徒即使为了国家安全也不应跟风指控一个无辜的人，我才肯罢休。

此外，你和孩子们只会通过一些所谓健康报纸的漫画去跟踪这一事件，我无意试图说服你们。你们形成了一个无法撼动的集团。即便我看上去很有道理，你们也坚信那是我的诡辩术使然。久而久之，你们终于在我面前沉默起来。就像今天一样，只要我一走近，你们的讨论便会戛然而止。但是，有时你们并不知道我会躲在一丛灌木花坛后突然出现，令你们躲闪不及，因此不得不应战。

“他是个圣洁的男孩儿，”你评价阿尔都安神父说，“但不相信世上有恶，着实还是个孩子。所以我丈夫就跟猫逗老鼠一样同他玩耍，他都能忍受。我丈夫通常可是讨厌穿袍子的人。”

其实，我一开始便同意神职人员来家里做家教，是因为没有一个世俗中人能接受整个假期只付一百五十法郎的酬金。起初几天，我以为这个身穿黑色、眼睛近视、腼腆无比的高个子年轻人是个不起眼的家伙，因而当他是件家具一样不去在意。他让孩子们学习，带他们散步，吃得极少，沉默寡言。一吃过饭就回自己房间。有时，家里没人的话，他会弹弹钢琴。我不懂音乐，但就像你说的那样：“这个男孩儿让人舒服。”

或许你还记得，一件小事在阿尔都安神父和我之间凿通了一股惺惺相惜的暗流。一天，孩子们告诉我本堂神父到了。我马上习惯性地朝葡萄园那边逃去。但是胡贝尔受了你的差遣前来找我：本堂神父有急事要跟我谈。于是，我一边嘟囔着一边返回屋里，因为我非常惧怕见到这个小老头儿。

他说，他来找我是想告解一番。他原本是把阿尔都安神父当作神学院的优秀学生推荐给咱们的。当时说的是，阿尔都安神父由于健康原因一直拖着没被任命为副执事。不料，他在闭关时却得知阿尔都安神父被延期任命其实是由于没有遵守纪律。阿尔都安神父，虽说非常虔诚，对音乐却十分狂热，曾因为被一个同学拽去大剧院听了一场慈善音乐会而夜不归宿。尽管他和他的同学都穿着便服，但他还是被认了出来并遭到检举。更糟糕的是，音乐会曲目上还出现了《黛依丝》^①女主人公饰演者乔洁·勒布兰的名字。观众看到她赤脚穿着一件用银色束带从腋下束起来的希腊短袍（“就只穿了这些，”目击者说，“肩膀裸露着，甚至连肩带都没有！”）出场时，“噢”的一阵

发出抗议声！在联合俱乐部的包厢里，一位老先生喊道：“怎么说也有些过了吧……我们这是在哪儿呢？”这便是阿尔都安神父和他的同学观看的表演！那个一起犯事儿的同学当时就被开除了。阿尔都安神父得到了宽恕：因为他是个杰出的学生；但是上级当时决定推迟两年再给他任命。

咱们俩一致表示对神父保持信任。但是本堂神父却仍然对他表现出冷淡，说自己被他骗了。你还记得这个小插曲。但你不知道的是，当晚，我在露台上抽烟，注意到月光下那个戴罪之人羸弱的黑色身影朝我走来。他局促不安地向我搭话，请我原谅他来我家之前没有就自己的不堪之举据实相告。我对他说，他的不检点反而让我对他相当有好感，而他却突然坚定地表示无法与我苟同，并责怪起自己来。他说我无法估量他的罪愆多么深重：他同时违背了服从、使命以及道德规范这三重原则。他的罪责还在于为教会招来了流言蜚语，他终其一生都无法弥补这一切……我此刻仿佛依然记得月光下他弯着瘦长的脊背，影子被露台矮矮的围墙劈成两半的样子。

尽管我对他这类人早有成见，可是看他表现出如此羞耻与痛苦的模样，我却不觉得他有丝毫虚伪之处。他请求咱们原谅他面对我们时，对真相有所保留的行为，因为如果不被咱们聘用的话，他就得有两个月完全依赖母亲接济才足以度日。他的母亲住在利布尔纳，是个靠打日工过活的穷寡妇。我对他说没有任何必要知会我们一件涉及教内纪律的小事，他抓起我的手，跟我说了些我从未听到过的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些，心中颇为吃惊。他说：

“您真是太善良了。”

你知道我大笑时的样子。即使在我们刚刚一起过日子那会儿，这笑声就每每叫你恼火。我的笑声不具备任何感染力，早在我年轻时它便具备所到之处皆能浇灭一切欢快气氛的魔力。那天晚上，我也在这位愕然的高个子神学院学生面前笑得直打哆嗦，最后才开口说道：

“神父先生，您不知道您刚才对我说的那句话有多么好玩儿。您问问了解我的人我是不是善良，问问我的家人、同行：恶毒才是我活着的动机。”

他尴尬地回答说，真正的恶人是不会说自己恶毒的。

“我请您打听打听，”我接着说道，“我这辈子哪件事是您能称作善举的。”

他引用了耶稣基督与我职业相应的那句话回答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⑨

“神父先生，没好处我也不会去监狱。我那么做是出于工作需要。不久前我还买通狱卒让他们在适当的时机跟犯人提提我的名字呢……所以，您看吧！”

我已忘记他接下来做过什么反应。我们在椴树下溜达了一会儿。如果我当时就对你说，和这个穿袍子的人在一起令我感到有些温馨，你一定会惊讶的！但那是事实。

我有时在天蒙蒙亮时便起床，并下楼呼吸一下黎明的寒气。我会瞧见神父快步走着，要赶去做弥撒，他陷入自己的冥想中，有时从离我几米远的地方经过也看不见我。在那段岁月里，我对你冷嘲热讽、百般攻击；我执拗地想叫你明白，其实你的行为同你那些大道理是背道而驰的.....然而，我自身也并非不感到纠结：其实，你每次表现得非常吝啬与狠心并被逮个正着时，我都会煞有介事地相信基督精神在你们这些人身上早已荡然无存。但我也不是不知道，其实就在我的屋檐下，有一个人正在不为人知地践行这基督精神。

八

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我对你们憎恶之情油然而生。事情发生在1896年或者1897年，你应该记得具体的年份，这一年咱们的姐夫菲利波男爵死了。你的姐姐玛丽奈特那天早上醒来时想跟男爵讲话，但是他没有回应。她推开护窗板，才看到老头子眼睛外翻，下颌耷拉着。她当下并没有立即意识到自己居然在一具尸体旁睡了好几个小时。

我不相信你们中有哪位会觉得这个卑鄙的家伙立下的遗嘱多么恶心：他同意把巨额财产留给妻子，但条件是她不会再婚。否则，遗产的大部分会落入他的几个侄子手中。

“我们要好好地慰藉她，”你的母亲总是这样说，“幸好咱们是个互帮互助的家庭。不能让这孩子独自去面对这一切。”

玛丽奈特当时三十来岁，但你好好回想一下，她仍然嫩得跟个小姑娘似的。她顺从地听从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个老头子，并毫不反抗地忍受着。你们全家也都毫不怀疑地觉得她会轻而易举地守寡。你们对她终于摇落枷锁、获得解脱，对她突然冲出隧道、总算沐浴在阳光里，全都不以为然。

伊莎，你千万别担心我会没完没了地就此借题发挥。其实期待那几百万的财产落入咱们家，让孩子们也能受益，当然是人之常情。你们认为，玛丽奈特不应白白在一个年迈的丈夫身边忍气吞声长达十年却一点儿好处都捞不到。于是你们便以好亲戚的姿态出现。对你们而言，没有什么选择比守寡更理所当然的了。可是，你还记得你自己也曾年轻过吗？不，你不记得，你的青春早就翻篇儿了。你已为人母，于你、于他人而言，其余都不重要。你们家族的人向来不以富有想象力见长：在欲望方面也是一样，无论是对动物还是对人，你们都不会去将心比心。

玛丽奈特要来卡莱肆度过守寡的第一个夏天，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她欣然接受，倒不是因为你们姐妹之间的关系有多么亲密，而是因为她喜欢咱们的那几个孩子，尤其是小玛丽。和玛丽奈特并不熟识的我先是被她的优雅所打动；她比你只年长一岁，但看上去当你的妹妹还绰绰有余。生过几胎孩子的你显得身体笨重；而你的姐姐守寡后，看上去并未被打上岁月的烙印。她长着一张娃娃脸，照当时的时尚盘了个高发髻，暗金色的发丝犹如海沫一般在脖颈上闪动。（今天的人们早已忘记了那精妙的旧日时尚，那脖颈犹如被海沫覆盖般的模样。）她的眼睛微微圆睁，因此看上去总是一副吃惊的神情。我出于好玩儿，常常用双手搂住她的黄蜂细腰。但是，她的胸部和髋部放在今天来看，发达得近乎魔幻：当年的妇女都发育得宛如被催熟的花朵一般。

玛丽奈特的个性如此欢快，这出乎我的意料。孩子们和她在一起时非常开心，她会带着他们在阁楼里玩儿捉迷藏或者演“活人画”^②。你说她“有些太轻率，完全认识不到自己面临的形势”。

你觉得容许她平时穿白色的长裙已属过分。她参加弥撒时不佩戴面纱，也不在大衣上镶一圈丧纱，这越发让你觉得不成体统。你认为不应该拿天气炎热当作借口。

她跟她的丈夫在一起时所能享受的唯一乐趣便是骑马。菲利波男爵曾是马术大赛的翘楚，直到去世前一天，他几乎每天清晨都会骑马散步。玛丽奈特将她的那匹母马也带到了卡莱肆。由于没人陪同，她只好独自一人骑马外出，你认为这会在两方面惹人指指点点：首先是她在守寡头三个月里原本就不应从事任何运动项目，没人守护就独自骑马散步则更是越轨行为。

“我会告诉她家里人对此是什么看法。”你常常这么说。你跟她谈过之后，她仍然一意孤行。但是，她不想继续跟你矫情，于是请我陪她骑马，还替我物色了一匹非常温顺的马（所有的费用自然都算在她的头上）。

为了避开苍蝇的侵扰，我们黎明就要出发。而且在到达第一片松林之前，我们有两公里的路程需要慢步骑行。马匹在石阶前等着我们，玛丽奈特会在她的亚马孙马裙上别上一枝沾满露水的玫瑰，并朝你房间紧闭的护窗板吐吐舌头，说道：“可绝对没有我这么干的寡

妇。”第一场弥撒的钟声细碎地响起。阿尔都安神父腼腆地冲我们道声“早安”，便消失在从葡萄藤上空飘落下来的晨雾里。

我们闲聊着，一直骑行到松林。我发现自己在这位大姨子眼里竟然颇有几分威望——并非由于我在法律界的地位，而是因为我在家中是那些颠覆性理念的捍卫者。而你的那些理念则和她的丈夫太过相像。对于女人而言，不管什么宗教和理念，最终都要具体地反映在某个人身上：在她们眼里，任何事物都要具备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无论这形象是可爱的还是可憎的。

我只消略加引诱，这位小反叛者便会成为我的囊中之物。但是，问题在于：她对你们义愤填膺时，我很容易与她情投意合；可是，当她对会由于再婚而失去的几百万财产表现出不屑时，我却很难与她苟同。像她一样高谈阔论，我很乐意，像她一样她装扮清高，我也很乐意。但丢掉那份遗产，她却不当回事：让我假装苟同她的态度是不可能的，是的，甚至连假装苟同她的做法我也办不到。还要我说得更直白一些吗？她死后我们会成为她的继承人（我想到的这继承人不是孩子们，而是我自己），这个假设萦绕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我事先排练过，也反复演练过，但诱惑却远远大于我的意志力：“七百万呐！玛丽奈特，您想都不用想，七百万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放弃的数目。世上没有哪个男人值得你去放弃这份财产的，哪怕只是一个子儿！”她信誓旦旦地说幸福高于一切，我斩钉截铁地对她说，放弃这么一大笔钱，谁都不会幸福。

“啊！”她大喊着说，“您说恨他们，都是假的，你们是一路人。”

说完，她策马飞奔而去。我远远地跟在她后面。她已看透我的心思，我全完了。这种对金钱的狂热让我失去了多少机会呢！我原本也是可以拥有像玛丽奈特这样一个小妹妹、这样一个朋友的……而你们，如今竟然还想催促我将我为之牺牲了一切的東西拱手让给你们？不，不，我为积攒这些钱财付出了太多，所以在咽气之前我是不会给你们一个子儿的。

但是，你们却锲而不舍。我自问：胡贝尔的妻子星期天来看我是受了你们的指使，还是她自作主张。这个可怜的奥兰普！（菲利为何给她取“奥兰普”这么个绰号呢？我们都忘记她的真名叫什么了……）我更倾向于相信她没把来看我的事告诉你们。你们始终都没有接受她，她一点儿都不像这个家族的女人。这个女人对自己以外的世界、对同她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统统没有兴趣，对家庭伦理方面的事情自然更是一无所知。她不知道我是大家的敌人。这倒不是因为她天生良善或者富有同情心，而是因为她向来不去惦记别人，哪怕是出于仇恨。“他对我还挺客气的。”每当她听到你们提及我的名字时，说的都是维护的话。她感受不到我的犀利。而我这个人出于唱反调的精神，也会当着你们的面维护她，这令她觉得我对她是有好感的。

通过她含混不清的陈述，我得知胡贝尔的生意及时收手了。但他把自己的个人家当和他妻子的嫁妆都投进去救急了。“他说他一定会

赚回来的，但需要您借他一些钱……他好像管这个叫‘预支遗产’……”

我点点头，她说什么我都说好，佯装根本没听懂她想说什么。这个时候，我总能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

假如奥兰普这个傻瓜知道我还算年轻时为金钱舍弃了什么的话！三十五岁那年的那些清晨，你姐姐和我，我们俩骑马慢慢行走在回家路上，大路被太阳晒得滚烫，两侧的葡萄园里是喷洒过硫酸盐的味道。我对少妇说她不应放弃那几百万的财产，而她则对我语带嘲讽。当我好不容易摆脱了执念，不再去惦记那几百万遗产会随时付诸流水的事情时，她却取笑起我来，温柔中带着几分不屑。我想替自己辩解，但越发陷入僵局：

“玛丽奈特，我一味强调这一点，也是为了您好。您觉得我是那种会在乎孩子们未来的男人吗？是伊莎，是她不想您的财产从鼻子底下溜走。但是我……”

她笑了，咬牙切齿地对我甩下一句：“您的确是够可怕的。”

我辩驳说，我只是为她的幸福着想而已。她厌恶地摇摇头。其实，她不明说，我也清楚，她不是想结婚，而是渴望做母亲。

午饭后，大家都在幽暗、阴凉的房子里要么躺在皮沙发上要么躺在稻草椅子上打瞌睡，而我却不顾炎热走到屋外。尽管玛丽奈特鄙视我，但当我推开落地窗子用整版材料做成的护窗板并潜入燃烧的蓝天

下时，我不用回头就知道，她也跟了出来。我听得到她从砂石路上走来的声音。她高高的鞋跟儿在坚硬的地面上崴来崴去，因此步履并不稳健。我们俩在露台上站着，胳膊靠在矮墙上。她喜欢刻意将赤裸的手臂放在滚烫的石板上，看自己能坚持多久。

我们脚下的一川平原任由太阳肆意地炙烤，同它在月光下沉睡时一样寂静深沉。远处的朗德荒野则宛若一座巨大的黑色穹拱，穹拱上方低垂着金属般的天空。四点之前不会见到一个人影儿，也看不到一只畜生。一团团苍蝇在原地振翅盘旋，看上去一动不动，宛若孤零零悬浮在平原上的雾霭一般。没有一丝风来吹散这雾霭。

我晓得站在我眼前的这个女人不会爱上我，我身上没有一样东西不令她觉得厌恶。然而，我们是这座迷失的房舍里、这片无法战胜的麻木中仅存的两个尚在喘息的人。这个年轻痛苦的灵魂，在全家人的监视下，犹如向日葵转向太阳一样，下意识地寻找我的目光。可是，只要我说出半句暧昧的话，她便不再回应，而是报以揶揄。我深知哪怕我做出最拘谨的动作也许都会让她感到恶心。我们俩就这样近在咫尺，眺望着眼前这片平川旷野，而不久后即将被采摘的果实此刻正在这片广袤的发酵池中，在蓝紫色葡萄叶的酣睡中静静地发酵。

伊莎，你呢？你怎么看我们俩每天清晨骑马外出，怎么看其他人昏昏欲睡时我们俩却在窃窃私语？我知道你的心思，因为有一天我听到了你们的对话。是的，透过客厅紧闭的护窗板，我听到你对你那来卡莱肆小住（也可能是为了监视玛丽奈特的交往）的母亲说：

“在理念方面，他把她带坏了……可这也让她没工夫想别的。所以没什么大碍。”

“是的，他让她没工夫想别的。这是最要紧的。”这是你母亲的回答。我看着她，让她没工夫想别的，你们也乐得放心。你和你的母亲又念叨说：“但是假期结束后，得给她找点别的事。”

伊莎，当我听到你们这番对话时，无论此前你对我的鄙视如何，同我对你的鄙视比起来，都顿时如同小巫见大巫。或许你从未想过我和玛丽奈特就这么相处下去会有什么风险，看来女人对于再也体验不到的往日情愫是转瞬即忘的。

午餐后，面前是一川坦荡的平原，在我和她之间当然什么都不可能发生。无论这片世界看似多么寂寥无人，我们两个都有种身处舞台前沿的感觉。一男一女面对炙热的大地默然伫立着，就像椴树一般静寂，只要一个动作就会和对方的身体触碰在一起，这一幕只消一个没有午睡习惯的农民便能窥视得到。

我们夜晚的漫步同样单纯无瑕。我还记得八月份一个夜晚发生的事情。由于德雷福斯事件，咱们的晚饭吃得极不安宁。玛丽奈特和我都是翻案派的支持者，在揪着阿尔都安神父强迫他表态方面，玛丽奈特的做法令我自叹不如。你提到了德吕蒙^注的一篇文章，玛丽奈特便用进行教理问答练习时奶声奶气的童音问神父道：

“神父先生，痛恨犹太人是被允许的吗？”

这一晚，令她和我高兴的是，神父没有闪烁其词，而是大谈被选中的民族是伟大的，大谈他们作为见证者扮演着宏伟的角色以及他们迟早将会归依基督，而且他们的归依会预示着世界末日的来临。当胡贝尔反驳说理应痛恨那些处死我主耶稣的刽子手时，神父回答说，我们每个人只有权痛恨一位处死基督的刽子手：“那就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别人……”

你不知所措，回应说，按照这些理论，只管把法国拱手送给外国人好了。于神父而言，幸好你最终又把话题转向了圣女贞德，这让你们俩再次达成了一致。石阶上，一个孩子喊道：

“哦！好漂亮的月光啊！”

我走到露台上。我知道玛丽奈特会跟过去。果真，她气喘吁吁地冲我喊道：“您等等我……”她脖子上还围了条羽毛围巾。

满月正在东边升起。这位少妇喜欢鹅耳枥长长的影子斜映在草地上的样子。月光照射在农户家门窗紧闭的房子上。几只狗吠叫起来。玛丽奈特问我树木纹丝不动是否是由于月亮的缘故。她对我说，这样的夜晚只会让孤独的人肝肠寸断。“一座舞台空寂寥！”她感叹说。此刻，有多少张面孔正贴在一处，有多少肩膀正靠在一起呢！那些人是多么的情投意合呢！我清楚地看到一颗泪珠挂在她的睫毛上。周遭一片死寂，只有她的呼吸还是活的。她仍然有些气喘吁吁……1900年就已故去的玛丽奈特，今晚的你还剩下些什么呢？深埋于地下三十年的一具躯体还剩下些什么呢？我仍然记得你在夜色里的味道。要想相

信肉体的复活，想必先要克服肉体的欲望吧。那些曾经放纵无度的人得到的惩罚甚至难以想象肉体可以复活。

我就像对着一个不幸的孩子一般抓起她的手。她就像个孩子似的将头倚在我的肩膀上。我恰好在那里，所以她恰好将头倚向我的肩膀，这一切就像一颗从树上脱落的桃子落在泥土里一样自然。假如说两株树木相邻，而它们的枝干相互交错不过是自然生长的结果，那么大多数人之间的相逢大抵也并非他们之间相互选择的结果。

然而，令人不齿的是，即使是那一刻，我心心念念想着的却是你伊莎，我希望有可能报复你，我想利用玛丽奈特让你痛苦。尽管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稍纵即逝，但是我毕竟做过这样的设想。我们正迈着犹豫不决的步子，打算离开月光映亮的区域，朝一丛石榴树和丁香树走去。这时，我恰巧听到葡萄藤间的小径上传来脚步声——阿尔都安神父每天早上去参加弥撒时都会从这条小径上路过。或许那是他的脚步声呢……我记起一天晚上他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您很善良……”他要是知道我此刻内心的想法的话！大概是我心中的羞愧拯救了我。

我又将玛丽奈特带到月光下，让她坐在长椅上。我取出我的手帕替她擦拭了双眼，并对她说了几句慰藉的话。假如看到玛丽在椴树下的小路上摔倒，我将她扶起时，想必也会说些同样的话。她卸下戒备，眼睛里噙满泪水，我假装没有留意到其中的暧昧。

九

第二天早晨，她没有去骑马。而我也动身去了波尔多（为了不中断我的法务咨询业务，即使法院放假，我也会每星期预留出两天的时间到波尔多去）。

我准备乘火车返回卡莱肆时，看到南方快列刚好靠站。一节车厢上写着“比亚里茨^①”，我异常惊讶地发现玛丽奈特坐在车窗后，没有戴面纱，穿着一件灰色的女式西装。我记起她的一位女性朋友从很久以前就一直催促她去圣让德吕兹^②相见。她正在看一份画报，因此没有发现我跟她打招呼。当晚，我对你讲起此事时，你并未在意，觉得那只是一次短暂的外出而已。你对我说，我走后不久，玛丽奈特就收到一份她那位朋友给她拍来的电报。我对此一无所知，你好像感到惊讶。可能你从一开始就怀疑我们是到波尔多私会去了吧。何况，小玛丽正高烧卧床，她腹泻已有数日，你很担心。有孩子生病时，你便什么都顾不上了，这当然无可厚非。

后面发生的事，我想一笔带过。三十年后，我仍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方能回忆这段往事。我知道你一直在责怪我什么。你甚至敢于当面指责我不想请医生来给玛丽看病。假如我们把阿尔诺桑教授找来的话，他一看症状，当然就知道玛丽得的是斑疹伤寒，而不是所谓的感冒。你好好想想。你只跟我要求过一次：“我们找阿尔诺桑来怎么

样？”我的回答是：“奥布鲁医生跟我说，光是村子里出现同类感冒症状的病例他就治疗过二十多个……”你便没再坚持。直至今天，你仍然口口声声说转天又曾哀求过我给阿尔诺桑教授拍电报。如果你真的哀求过，我肯定记得。当然了，我曾日日夜夜无数次反复回顾这些往事，以至于现在已无法厘清真相到底如何。就算我吝啬……但也不至于在玛丽的健康开支上斤斤计较。更何况阿尔诺桑教授行医的宗旨是敬神爱人呢：我没有叫他来，是因为咱俩都确信不过是小小的感冒“引起的肠胃不适”而已。是那个奥布鲁担心玛丽身体虚弱，于是一个劲儿地叫她好好进食。是他杀了玛丽，不是我。不，咱俩当时的意见是一致的，你并没有坚持要请阿尔诺桑过来，你在撒谎。我对玛丽的死没有责任。你居然责怪是我杀了玛丽，实在阴险；况且，你真心认为是我杀了玛丽，你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

那真是个无情的夏天！夏日的狂躁，蝉鸣的聒噪……我们无处寻得冰块。在那些看不到尽头的午后，玛丽的小脸蛋儿汗涔涔的，招来了苍蝇，我不停地替她擦拭着。阿尔诺桑请到了，但为时已晚。他给她换了药方，但毕竟回天乏术。玛丽不停地说：“为了爸爸！为了爸爸！”此时的她或许已进入谵妄状态。她大喊，“上帝啊，我只是个孩子……”你应该还记得那是怎样的腔调。她振作起来，又继续喊道，“不，我还可以忍受。”阿尔都安神父给她喝下从鹿尔德^①装来的圣水。咱俩围着她疲惫不堪的身体，脑袋和双手挨到了一处。然而事后你却执意认为我是个冷漠的人。

你想知道我当时的想法吗？你作为基督徒居然无法放下对一具尸体的执着，这让我费解。大家哀求你吃点东西，反复劝你说操办丧事还得消耗体力，均无济于事。看来得强行把你拖出房间才行。你紧挨着床坐在那里，试探似的触摸玛丽的额头和她冰冷的双颊。你不停地亲吻她尚有几许活力的发丝；有时你会跪伏下去，并非想要祷告，而是将额头靠在那双冰冷僵硬的小手上。

阿尔都安神父将你扶起，对你说应当以这孩子为榜样，以后也要进入上帝的天国：“她活着呢，看得见您，在等着您呢。”你摇摇头，神父这些话甚至无法抵达你的脑际，你的信仰此时根本派不上用场。你一心只惦记着从你身上掉下来的这块心头肉，哪管它即将被埋葬，即将腐烂。而我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在面对玛丽的遗体时领悟到了“躯壳”一词的含义。我情不自禁地意识到，玛丽走了，消失了。她已逝去；那肉体已不再是她本人。“你们还在寻找玛丽吗？她已不在人间……”

后来，你又责怪我很快忘却。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最后一次亲吻躺在棺中的玛丽时从我身上折断的是什么。我没有每天都陪你去公墓，故而你鄙夷我。“他从来都不踏进那里一步，”你絮叨着，“亏得玛丽好像还是他唯一有点儿喜欢的孩子呢……所以说这个人没心没肺。”

玛丽奈特回来参加完葬礼，三天后又走了。痛苦蒙蔽了你的双眼，玛丽奈特再婚的威胁已见端倪，你却丝毫没有察觉。你甚至由于你姐姐的离去而显得轻松。两个月后，我们得知她和一个文人、一个

在比亚里茨结识的记者订婚了。事态已然无法避免。你变得冷酷无情——犹如你对玛丽奈特压抑已久的仇恨突然爆发一般。你不打算认识那个“家伙”——无非是个平庸的男人，跟许许多多别的男人并无二致。而他的罪过无非就是剥夺了咱们孩子原本应当享有的财产，何况他自己从中也捞不到任何好处，因为菲利波的侄子们才是大部分钱物的坐收渔利者。

可是你向来就不是个讲道理的女人，你没有任何羞耻心。我从未见过任何人会像你那样明摆着理亏却仍能毫不赧颜。上帝才知道你每次都忏悔些什么罪过！“天国八福”^②中的任何一项，你一辈子都在反其道而行之。为了臧否你痛恨的对象，你总能轻而易举地搜罗出一堆莫须有的罪名。你从未见过你姐姐新找的夫婿，也对其毫不了解，但是你却造谣说：“她在比亚里茨被骗子算计了，那是个专在人家酒店客房里行窃的小偷……”

你可怜的姐姐死于难产后（啊！我实在不愿意像玛丽死后你评判我那样去评判你），我说几乎从未见你表现出丝毫哀恸，并不为过。玛丽奈特婚后的遭遇证实你是对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早在意料之中，是她自取灭亡，你问心无愧。你尽了你的义务，那个可怜的女人知道家中的大门一直为她敞开着，家人们一直在期待她回心转意，她只需招呼一声即可。再不济，你当然还可以撇清说你没有掺和此事。对你而言，横下心来并非易事：“但有时候也得放下感情因素才是。”

不，我不会谴责你的。我得承认你母亲去世后，你对玛丽奈特的儿子，对那个小吕克还是很客气的。你母亲去世前，一直是她在抚养这个孩子。假期时你会负责照顾他，而且你每个冬天还会去巴约纳^①附近的那所初中看望他一次：“当父亲的不闻不问，所以只好由我来尽义务了.....”

我从未跟你谈及1914年的9月份我是如何在波尔多碰见吕克的父亲的。我到一家银行去物色一个保险柜，前来避难的巴黎人把所有的保险柜都占用了。最后里昂信贷的行长通知我说他的一个客户要回巴黎，或许会同意把他的保险柜转让给我。当行长告诉我那位客户的名字时，我发现原来是吕克的父亲。啊！不，他并非如你想象的那样是个恶魔。这一年他三十八岁，身形瘦弱，神色慌张，已被征兵委员会的恐吓摧残得狼狈不堪。从他身上我再也看不到当初那个男子的身影，十四年前在玛丽奈特的葬礼上我曾与他匆匆见过一面，并简单寒暄过几句生意上的事。他对我据实相告，说自己正跟一个女人同居，并且尽量避免她和吕克之间有任何接触。他把儿子扔给封都代热外祖母也是为他着想.....我可怜的伊莎，假如你和孩子们知道那天我想跟这个人达成什么协议的话！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建议仍然将保险柜放在他的名下，我会找他索要一份授权书。我所有的动产都会存在保险柜里，里面还将随附一份文件以证明柜里的所有财产都归吕克所有。只要我活着，吕克的父亲就不会开启保险柜。但是我死后，他会拥有里面的财物，而你们届时也不会有任何察觉.....

显然，我将我与我的财产都托付给了这个人。我当时得对你们多么恨之入骨呢！可是不愿与我配合。他不敢。他说还要在乎名声。

我何以如此疯狂呢？那时孩子们年近三十，均已婚嫁，彻底站在你那边，一有机会就与我对峙。你们悄悄行动，与我为敌。上帝知道，其实你和他们，尤其和吉娜维耶芙的相处算不上和睦。你责怪吉娜维耶芙总是孤立你，做什么事情都不先问问你的建议。可是在针对我时，你们的战线却统一起来。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除非涉及一些重大场合：例如孩子们谈婚论嫁时，就曾发生过一些激烈的争执。我不想一次性给孩子们陪送婚前财产，而是想拨给他们一些定期领取的年金。我拒绝对亲家们透露我的财务状况。在仇恨——有仇恨，当然也有爱心，譬如说我对小吕克的爱心——的驱使下，我说到做到，主动权最终还是掌握在了我的手里。亲家们坚信我财力雄厚，因此没有固执己见。

但是我的沉默令你们担心。你们极尽打探之能事。吉娜维耶芙有时甚至跟我上演温情戏码：这个可怜的笨女人，老远我就能猜到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通常，我会对她说：“我死后，你们得祝福我。”我这么说，只是因为看到她眼睛里觊觎的光芒若隐若现，觉得好玩而已。她居然还给你转述我这番悦耳的戏言，并且全家都跟着兴奋起来。其实那个时候，我正在想办法尽量把能不留给你们的财物全部都藏起来。我只想着小吕克。我甚至想到要把土地也抵押出去……

可是呢，无论如何，有一次我还是上了你们的圈套。玛丽死后的第二年，我也病倒了，某些症状跟咱们的小玛丽很像。我讨厌别人照

料我，讨厌医生和他们开的药。你喋喋不休，直到我勉强同意卧床和同意把阿尔诺桑叫来为止。

你尽心尽力地照料我，这毋庸置疑，你甚至还表现得有些担忧。有时，你问我感觉怎么样。从你的声音里，我好像能察觉到忧虑。你伸手试探我的额头时，就跟对孩子一样。你想在我房里过夜，这样晚上我如果难受的话，你可以起床伺候我喝水。“她还是在乎我的。”我心里想，“谁能想得到呢？也许是想让我继续给家里挣钱吧？”可是也不对，你本身是不喜欢金钱的……除非是觉得我死了，孩子们的财力会因而受到影响？这后一种推测的可能性更大。但也不尽然。

阿尔诺桑为我做过检查之后，你在石阶上同他讲话，嗓门响亮，把你的想法暴露无遗：“医生，您跟大家澄清一下，就说玛丽死于甲状腺病。由于我那两个没福气的哥哥，外面都在传玛丽也死于肺病。人是很坏的，不这样说他们是不会罢休的。我担心这会有损胡贝尔和吉娜维耶芙的名声。要是我丈夫病情再加重的话，就会让外面那些流言坐实了。有几天，他让我非常担心，我是替孩子们着想。您知道，他婚前肺部也染过病。这早不是秘密了。没有秘密。人们就喜欢搬弄是非。就跟当初玛丽刚去世那时一样，即使我丈夫是死于流行病，人家也不会相信的。倒霉的还是我的孩子们。看他不好好治病我就生气。他还拒绝卧床！就好像只关他一个人的事一样！但他这个人从来不替别人考虑，甚至不为自己的孩子考虑……您想不到，您绝对想不

到，医生，像您这样的男人不会相信世界上竟然还有他这种男人。您跟阿尔都安神父一样，不相信邪恶的存在。”

我独自躺在床上大笑。你进来看到后，问我笑什么。我回答你的话是我们之间惯用的套话：“不笑什么。”

“你笑什么？——不笑什么。” “你在想什么？——什么都没在想。”



上次的犯病让我受制于你们，将近旬月。现在我要把这份日记继续写下去。一旦我被病魔打倒，全家就齐集于我病榻之前。你们来了就是盯着我观察一番。

上个星期天，菲利前来陪床。天气炎热：我回他话时，断断续续，一字一停，随即昏沉过去。昏沉了多久？我说不上来。菲利的讲话声将我唤醒。我见他坐在半明半暗中，竖着两只耳朵，一对狼崽般的眼睛炯炯发光。他腕上戴了块手表，手腕上方系了条金链子，衬衫半开着，半袒露着少年的胸膛。我再次陷入昏沉，他的靴子发出的咯吱声再次将我唤醒。我眯着眼睛打量他，发现他伸手来试探我的马甲，摸索我放钱包的内口袋。我心跳不已，但强迫自己一动不动。他察觉到什么了吗？只见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佯装醒来，并问他我是否睡了很久。

“只睡了几分钟，祖父。”

我心生恐惧，是独居老人被某位年轻人盯上的那种恐惧。我疯了吗？我觉得这个家伙可能要杀了我。有一天，胡贝尔曾说过菲利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伊莎，你看，我何其不幸。假如你读到这里，想要对我表达怜悯之情，那么为时已晚。不过，想到你也许会对我有所同情，这种希冀依旧令我感到温馨。虽然并不相信你所谓的地狱永恒论，但我晓得一个人在这世上遭遇折磨、遭人排斥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我也晓得一个人无论选择怎样的道路，但结局总是南辕北辙时又是怎样的感觉。我还知道有的人一生走过的所有路都是错的，他不知道如何生活：所谓生活，倒不是上层社会所谓的生活的讲究，而是指绝对意义上的人生的活法儿。伊莎，我很痛苦。南风烘烤着空气，我感到口渴。但房间里只有盥洗室的温水，虽可供我装上数百万杯，可到底没有一杯清凉可饮。

尽管菲利的陪伴令我心生恐惧，但我尚能忍受，或许是因为他使我想起了另一个男孩儿。这便是那位小吕克，咱们的外甥，要是他还活着的话，今年也得三十几岁了吧。我从未否认过你的品德；这个男孩儿给了你展现品德的机会。你不喜欢他：玛丽奈特生的这个儿子一点儿都不随你们封都代热家的人，这个男孩儿长着黑色的眼睛，被压低的头发把额头挤占得很窄，并朝太阳穴生长开来，被胡贝尔称为“卷鬃”。他在巴约纳那所寄宿中学的学习成绩很差。但你说那无关你的事，你能在他放假时收留他一阵子已经相当不错了。

令他兴趣盎然的当然不是书本。咱们这一带猎物鲜少，但是他却有办法几乎每天猎获一只野味。就连咱们这里绝无仅有的一只野兔，就是每年在两垄葡萄藤间打洞的那只，他也总能替咱们捉了回来。我如今依旧记得兔子口鼻处血淋淋的样子以及他在葡萄小径上攥住兔子

耳朵时的喜悦举动。我听见他黎明时分就出门了，于是推开窗子，浓雾里，他用清新的声音冲我喊道：“我去把昨晚支下的沉网捞上来。”

他敢正面看我，敢和我对视，他不惧怕我，他甚至不知道惧怕是什么。

有时我外出几天后突然毫无预警地回到家中，嗅到家里一股雪茄味儿，并且撞见客厅里的地毯也撤掉了，种种迹象都说明有人在举行派对并由于我的返回而中止了（尽管我明令禁止，但是我前脚刚走，胡贝尔和吉娜维耶芙就请朋友到家里来组织惊喜派对，而你还乐意充当他们的帮凶，因为就像你说的那样“应当礼尚往来回请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总要把吕克推到我面前求情，让我消气。我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他甚至觉得好笑，并告诉我：“我走进客厅时看见他们正在跳舞，就喊了一声‘姨父回来了！他抄近路进来了……’你要是看见他们落荒而逃的样子的话！伊莎姨妈和吉娜维耶芙还急着将三明治往厨房储藏室那边搬。好一阵子忙乱！”

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小男孩儿是唯一不把我当成妖怪的人。有时，他去钓鱼，我也会一直跟他来到河边。这个平日里成天奔跑蹦跳的男孩儿，竟然还可以几小时聚精会神、一动不动，宛如一株柳树——他的胳膊活动起来也如同柳条一样安静缓慢。吉娜维耶芙说得没错，他不是“学文学的料”。他不会为了看月光而刻意跑到露台上去。他意识不到大自然的存在，因为他本身就是大自然，他与大自然

融为一体，是大自然的活力之一，是大自然中众多泉水中汨汨流动的一眼泉水。

我不时想起这个年轻的生命所遭遇的各种厄运：一出生便丧母失恃，而在咱们家他的父亲又是禁忌话题，到了上学年龄却被送去了寄宿学校，可谓无依无靠。换作是我的话，遭遇一丁点儿他受的委屈都会让我满是苦涩和怨恨。而他却洋溢着快乐，人见人爱。这对人见人恨的我而言的确是一桩咄咄怪事！大家对他人见人爱，甚至连我也喜欢他。他见到谁都微笑，对我也是。但是对我的微笑并不比对别人的更灿烂。

随着他的年龄渐长，这个率真的孩子身上的纯洁、他对人心邪恶的浑然无知以及他的满不在乎却愈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不否认，咱们的孩子是有教养的好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胡贝尔是个模范好青年。在这一点上，我承认你对他们的教育成果斐然。假如吕克有幸长大成人，他会一直那样无忧无虑吗？他的纯洁宛若一注石上清流，又如草间露珠一般在他身上清辉返照，好像既非后天所学，也非有意为之。我耽于追忆吕克的纯洁，是因为它对我影响至深。你无论是晓谕还是暗讽，无论是撇嘴还是摆出厌恶的神情，对我都无济于事，反而是这个孩子让我不知不觉意识到自己的丑恶。我也是许久以后才恍然大悟。你认为每个人的肋骨上都带有一处“原伤”，可是凭借人的肉眼在吕克身上却找不到这样一处伤痕：吕克完好无缺地出自制陶匠人之手，被赋予了无瑕的美好。而我，与他相比自惭形秽。

我能说是在拿他当儿子一样珍爱吗？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我喜欢他，是因为在他身上我看不到自己的影子。我十分清楚，胡贝尔和吉娜维耶芙从我身上遗传了他们尖酸刻薄、物质至上以及轻慢他人的本领（吉娜维耶芙对待丈夫阿尔弗莱德时的冷酷劲儿颇有我的风范）。而在吕克身上，我坚信不会同自己的身影撞个满怀。

其实一年到头，平日里我几乎不会想起他。每年的元旦和复活节，他的父亲会把他接走。到暑假时我们又能见到他。一到十月，他便会随候鸟一道离开。

他信仰虔诚吗？谈及他时，你会说：“即使在吕克这个野孩子身上都能看到神父们的教导。他从来不缺席星期天的领圣餐仪式……啊！但是他的感恩祷告却总是草草了事。当然了，毕竟是对每个人的要求也是尽力而为就行了。”他很少与我谈论这些事情，甚至从来都不会提及。他聊的全都是些具体、琐细的事情。只是在摸索刀、浮子或者招引云雀的哨子时，有时会从口袋里掉出一小串黑色念珠，他赶忙把它从草地上捡起。或许，每个星期日，他比在其他日子里更加宁静，他显得不再轻盈、不再飘忽不定，就好似身上载满了某种无名的物质似的。

在将我和吕克联结在一起的所有纽带中，有一条或许会令你感到吃惊。那些个星期日，当这个小男孩儿暂时安静下来，不再蹦蹦跳跳时，我仿佛不止一次产生过一种错觉，他才是咱们玛丽的亲哥哥，只是咱们那个已长眠十二载的女儿与他又是如此不同。你是否还记得？她无法容忍有人拍死哪怕一只虫子，她还喜欢用苔藓装饰树洞并在洞

中放上一尊圣母像。然而，对我而言，我发现在玛丽奈特的儿子身上，在这个你称之为野孩子的男孩儿身上，有咱们玛丽复活的影子。确切地说，曾经在玛丽身上喷涌着并随她的离去而一道潜入地下的同一眼泉水，在我脚下重新汨汨地钻了出来。

战争初爆发时，吕克正要迈入他十五岁的韶华。胡贝尔被动员参军到辅助部队。他以平常心看待征兵委员会的折腾，而你则为此感到惶恐不安。多少年以来，他那窄小的胸膛一直是你的噩梦，这下子倒成了你的寄望所在。一是厌倦了坐办公室工作的枯燥，同时也由于受到了别人冷嘲热讽的刺激，胡贝尔热切地渴望参军入伍并着实为此付出了一番努力，但都是徒劳。最后你总算公开说出了你一直小心翼翼地藏着掖着的心里话，你反复念叨说：“就他那畸形样儿……”

可怜的伊莎，别担心我会对你进行非难。你向来对我不感兴趣，你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但是，那段时间你对我比任何时候都冷淡。因此，你压根儿没有发现，随着冬季战役接二连三地打响，我也变得日益恐慌起来。吕克的父亲被动员借调到不知哪个部里工作去了，我们把吕克接了过来，不仅暑假，就连元旦和复活节他也要与我们同住。战争令他非常兴奋。他担心他十八岁之前战争就会结束。以前从来不看书的他也开始成本本地阅读专业书籍并研究起地图来。他还开始有条不紊地锻炼身体，十六岁时已俨然变为一个成年男子——一个心地坚硬的男子，在伤员和死人面前毫不动容！我让他读了一些关于战壕生涯的阴郁故事，而他却通过这些描述把战争当成一场既恐怖又奇妙而且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参加的比赛：要赶紧动身才行。啊！

他是多么担心错过这场战争！他已获得了他那个蠢货父亲的准许。而我，随着1月18日那个令人揪心的生日的到来，一直心惊胆战地跟踪老克列孟梭^①的动向。我密切关注着他的动向，就像“大恐怖时期”囚犯的父母们希望罗伯斯庇尔^②早日倒台，希望暴君在他们的儿子接受审判之前就能倒台一样。

吕克进入素热军营学习和训练那段时间，你会给他寄去用羊毛织成的衣物和一些零食。然而，可怜的伊莎，你非得说：“这个可怜的孩子，要是真有那一天，当然是很惨……但至少他死后没人……”你这番话让我本能地认为你是在诅咒他。我当然知道你并没有恶意。

有一天，我总算明白，期盼战争在吕克动身出发之前结束已经无望。娘子路一带的前线崩溃后，他前来跟我们道别，比预期早了半个月。有什么办法呢！我得鼓起勇气方能回忆那段可怕的记忆。这段记忆至今仍会在夜里将我惊醒并令我大喊。他来道别这天，我回书房去取一条皮腰带给他，那是我按照以前送他的一条腰带的样式到皮具匠那里特意定做的。我趁机爬上矮凳，想要拽动放在书柜顶部的那尊狄摩西尼^③石膏头像，它却纹丝不动。石膏像中装满了自从战争动员令下达以来我就偷偷往里储存的路易金币。我将手探进世上我最在意的这堆黄金之中，抓出几把塞满皮腰带。我从矮凳上下来时，这条僵硬的蟒蛇缠绕在我的脖子上，差点压折了我的脖颈。

我拘谨地将腰带递给吕克。他一时不明白我送给他的是什么。

“姨父，你送给我这个做什么？”

“到了军营里，这个会对你有用的，万一你被俘虏了……再说了，在其他情况下，有了这个，没什么事办不了。”

“嗨！”他笑着说，“我这些行李就够什么的了……怎么你以为我还带得了这些钱？刚一上火线我就得扔在树丛里……”

“可是，孩子，战争之初，所有家里有黄金的人家，逃难时带走的可都是黄金呢。”

“姨父，那是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他站在房间正中央。金腰带被他扔在了沙发上。这个充满活力的男孩儿穿着显大的军装，看上去竟然如此柔弱！脖子从敞开的领口处伸出，他看上去就跟个娃娃兵似的。由于剃了个平头，他脸上的任何个人特性都随之消失。他为牺牲做好了准备，他已经“整装待发”，就跟其他士兵一样，让人无法辨别，已然成了个无名氏，已然成了个失踪者。他盯着腰带看了一眼，然后又满脸讽刺鄙夷地抬头看了看我。但他还是和我拥抱了一下。我们送他下楼，一直送他到大门口。他转身冲我喊，让我“把那些东西全部送到法兰西银行去”，然后便不见了踪影。我听到你笑着对他说道：

“那就别太指望了！这对他来说要求太高了！”

门关上后，我在衣帽间一动不动，你对我说道：

“你就承认吧，其实你知道他是不会要你的黄金的。你那么做是一招里子面子全能赚足的稳棋。”

我想起腰带被扔在了沙发上。万一让哪个仆人给发现了呢？谁都不能打包票。于是我急忙上楼，重新把它扛在肩膀上，将里面的东西倒回到狄摩西尼的脑袋里。

没过几天，我的母亲便去世了，但是我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她丧失意识已有数年，而且也不跟我们同住。现在的我倒是每天都会想念她，想念我童年和青年时代的那个母亲，但她后来的模样则已从我脑海湮灭。讨厌去公墓的我偶尔也会去她的墓前。自从我发现有人拿走我放的花束之后，我便不再带花前往。穷人会偷富人的玫瑰花献给他们自己的亡亲。本该安个围栏的，可是现在干什么都很昂贵。吕克，他连块墓地都没有。他失踪了。他真的成了一个失踪者。我的钱包里还留着他腾出时间给我寄来的唯一一张卡片：“一切安好，包裹收到。甚为眷念。”他在卡片上写了“眷念”。无论如何，我还是从我可怜的孩子那里收到过“眷念”二字的。

昨夜我憋闷而醒，只得起床，并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扶手椅上坐下。在这个狂风之夜我又重读了一遍最近写给你的这几页文字，我惊讶地发现它们正是我内心深处的写照。我将胳膊肘搭在窗台上，准备继续给你写信。风停歇了。卡莱肆在满天繁星下静静地沉睡，听不到一丝风吹草动。但是三点钟的时候，突然狂风又起，空中一片隆隆声，冰冷沉重的雨滴随之落下，砰砰击打在瓦片上，我担心外面下起了冰雹。我感到心跳都要停止了。

葡萄花谢了，刚开始挂果，这满坡的葡萄可都是日后的收成呢。但是，我觉得它们更像是被猎人不管不顾地拴在黑暗的荒野上用来诱惑野兽的家畜幼崽。轰鸣的云团在束手无策的葡萄园上方盘旋。

如今，收成不收成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世上，我再也收获不到任何东西。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加深对自己的了解。伊莎，我告诉你，我死后，你会从我的文件堆里找到我的遗嘱。玛丽死后的几个月里，我也病倒了，你还为此担心孩子们受到连累。那时我就立下了这份遗嘱。遗嘱中有一段信仰宣言，大致如下：“本人弥留之际或许会接受神父的临终开导，然而本人在意识完全清醒的状态下事先做出澄清，反对有人趁本人身心功能衰退之际令本人做出理智清晰时所反感之事。”

但是我要对你如实相告，在自我反省的这两个月里，我对自己的厌恶之情日减，好奇之心日增，也正是在我变得无比理智清醒的这个当口儿，基督的诱惑反而令我躁动起来。我再也无法矢口否认，原来我心中也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往你的上帝。假如我是个自满自得的人，自然会有办法抗拒这种诱惑。假如我是个彻头彻尾鄙夷自己的人，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但是我这个人无论怎样心地坚硬、心如死灰，无论怎样具有挑起仇恨并在周遭制造荒漠的天赋，却终究无法放弃对希望的渴求……伊莎，你会相信我的话吗？或许，你的上帝并不是为你们这些所谓的正义之人降临的，而是为我们这种人降临的。你并不了解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刚刚读过的这几页日记是否会让我在你眼中不再那么面目可憎？反正你晓得我身上有一根神秘的心弦，当初只要玛丽蜷缩在我怀里便能将其拨动，小吕克每个星期日做弥撒回来后，坐在房前的长椅上凝视草地的模样时也会触动这根心弦。

呵！千万不要以为我自视甚高。我了解自己的内心，我了解这颗心、了解这团蛇结：我的心在一团蝥蛇下窒息，饱浸它们的毒液，在它们的蠕动下苟且地继续跳动着。这蛇结是无法解开的，需要用刀、用剑斩断才行：“我来并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刀剑。” ②

明天我可能就会否认今天对你的这番陈白，就像昨夜我推翻了三十年前立下的遗嘱一样。好像凡是你主张的，我就痛恨，但这份恨意并非不可饶恕。直到今天我都厌恶那些动辄打出基督名号的人。许多人的这种行径难道不是对一份希望的轻薄吗？难道不是对那副面容的亵渎吗？难道不是在亵渎上帝的那副面容、那副脸庞吗？我一个卑劣

之人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们？你一定会这样反问我。但是，伊莎，我的龌龊难道不比他们的高尚更像你崇拜的那个符号？在你眼里，或许我写下这样的文字已是荒唐的渎圣之举。那么，你理应向我证明我有何不敬。为何你不同我讲话呢？为何你向来都不同我讲话呢？万一你说出的哪句话会令我心有戚戚焉呢？昨夜我还在想，咱们现在重新开始也为时不晚。要是在死之前我就把这些日记拿给你看呢？要是我请你看在上帝的分上把这些日记从头读到尾呢？假如我伺机等你甫一读完就……呢？万一我会看见你泪流满面地走进我的房间呢？万一你会向我张开双臂呢？要是我趁机求你原谅并与你一道跪地祈祷呢？

暴风雨好像结束了。黎明前的繁星忽闪熠动。我以为雨又下起来了，原来只是枝叶上的积水在淅淅沥沥地洒落。假如在床上躺下，我会窒息吗？总之，我是无法再写下去了。有时我会搁下笔，任脑袋耷拉在坚硬的椅背上。

野兽长长地嘶鸣一声，跟着是一阵巨响和一道闪电充斥了天空。然后便是一片令人恐慌的寂静。正在这时，山坡上炸响了葡萄园里农民们扔出的炸弹，他们想驱散葡萄园上空的冰雹云抑或想将它们融化成雨滴。笼罩于黑暗中的索泰尔纳镇^②和巴尔萨克镇^②在对雹灾的恐惧中瑟瑟颤抖，火蛇正是从这两个镇子的方向射出的。是圣樊尚酒庄在驱雹，圣樊尚教堂的钟声也如同胆小的人夜里放声歌唱一般被猛力地敲响。忽然瓦片上如同有人撒下一把小石子似的发出一阵响声……是冰雹！换作从前的话，我一定会连忙跳到窗前。我听到各个房间的护窗板发出乒乓震动的声音。你冲一个急匆匆穿过院子的人喊

道：“很严重吗？”他回答说：“幸好夹带着雨水，但也够猛烈了。”一个孩子吓坏了，赤脚在走廊上奔跑起来。我照例做了一番估算：“得有十万法郎的损失……”但是我坐着没动。要是以前的话，什么都不会阻挡我下楼的脚步——从前的一天夜里，就曾有人撞见我穿着拖鞋，举着一根熄灭的蜡烛，站在葡萄园中，任冰雹砸在脑袋上。农民的本能会让我冲上前去，让我恨不得想要躺下用身体护住被冰雹砸烂的葡萄藤。但是今晚，我却变得就像个局外人一样看待这处也是我精神家园的田产。我终于解脱了。不知是什么，不知是谁令我得到了解脱。伊莎，缆绳断了，我随波漂流。是何种力量在激荡我前行呢？那是种盲目的力量吗？是爱的力量吗？也许是一种爱的力量吧……

第二部

巴黎 布雷雅路

我为何把这份日记放进行李箱了呢？如今，面对这份长长的自白书，我如何是好？我跟家人断绝了一切联系。我本想向那个女人彻头彻尾地告白一番，但如今我权当她已不在人世。这封信再写下去有何意义？也许意义就在于我在写下这些文字时得到一种放松，得到一种解脱。冰雹之夜写的最后那几行对我的心境是怎样的揭示呢！我莫不是濒临疯狂的边缘了吧？不好，不好，还是不要谈及疯狂一事。甚至都不应提及“疯狂”一词。这要是落入他们手中，他们是要借题发挥用来对付我的。既然不是写给任何人看的，那么一旦觉得病情加重，我就要将日记付诸毁灭……除非这个素未谋面的儿子能够继承下来。我就是为寻找这个儿子到巴黎来的。在提及1909年那段感情的信中，我曾急切地渴望告诉伊莎这个孩子的存在，我当时差一点儿就承认我的女朋友去巴黎隐姓埋名时已有身孕……

我一直觉得自己慷慨大方，因为战前我每年都会给这对母子寄去六千法郎。但是我从未想过要多寄一些。要是这两个人境况窘迫、被下等劳动摧残得不成样子的话，那也是我的过错。由于他们住在这个小区里，所以我也在布雷雅路的一栋寓所里住了下来。壁橱和床铺之间的空间刚好容得下我坐着写东西。而且这个地方嘈杂声不断！我年

轻的时候，蒙帕纳斯一带十分幽静。而如今在这里出没的好像全是些不睡觉的疯子。全家人围拢在卡莱肆石阶前的那个夜晚，我眼见着他们欢闹，亲耳听见他们叽叽喳喳的声音，那晚与此刻相比，安静多了……再去回想这些有什么用呢？不过，给这段惨痛的记忆一个了结也算是一种解脱，哪怕只是短暂的解脱……此外，我为什么要将这几页自白付之毁灭呢？我的儿子，我的继承人，有权了解我。透过这份自白，我可以稍稍弥补一下从他一出生我就疏远他而造成的隔阂。

唉！可是见过两次面后我就对他下了定论。他不是那种对我的文字有一丁点儿兴趣的人。就凭他一个打工仔，一个下等职员，一个嗜好赌马的粗人，能懂什么呢？

在从波尔多去巴黎的夜车上，我想象着他可能会对我发出责难，并准备了一套应对之词。人真是容易受小说和戏剧那些陈词滥调的影响！我坚信自己会面对一个满怀苦涩、灵魂高远的私生子！我时而赋予他吕克的坚韧高洁，时而赋予他菲利的帅气。我什么都预想过，唯独没想到他会随我。有哪位父亲乐意听到别人对他说“您的儿子随您”？

当看到我的影子立在自己面前时，我才明白我是多么憎恶自己。我喜爱吕克，是因为把他当成了一个并不随我的儿子。罗伯特只有一点不随我，那就是他什么考试都考不过。经过多次失利，他不得不作罢。他的母亲为他散尽积蓄，对他很是瞧不起，动不动就忍不住含沙射影，而他则低着脑袋，为浪费了钱财而懊悔不已。从这方面看，他倒真是我的儿子。不过，我为他带来的这份财产的数额，却超出了他

贫乏的想象力。他对此没有任何概念，不相信那是真的。确切地说，他的母亲和他甚至有些担心：“这不合法.....我们会被抓的.....”

我曾经爱过的女孩儿如今滑稽地幻化成一个头发褪色、面色苍白的丰满女人，她用依旧十分美丽的眼睛盯着我。“如果是在路上遇到您，”她说，“我都认不出来。”而我，会认得出她吗？我一直担心她会嫉恨我、报复我。我担心这担心那，可就是没想到她会表现得如此忧郁冷漠。每天打字八个小时让她变得苦涩而迟钝，她担心会惹上麻烦。由于以前惹过官司的缘故，她对司法一直持病态的怀疑态度。但是我向他们解释得非常清楚：罗伯特找个银行去以他的名义赁一个保险柜，我会把我的财产转存到里面，他只要授权我可以打开保险柜并且承诺他本人在我死前不会去碰这个柜子即可。显然，我会要求他签一份声明，承认保险柜中的一切物件归我所有，我也不能将自己的全部家当都托付给这个素未谋面的人。因此，他们母子辩驳说，等我死了，别人会发现这份声明的。这俩蠢货不愿信任我。

我试图劝他们可以相信一个叫作布鲁的乡下诉讼代理人，布鲁能有今天都是多亏了我，我与他打交道已经四十年了。我会委托布鲁保管一个信封，我在信封上写了“我去世之日即焚”几个字，我相信信封和信封里的东西到时都会被烧掉。而这信封里就会有罗伯特的声明。我坚信布鲁会照我说的办，因为密封的信封里还有一些文件也会被烧掉，他是乐见其成的。

但是，罗伯特和他母亲担心的是，我死后，布鲁非但不会烧掉信封，反而会勒索他们。这一点我其实也考虑到了：我会亲手交给罗伯

特母子一些材料，如果布鲁爽约，这些材料就足够送他去劳改了。届时，等布鲁当着他们母子的面烧掉声明后，他们再把我替他们预留的撒手铜还给布鲁。他们还想怎么样呢？

但他们就是什么都听不懂，这对儿白痴杵在那儿，冥顽不灵。我给他们几百万的财产，他们非但不像我之前想象的那样跪倒在我膝下，竟然还讨价还价、吹毛求疵起来……哪怕冒一些风险呢！富贵险中求，也是值得的！但是他们却不乐意，不愿意签任何声明：“但光是收入申报就够复杂的了……我们会有麻烦的……”

呵！我得多么痛恨我的家人，才忍住没把这对母子赶出门去呢！而“我的家人”也正是他们害怕的：“他们会发现秘密……会起诉我们的……”罗伯特和他的母亲怀疑我的家人是否已经报警而我则已被监控。他们只答应在夜里并且是在一些偏僻的小区与我碰面。就好像我这个身体状况经得起熬夜和成天地搭出租车外出似的！我并不觉得家里人有所怀疑：我又不是第一次独自出门旅行。他们不可能察觉到前几天夜里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列席了他们的“军机会议”。总之，他们尚未发现我有可疑之处。这次，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达到目的。罗伯特同意配合的那天，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只是罗伯特这个胆小鬼不肯冒险。

现在是7月13日晚间，外面有一场露天交响乐。布雷雅路尽头，一对对男女正在起舞。哦，卡莱肆是多么宁静啊！我又想起在卡莱肆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尽管医生明令禁止，但我还是吃了一片佛罗那①沉睡过去。我惊醒时看了看表。时间是凌晨一点。我的窗子没有

关，因而听到好几个声音在讲话，并为此感到害怕。院子里和客厅里都没有人。我走到面朝北方、与石阶位于同一侧的盥洗室里，看到全家人仍然逗留在石阶上，十分不同寻常。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分，没人会对他们有所察觉，况且冲这一侧敞开着的只有盥洗室与走廊的窗户。

夜晚安静炎热。在他们沉默的间隙中，我能听到伊莎短促的呼吸声和一阵划火柴的声音。没有一丝风吹动黑色的榆树。我不敢探头出去，但是只需听到每个人的说话声和笑声，我便知道他是哪位敌人。他们起初并未争执不下，而是等伊莎或吉娜维耶芙说完自己的想法后，沉默良久。然后突然胡贝尔开腔说了句什么，被菲利接了过去，于是大家同时打开了话匣子。

“妈妈，你确定他书房的保险柜里只有些没价值的文件？吝啬鬼永远都是冒失鬼。你还记得他打算给小吕克的黄金吧……他当时藏在哪儿呢？”

“他晓得我知道保险柜的密码是Marie^注。他只有在找保单和税单时才开保险柜。”

“可是，母亲，上面的数字很能说明他藏了多少钱。”

“都是些房产证件，我确认过了。”

“这极说明问题，你们不觉得吗？他好像采取了一切防范手段。”

菲利打着哈欠低声道：“真是的！真是条‘鳄鱼’！遇上这么条‘鳄鱼’，我真是不走运。”

“依我看，”吉娜维耶芙说，“你们在里昂信贷的保险柜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珍妮，你觉得呢？”

“可是，妈妈，好像有时候他对你还有那么点喜爱。你们小时候，他就没有偶尔疼爱过你们？真的没有？那要怪你们不会应付他，怪你们不机灵。应该努力学会关心他，讨他欢心。我相信，要不是他讨厌菲利的话，我早就拿下他了。”

胡贝尔辛辣地打断了他的外甥女：

“的确，你那个晦气丈夫让我们损失惨重……”

听到菲利在笑，我朝窗外微微探出头去。一个打火机冒出一阵火苗，照亮了他合拢的双手、柔软的下颌和肥厚的嘴巴。

“得了吧！没我的时候他早就厌恶你们了。”

“不是的，从前他没现在这么讨厌我们……”

“您还记得祖母曾说过一件事吧，”菲利继续说，“就是他的另一个女儿去世时他的态度……好像很无所谓……他从没踏进公墓一步……”

“不对，菲利，您离谱了。要是说这个世界上他还爱过谁的话，那就是玛丽。”

要不是伊莎用这微弱而颤抖的声音做出这番驳斥，我几乎要无法自抑了。我在矮椅子上坐下，身子朝前探着，头靠在窗台上。这时，吉娜维耶芙说道：“要是玛丽还活着，咱们也不用讨论了。他只会全便宜她了……”

“得了吧！他会跟厌恶别人一样厌恶她。他就是个魔鬼。他没有人情味儿……”

伊莎又斥责道：“菲利，我请您不要当着我和我孩子的面这样说我的丈夫。您对他有欠尊重。”

“尊重？尊重？”

我好像听他嘟囔道：“您觉得加入这么个家庭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他的岳母没好气地对他说：“又没人逼您。”

“可是谁叫你们当初在我眼前点亮希望呢？……算了，行吧！珍妮在哭。怎么了？我说过什么过分的话了吗？”

他用不耐烦的口吻抱怨道：“哎呀！哎呀！”随后就只听见珍妮擤鼻涕的声音。一个我辨别不出的声音轻轻说道：“这么多星星！”圣樊尚教堂两点的钟声敲响了。

“孩子们，该睡觉了。”

胡贝尔抗议说，要是讨论不出个决定，大家都不能散去。是时候行动起来了。菲利赞成他的意见。他不认为我还能活很久，说等我死后说什么都晚了，我应该早就在采取一些行动了.....

“可是孩子们，你们还想让我做什么？我什么努力都做了。我现在无能为力。”

“你可以的。”胡贝尔说，“你大可以.....”

他叽叽喳喳说了些什么？我最有兴趣了解的却没听见。但是，根据伊莎的腔调判断，我知道她震惊且愤怒：“不，不，我不是很喜欢这样。”

“妈妈，问题不是你喜欢不喜欢，而是拯救咱们的家产。”

又是一阵含混不清的窃窃私语，被伊莎打断了：“这太狠了，孩子。”

“祖母，您总不能继续跟他一伙儿吧。他有了您的支持才能褫夺我们的继承权。您的沉默就是对他的支持。”

“珍妮，我亲爱的孩子，你怎么敢.....”

小妇人小时候动辄大吵大闹，没有保姆能受得了她，而她的父母则只想着睡个安稳觉。多少个夜晚，都是可怜的伊莎将她抱到自己房里并在枕畔陪伴着她.....小妇人讲话时态度强硬，光听那语气就已经让我出离愤怒。她继续道：

“祖母，我很不忍心跟您提这些事。但我有责任这么做。”

她有责任！她所谓的责任，不过是肉体上的需求，是担心被那个无赖给甩了的恐惧，这时我听到那个无赖正笑得跟个白痴似的……

吉娜维耶芙赞同她女儿的举动：没错，软弱就是帮凶。伊莎叹了口气：

“孩子们，也许给他写封信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啊！别！千万不能写信！”胡贝尔发出抗议，“就是写信把咱们写毁了。妈妈，你不会已经给他写信了吧？我希望最好是没有。”

伊莎承认给我写过两三封信。

“不会是要挟信或者谩骂信吧？”

伊莎神色犹豫，不置可否。而我则笑起来……是的，是的，她给我写过信，我都珍藏着呢，有两封信具有严重的侮辱性，第三封信勉强算是语气温和。要是她的几个傻孩子怂恿她跟我打分居官司，我凭这几封信就可以让她桩桩官司败诉。全家人都担心起来，场面形同一犬咆哮便引得群犬乱吠一般。

“祖母，您没给他写信吧？他手上没有对我们不利的信件吧？”

“没有，我不记得有过……就是有一次，圣樊尚村那个不知被我丈夫用什么招数攥住了把柄的小律师布鲁，他曾眼泪汪汪地（但要知

道他是个虚伪的泼皮无赖)对我说: ‘太太, 您太不小心了, 竟然给他写信.....’ ”

“您写的什么内容? 我希望不会是侮辱性语言吧?”

“有一次是玛丽死后, 我有点儿过激地向他表达了谴责。另一次是1909年, 我指责他出轨, 他那次出轨比其他任何时候都离谱。”

胡贝尔吼道: “这很严重, 这极其严重.....” 伊莎说她后来对事情做了弥补, 也表达了后悔并承认了错误。

“啊! 这下子, 正好错上加错.....”

“这下子, 他就毫不惧怕打分居官司了.....”

“你们凭什么判断他心地如此阴暗?”

“您瞧瞧, 得要多不长脑子才不觉得他阴暗呢! 想想他那些让人琢磨不透的财务操作, 种种的含沙射影, 还有他不小心对布鲁透露的话: ‘他们的老头子死的那天, 他们会傻了眼’。这话可是有人听见的。”

然后他们之间讨论起来, 对老太婆的存在视而不见。她呻吟着从椅子上站起来, 说自己有关节炎, 夜里就不该在外面坐着。对此, 孩子们甚至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我听他们继续讨论着, 只是含混不清地随口跟她道了句“晚安”。倒是她过去挨个亲了他们一圈, 他们也不去理会。出于谨慎, 我回到床上重新躺下。她沉重的脚步声在楼梯上

回响。她一直走到我的房门前，我听见她大喘着粗气。她将蜡烛放在地板上，打开房门。她紧挨我的床站着，朝我俯下身子，也许想确认我是否睡着了。她就这样待了许久！我都担心暴露了我自己。她喘息短促。终于，她离开并关上了我的房门。等她为自己的门上了锁，我又来到我的窃听站，来到盥洗室里。

孩子们仍在那里，这会儿已经放低了声音。他们的许多话我都无从听请。

“他跟她出身不一样，”珍妮说，“这也是一个原因。菲利，亲爱的，你在咳嗽。把外套穿上。”

“说到底，他最讨厌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咱们。真是难以置信！即使书里也找不出这种事。我不是要批评咱们的母亲，但是她对他还不够记恨……”吉娜维耶芙说。

“当然啦（这是菲利的声音），她到时候还可以拿回婚前财产。封都代热老爷子的苏伊士股份……从1884年到现在，得飙升了不少呢……”

“苏伊士股份！早就卖了……”

我听得出来接茬的是吉娜维耶芙那个犹犹豫豫、吞吞吐吐的丈夫。还没等这个可怜的阿尔弗莱德把话说完，吉娜维耶芙便打断他，她同他讲话时专门准备了一套尖酸刺耳的语调。

“你疯了吧？卖掉苏伊士股份？”

阿尔弗莱德回答说，五月份他去见岳母时，她正在签一些文件，她对他说：“好像卖得还正是时候，现在在最高点，以后会跌的。”

“你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吉娜维耶芙喊起来，“你真是十足的蠢货。他让她卖了苏伊士股份？你这会儿跟我们转述起来，还当成是小事一桩……”

“可是，吉娜维耶芙，我以为你母亲告诉你们了。既然她结婚时采取的是婚前财产制……”

“是这样，没错。但是难道他没有从股份交易中牟利吗？胡贝尔，你怎么看？这事他居然对我们一声都不吭！我还得跟这种男人过一辈子……”

珍妮请他们小点儿声讲话：这样下去会吵醒她的乖女儿的。有几分钟，我什么都听不清。随后胡贝尔的声音又清晰起来。

“我在想你们刚才说的话。咱妈这边，我们无计可施，至少得慢慢来才行……”

“她可能宁愿这样也不想分居呢。因为分居的结果必定是离婚，这是个违背教义良心的问题……当然了，菲利的建议看上去让人震惊。那又如何呢！我们又不是法官。最后做判决的不是咱们。咱们的作用在于把事情挑起来。而且只有相关部门认为有必要，这时才会真的出事。”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你们这都是徒劳。”奥兰普宣布说。

胡贝尔的妻子一定十分愤怒才至于这么大嗓门儿。她断言我是个理智的人而且判断力也很敏锐。她还补充说：“我必须承认，我经常和这个人想法一致。要是你们不帮倒忙，我会让他回心转意的。”

虽然我没听到他说什么，但是菲利应该表现得相当不以为然。他们都大笑起来，每次奥兰普开口讲话时他们都是这副样子。我断断续续听到些只言片语：

“他已经五年没给人辩护了，他辩护不了了。”

“因为他心脏不行了！”

“心脏不好那也是最近的事。他离开法院时，并没有病得多严重。事实是他和同行有争执。他在候审厅里当众和同行闹过，我早就收集好了证据……”

我侧过耳朵去听也是徒劳。菲利和胡贝尔把椅子拉近，我只听到含混不清的窃窃私语，然后是奥兰普的感叹声：

“算了吧！这家里唯一一个我还能与之聊聊读书和交流一下思想的人，你们竟然要对他……”

从菲利的回答中我听到“神经病”这个字眼。胡贝尔的一个女婿，平时几乎不发言的那个，用窒息的声音说：

“请您对我岳母放尊重些……”

菲利回答说，他是开玩笑的，并反问：“他们两个难道不都是这件事情的受害者吗？”胡贝尔的女婿声音颤抖着，坚定地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自己和妻子结婚纯粹是出于爱情。听他这么说，大家一窝蜂地说道：“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吉娜维耶芙讽刺地对丈夫说：

“啊！你也是？你也夸口说娶我时对我父亲的财产没有耳闻？可是你好好想想，咱们订婚的那天晚上，你对我说的话：‘他告诉不告诉咱们有什么要紧呢？咱们知道他财力雄厚就够了！’”

跟着是一通哄笑，一片混乱。胡贝尔又提高了嗓门儿，自言自语了一会儿。我只听到最后一句：

“事关公平问题，事关高于一切的道德问题。我们捍卫我们的财产，捍卫本家族神圣不可侵犯的权益。”

此时，他们的话在黎明前的寂静中更加清晰地朝我飘来。

“找人跟踪他？他和警局太熟了，我早就见识过，这样会打草惊蛇的……（过了一会儿），我们都了解他的狠心和贪婪。不可否认，他在几笔生意中的诚实度也受人怀疑。但是他的见识和判断力却……”

“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他对我们的态度反常、可怕和不近人情……”

“你觉得用这些词就足以形容和判断他了吗？”阿尔弗莱德对他的女儿说道。

我明白了，我早就明白了。我异常平静，我的平和来自一份坚信，我坚信魔鬼是他们，受害者是我。伊莎的不在场令我感到欣慰。而且，她在场时，多少还替我辩驳过。当着她的面，他们是不敢提及我刚刚偷听到的计划的。这些计划并不令我恐惧。这群可怜的蠢货！就好像我是那种任人阻挠或囚禁的人似的！他们动一下小手指之前，我就能让胡贝尔陷入绝境。他万万想不到自己已被我牢牢攥住。至于菲利，我手头有一份他的档案……我从未动过利用这份档案的念头。我当然不会动用这份文件：我只要拿出来吓唬吓唬他就行了。

我平生第一次因为发现自己原来不是最卑劣的人而颇为自得。我无意报复他们，看他们围着这份遗产因焦躁而局促不安、因惶恐而满头大汗的样子，至少我不想实施别的报复，我只要褫夺了他们的继承权即可。

“一颗流星！”菲利喊起来，“我都没来得及许愿。”

“这么快划过，永远都来不及许愿！”

她的丈夫带着一些未泯的童趣说道：“你要是再看见一颗，就喊‘分到好几百万！’”

“这个菲利，真是傻瓜！”

他们纷纷起身。砂石地上传来被花园椅刮擦的声音。接着，我听到大门锁上了，珍妮在走廊上笑得喘不过气。各个房间的房门也一一关上。我决心已定。两个月以来，我都没犯过病。没什么可以阻止

我到巴黎走一遭。通常，我出门都是不辞而别的。但是这次我也不想搞得跟出逃似的。我反复掂量着从前的计划，就这样一直到了清晨。我对计划重新做了调整。

中午起床时，我一点儿都不觉得疲倦。布鲁接到电话，在午饭后过来了。我们在椴树下来回踱着步子，谈了三刻钟。伊莎、吉娜维耶芙和珍妮远远地看着我们。看到她们诚惶诚恐的样子，我很是开心。真是遗憾，这一天家里的男人都去波尔多了！谈起这位上了年纪的小律师，他们总是说：“布鲁对他真是愚忠。”这个可怜的布鲁被我牢牢地扼住，比个奴隶还不如！假如那天早上他们能够目睹这个可怜虫是如何挣了老命，求我不要将惩治他的把柄交给我以后可能的继承人……“可是，只要您烧掉他签的那份承认声明，”我对他这样说，“他就会把材料交还您的……”

临走的时候，他向妇女们深深鞠了一躬，她们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他卑微地骑上自行车走了。我来到三个妇女身旁，向她们宣布我晚上动身去巴黎。伊莎抗议说，以我这个身体状况，独自一人出去旅行，很不谨慎。

“我总得处理我的投资。”我回答说，“虽然看起来不像，但我是想着你们的。”

她们看着我，神色紧张。我讥讽的语气暴露了我的想法。珍妮看看她的母亲，鼓起勇气说：

“祖父，祖母或者胡贝尔舅舅可以替您跑一趟的。”

“我的孩子，这倒是个点子……真是个好点子！但是呢，我向来习惯什么事都自己来。而且，我不信任任何人，这可能不好，我知道。”

“哦！祖父！连您的孩子您都不信任！”

她讲话时在“祖父”二字上加重了语气，显得有些做作。她摆出一副令人难以抗拒的撒娇表情。啊！她这副娇嗔的腔调，前一天夜里，我听见的楼下的喧闹声中就有人在用这副腔调讲话……于是，我笑起来，笑得咳嗽不止，这对我的身体是很危险的。显然，我的笑声令她们心生恐惧。我永远忘不掉伊莎那副可怜的面孔和疲惫不堪的神情。

她们应该一直在撺掇她。等我一转过身去，珍妮大概就要向她发起新一轮的攻势，例如：“祖母，别让他走。”

但是，此时我的妻子无精打采。她已不堪其扰，到了精疲力竭、困顿不堪的地步。前几天，我听她对吉娜维耶芙说：“我想躺下，一觉睡去，不想醒来。”

就像从前对我可怜的母亲忽然心生怜悯那样，我现在对她的遭遇也感到同情。她这台破损失灵的旧机器被孩子们推出来对抗我。或许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她吧，他们还会强迫她去看医生和注意饮食。她的女儿和外孙女走远后，她朝我走来。

“我告诉你，”她讲话的语速很快，“我需要钱。”

“今天十号。我一号就把这个月的钱给你了。”

“是给过了。可是我借了一些钱给珍妮：他们日子过得很紧。住在卡莱肆，我能省些钱下来。我会从八月的钱里挪出一部分来还你。”

我回答说这不关我的事，我没有义务帮忙养活那个叫菲利的。

“我在肉店和杂货店的账拖到现在还没结……在这里，你瞧。”

她从手提包中拽出账单。我对她心生怜悯。我提议给她签几张支票，“这样，我可以确保钱没有花到别处去……”她同意了。我掏出支票簿，却发现珍妮同她的母亲正在玫瑰花径上盯着我们。

“我相信她们一定是觉得你在和我谈别的事……”我说。

伊莎抖了一下，低声问道：“什么‘别的事’？”此刻我心头一阵发紧，双手捂住胸口，那是她熟悉的动作。她上前一步：

“你不舒服？”

我扶着她的胳膊撑了一会儿。我们站在椴树小径上，俨然就像一对经历了若干年的深切磨合后一起迈入暮年的老夫老妻。我低声支吾道：“好一些了。”她应该是觉得同我聊聊的时机到了，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机会。但是她已无力启齿。我发现她竟然也

是如此上气不接下气。我生病归生病，可我至少还挣扎过，而她却选择了投降，选择了任人宰割。她已完全丧失了自我。

她在思考该如何开口，为了鼓足勇气，她偷偷将目光转向她的女儿和外孙女。她抬头看我时，我察觉到她的目光中带着一丝莫名的疲惫，或许也有怜悯，但无疑有些许羞愧。昨夜孩子们的态度一定让她感到心寒。

“看你一个人去旅行，我很担心。”

我回答她说，假如旅途中遭遇不测，没必要再把我还运回来。

她求我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我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伊莎，没必要花那个钱。哪里的墓地都是一样的。”

“我和你一样。”她发出一声叹息，“他们想把我埋在哪里就埋在哪里吧。以前我如此执着地想在玛丽身旁长眠……可是玛丽还剩下什么呢？”

我又一次发现，于她而言，她的小玛丽仍然不过是尘土一抔，骨骸一堆。我不敢辩驳说许多年来我一直都能感受到我的孩子一直活着，我嗅得到她的气息，她每每宛如一阵迅疾的风穿过我阴郁的生命。

任由吉娜维耶芙和珍妮怎么瞪她，都是徒劳。伊莎看上去很疲惫。她是否晓得，到头来，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为之拼搏的是怎样的一场虚空呢？吉娜维耶芙和胡贝尔在他们自己子女的撺掇下，又把这个老妇人、这个昔日巴涅雷夜色中的芬芳少女、这位昔日的封都代热·伊莎小姐抛出来对付我。

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相互抵牾。而在眼下这个沉闷的午后，两个死对头却发现，纵然经历了如此漫长的争斗，年迈带来的默契竟在二人之间建立起某种纽带。我们俩看似相互记恨，但终究是殊途同归。我们等候死神到来的这片悬崖之下是一片虚无，一切都不复存在。至少，于我而言事实如此。伊莎则还有她的上帝。她的上帝会与她相伴。她和我一样曾经贪执的一切，横在她与永生上帝之间的任何贪欲，都于弹指间荡然无存。但是，她此刻看得见从此什么都无法将她与之分开的上帝吗？答案是否

定的，因为她无法摆脱孩子们的苛求与野心，她心里依旧承载着他们的欲望。她必须为了他们再度坚强起来，必须继续为金钱烦恼，为健康担心，继续在野心和忌妒心的驱使下蝇营狗苟。所有的问题都跟小学生的作业一般全部摆在她的面前，老师在作业本上大笔一挥：重写！

她又将目光投向吉娜维耶芙和珍妮所在的小径，那母女二人正拿着剪刀假装修剪玫瑰。坐下来喘口气的工夫，我从长椅上看见妻子像个等着挨训的孩子似的，低着头离开了。太阳毒热是雷雨来临前的征兆。她向前走去，每迈出一步看上去都像是个连走路也会让她饱受折磨的人。我好像听到她在唉声叹气：“啊！我这两条腿！”老夫老妻的两个人，其实永远都不会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果真相互厌恶！

她走到孩子们面前，显然是受到了她们的责怪。很快，我又看到她朝我走来，面色通红，气喘吁吁。她在我旁边坐下，呻唤道：“每到雷雨天气我就觉得累，最近这些日子我血压很高……路易，你听我说，有件事我不放心……结婚时家里给我陪送的苏伊士股份，你是怎么再投资的？我知道你找我签过其他相关文件……”

我向她透露了跌价前夕我替她赚取的巨额利润的数字，并跟她解释了后来我又把钱再投资到债券上的事：

“伊莎，你这份嫁妆又生了份小的嫁妆。即便把法郎贬值这个因素也算上，你仍然会感到惊喜。本利都存到威斯敏斯特银行你名下的账户了……分毫都与孩子们无关……你大可放心。我的钱以及我的钱产生的利润，我说了算。但是你的那部分归你。快过去让那些冷漠的天使们把心放回肚子里吧。”

她忽然抓住我的胳膊：“路易，为什么讨厌他们？为什么要恨你的家人？”

“是你们恨我。确切地说，是孩子们恨我。至于你……除了我激怒你或吓唬你的时候，你都无视我的存在……”

“你还忘了加上‘除了我折磨你的时候……’你以为我就不曾痛苦吗？”

“得了吧，你当年眼里只有孩子们……”

“我只能黏着他们。除了他们，我还剩什么？”然后她压低了声音，“结婚第一年你就抛弃了我、有了别的女人，你自己知道。”

“我可怜的伊莎，你总不会想告诉我我那些不检点的行为对你来说是多大的事儿吧.....即便是，可能也只不过是出于你少妇的自尊而已.....”

她苦笑道：

“你看上去倒是坦率！亏我还在想当初你竟然对我视而不见.....”

我喜出望外，惊颤了一下。时过境迁，事已成昨，因此这感觉说来还有些奇怪。我希望四十年前她曾暗地里爱过我.....可是，我并不相信这是真的.....

“可是你当初一句话都不说，一声不吭.....你有孩子们就足够了。”

她用双手把脸遮住。我从未像那日那样注意过她手上的青筋和黑斑。

“我的孩子们！现在想起来，自从我们分房睡后，许多年来我都没让孩子们跟我过夜，哪怕是他们生病时。因为我一直都等着你，希望你能来找我。”

泪珠滚落在她衰老的双手上。这便是伊莎；只有我还辨认得出，这个如今几乎一瘸一拐的肥胖老妇人便是当年前往百合谷的路上的那位一袭白色的少女。

“我都这个岁数了，再回忆这些既羞耻又可笑.....对，尤其觉得可笑。路易，原谅我。”

我望着葡萄园，没有回答。就在那一刻，我心生一丝困惑。有没有可能，和我们一起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人，我们只是在死死盯住他的一个方面不放呢？是否有可能我们只是在一味地筛选他的言语举动并且仅仅记取了那些替我们滋长幽怨、维系愤懑的内容呢？这是一种片面看待他人的要命倾向。我们动辄抹掉使夸张的笔触更柔和、使滑稽的线条更具人性化的一切笔墨，因为我们需要夸大的手法来证明自己恨得有理有据.....或许伊莎注意到了我的困扰？她立即乘势试探道：

“你今天晚上不走了吧？”

我察觉到，在她自以为“拿下我”后，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一丝光芒。我故作惊讶，回答说没有任何理由推迟行期。我们一道上了楼。由于我心脏的缘故，我们没有就近取道两排鹅耳枥掩映下的斜坡，而是沿着绕开房子的椴树小径前行。不管怎么说，我开始犹豫不决起来，并感到困扰。要是我不走了呢？要是我把这本日记交给伊莎呢？要是.....她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她多少年没有过这样的举动了？椴树小径一直延伸到房子的北侧，在房前终止。伊莎说道：

“卡扎奥从来都不知道收户外的这些花园椅.....”

我漫不经心地望了一眼。几把空椅子依旧围成一个小圆圈，椅子上的人想必觉得靠拢在一起低声讲话才更稳妥。地面上还有鞋跟踩过的凹痕。到处都是菲利抽过的烟蒂。昨夜，敌军在这里驻扎过，在星星下开过会。他们曾在这里，在我父亲种下的树木前，商讨如何阻挠我的计划或索性将我囚禁。从前，在一个自惭形秽的夜晚，我曾将自己的内心比作蝥蛇结。不，不，蛇结其实在我的身心之外，那一条条蝥蛇昨夜就已从我体内逃出，环绕到一起，并在石阶下变成一个丑陋的圆圈，大地上仍留有它们的印记。



伊莎，我会让你能拿回你的钱，会让你拿回我替你赚的利润，我这样想。但是仅此而已，我不可能让你拿走别的。至于这些地产，我会想办法让他们什么都得不到。我会卖掉卡莱肆。我会卖掉成片的荒原。我从我父母那里继承来的财产将归那个素未谋面的儿子所有，从明天起我就要找他好好谈谈。不管他是个怎样的人，总之他不认识你们，没有参与你们的阴谋。他在远离我的地方被抚养长大，不可能恨我。即使恨，他恨的目标也不过是一个与我本身并无瓜葛、颇为抽象的存在。

我气愤地离开，并急匆匆地上了门口的台阶，俨然忘记了我那颗老病的心脏。伊莎喊道：“路易！”我头都不回。

十四

我无法入睡，又穿戴整齐，来到了街上。要去蒙帕纳斯林荫路，我必须穿过小路上跳舞的男男女女们。从前，即便是我这样的铁杆儿共和党人都会躲着7月14日这一天的各种节日活动。任何正经男人都不会想要参加街头欢庆。但是今晚在布雷雅路上和在圆亭子前的空地上跳舞的并非是些不三不四的人。这里看不见任何不堪入目的景象：跳舞的男孩子们雄劲有力，均不戴帽子，有几个人穿着短袖开领的衬衫；跳舞的女子中间鲜见几个少女。来往的出租车打断了他们的舞会，他们便靠在车轮上挡住去路，但态度却友善和蔼。一个青年不小心推搡了我一下，随后大声道：“请尊贵的老先生先过！”我从两排热情洋溢的面孔之间走过。一个长着棕色头发、发际线很低的男孩儿冲我问道：“爷爷，你不困吗？”吕克要是还活着的话，应该也会学着像他们这群人一样大笑并在大街上跳舞。而向来不知放松和娱乐为何物的我，大概也会向我那可怜的孩子学习一二吧。吕克要是还活着的话，跟所有这群人相比，应该算得上是口含金汤匙的青年了，钱他是不会缺的……而事实上，他却满口泥沙地躺在……我就这样思绪联翩。一阵熟悉的心慌让我胸口一紧，我在欢腾的咖啡馆露台上坐了下来。

忽然，从人行道上穿梭的人群中，我好像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是罗伯特同一个长相陋劣的朋友路过。罗伯特长着两条长腿，但是同我

一样上半身偏短，而且脑袋缩在两肩中间，这都是我厌恶的相貌。我全部的缺陷，在他身上都得到了变本加厉的放大。我长着一副长脸，到了他那里就成了一张马脸，一张佝偻病人的脸。同时他还有一副佝偻病人的嗓子。我喊了他一声。他丢下朋友，慌张地环顾四周。

“别在这里聊。”他对我说，“您到右边的人行道找我，首战路
●那里。”

我告诉他，没有比这个嘈杂的咖啡馆露台更隐蔽的地方了。他听信了我的话，跟朋友道别后，来到我桌前坐下。

他手里拿着一份体育报。为了打破沉默，我与他聊起了赛马。我以前跟封都代热老爷子了解过赛马。我跟罗伯特说，从前我岳父赌马押注时，会将各种因素都纳入考量：不仅要考虑马匹的远祖因素，还要考虑适合的场地特点……他打断我说：

“我都是从德尔玛（那是位于窄田路的一家布料厂，他将就着在里面打工）打听内部消息的。”

他感兴趣的只是赢钱，而关于马的知识让他觉得乏味。

“我喜欢的是自行车。”他补充道。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

“不久，”我对他说，“你会对汽车感兴趣的……”

“您以为呢！”

他用唾液润了润拇指，掏出一张卷烟纸，卷起烟来。我们之间又是一阵沉默。我问他经济危机是否对他所在的工厂有所影响。他回答我说，工厂解雇了一批员工，但他自己不会有事。他的思维永远逃不出与他个人好恶攸关的狭隘窠臼。几百万的财产就这样掉在这个大老粗身上了。假如我捐给慈善事业呢？这个念头在我心中闪过。假如我一块钱一块钱地亲手发放出去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会出来阻止我.....那么立个遗嘱呢？但又不能超过法定的比例。啊！吕克，要是你还活着该多好.....诚然，吕克是不会要这笔财产的.....但我总会找到法子既让他富有又不会让他想到是我在暗中操纵.....比如说通过给他喜欢的女人陪送嫁妆的方式.....

“先生您说说看.....”

罗伯特用一只红色的手抚摩自己的脸颊，手指犹如香肠一般。

“我想过了，要是那个叫布鲁的律师在跟我一道烧掉我那份声明之前就死了呢。”

“那么，那份声明会被他的儿子继承走。但是，在必要的时候，我留给你们用来对付他的撒手锏，用来对付他的儿子一样有效。”

罗伯特继续抚摩他的面颊。我不再讲话。胸口发紧并剧烈地收缩，这已经让我疲于应付。

“先生，您说说看.....有这么个假设.....布鲁烧掉那份声明，我再把您给我用来逼他信守承诺的那份文件还给他。但是事后，有谁能阻

止他去见您的家人，并告诉您的孩子说：‘我知道钱藏在哪里。我现在把秘密卖给你们。但是在给你们秘密之前，先说好我要多少钱，在你们大功告成之后，我还要多少钱.....’他可以要求他们不要暴露他的名字.....况且那时他什么忌惮都没有了。相关部门会就此展开调查，会发现我是您的儿子，并且发现您死后我和我母亲的生活水准都发生了变化.....于是，两种情况必然会出现一种，要么是我们得如实申报所得税，要么是我们得伪造数据.....”

他说这番话时思路清晰，精神也活跃起来。缓缓地，他的推理机器发动起来，一发不可收拾。在这个小雇员身上强劲涌动的是谨慎狐疑的农民本能、对风险的厌恶之情以及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肯付诸偶然的诚惶诚恐。或许，较之隐藏这一大笔财富而言，他更乐意亲手拿走十万法郎的现金吧。

等心脏轻松一些、胸口的压迫感缓解过来后，我说道：

“您说的不无道理。那么，我接受。您不用签任何声明。我信任您。而且，其实到时候想证明钱是我的，无论如何都不是难事。这毫不重要；半年后，最多一年后，我就死了。”

他没有做出任何辩驳的举动。在这种场合下，任何一个人都会说几句面子话，而他却一声不吭。倒不是他比同龄的其他男孩儿冷漠，而是因为他缺乏教养。

“这样可以。”他说道。

他琢磨了片刻，又说道：

“即便在您生前，我也要不时去银行看看保险柜……这样就可以和他们混个脸熟。到时候，我好去给您把钱……”

“事实上，”我补充说，“我在国外有好几个保险柜。如果您乐意，如果您觉得更安全的话……”

“离开巴黎？啊！瞧您说的！”

我跟他说，他可以继续待在巴黎，有必要时再离开。他问我财产主要是票据还是现金，同时要求道：

“我还是想请您跟我立个字据，就说您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自愿将财产留给我本人……以防他们发现端倪后起诉我盗窃。这谁都说不行。这也是为了让我自己心里觉得踏实。”

他又沉默下来，并买了些花生，就跟饿了似的贪婪地吃起来。突然他又问道：

“那些人，他们到底对你做了什么呢？”

“给您钱您就拿着，”我漠然答道，“别多问。”

他松弛的脸颊有些涨红，并强堆出尴尬的微笑，想必他平常就是用这副笑容来应付老板的训斥的吧。他微笑时露出健康尖利的牙齿，那是他不讨喜的面孔上仅有的可人之处。

他继续剥着花生，不再作声。但他看上去并不兴奋，显然是在胡思乱想。这是我遇上的唯一一个面对这么一大笔飞来横财却只会计较那一点点风险的家伙。我想使尽浑身解数让他亢奋起来。

“您有女朋友吗？”我的问题突如其来，“您可以娶了她，你们可以像富有的资产阶级一样生活。”

看他做出一个迟疑的动作并沮丧地摆摆手，我紧追不舍：

“而且，您可以想娶谁就娶谁。要是您身边有哪位女子看起来让您高攀不起的话……”

他竖起耳朵，我第一次看到他眼睛里燃起青春的火苗：

“我可以娶布鲁日尔小姐！”

“谁是布鲁日尔小姐？”

“没什么，我开玩笑的。她是德尔玛的一等裁缝，您想想看！一个非常棒的女人。她甚至都不瞅我一眼。她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您想想看！”

我跟他打包票，坐拥那份财产的二十分之一他便能娶巴黎城里的任何一个一等裁缝。

“布鲁日尔小姐！”他不停地念叨着（然后耸耸肩膀），“不可能！您想想看吧……”

我感到胸口不舒服，于是冲服务生招招手。罗伯特此时做出一个令我吃惊的举动：

“先生，算了，别管了。算我请您的。”

我满意地把钱收回口袋。

我们站起来，乐队正在收乐器，电灯泡连成的花环早已熄灭。罗布特不再害怕被人看见和我在一起。

“我陪您回去。”他说道。

由于心脏的缘故，我请他走慢一些。他没有任何催我进行下一步计划的意思，这令我很是欣慰。我对他说，如果今晚我就死去的话，他会失去一大笔财产。他一副无所谓的表情。总之，这个男孩儿，是我给他带来了困扰。他差不多和我一样高。他有一天会变成一副绅士模样吗？我的这个继承人看上去是如此猥琐！我试着让我们的谈话更加亲密一些。我向他保证，每次想到置他们母子于不顾，我都感到内疚。他看起来很是惊讶，因为他觉得我能定期给他们寄去抚养费已经算“非常讲究”了。“有很多人还做不到这一点呢。”他又说了句听上去让人很惊悚的话：“反正您也不是头一个……”显然，说起他的母亲时，他毫不留情。来到我房间的门前，他忽然对我说：

“再做一个假设……假设我谋得一份让我经常跑证券交易所的差事呢……这样就能说明我的财产来源了……”

“千万别，”我对他说，“您会赔个精光的。”

他忧心忡忡地看着人行道，说道：“我是担心所得税的问题；要是税务官查起来.....”

“都说了是现金，一笔放在几处保险柜里的匿名财产，除了您，没人有权打开柜子。”

“是，当然，但不管怎么说.....”

不等他说完，我不耐烦地把他关在了门外。

十五

写于 卡莱肆

一只苍蝇撞击着玻璃窗，我透过玻璃窗瞭望着无精打采的山坡。风呻吟着将沉重的云团向前拖曳，云的影子在原野上缓缓地滑动。这一番死寂说明一切都在等待第一声炸雷响起。“葡萄园害怕了……”三十年前玛丽在像今天这样一个忧伤的夏日如是说道。我又打开了这个日记本。里面确是我的字迹。我靠近了仔细检查着所有字母和我小拇指的指甲在字行下的刮痕。我会把这个故事一直讲完。我现在知道要把这个故事写给谁了。这份告白原本就是要写下去的。只是我需要把超过他们阅读能力的几页删掉。而我又无法一气呵成，将日记通读一遍。我每隔一会儿都要停下来，双手捂住脸庞。这便是日记的主人，众人中的一人，这便是我。你们可以觉得我令人作呕，但是仍然无法抹杀我的存在。

7月13日到7月14日的这天夜里，离开罗伯特后，我几乎无力除去身上的衣服并上床躺下。一股沉重的压迫感令我窒息。窒息，却死不了。窗子是开着的：假如我住在六楼……可是从这二楼，我是摔不死的，这成了我却步的唯一理由。我的气力还刚刚够我伸出胳膊摸到通常对我起缓解作用的药片。

黎明时分，他们总算听到了我的按铃声。小区医生给我打了一针。我的呼吸恢复了正常。他嘱咐我绝对不能乱动。极度疼痛会让我们比小孩子都温顺，我完全没有乱动的意思。只要不再疼痛，无论房间里鄙陋的陈设、刺鼻的气味还是7月14日暴风雨般的喧嚣，就都不会给我造成困扰：我其实别无他求。一天晚上，罗伯特来过一次，那之后就再未露面。但是，他的母亲下班后都会来陪我两个小时，并帮我一些小忙，帮我去邮局领取“存局候领”的信件（我的家人从未给我写过任何信）。

我没有怨言，我非常温和，医生给我开什么药我都吃。当我跟她聊起我们的计划时，她就会转移话题。“不急。”她总这样说。我则叹息道：“很急，证据就是……”说着，我向她指指我的胸口。

“我母亲犯起病来比您还厉害，但仍然活了八十岁。”

一天早晨，我感到许久以来从未有过的健硕。我很饿，但是这家寓所提供的饭菜让人无法下咽。于是，我决心去圣日耳曼林荫路上的一家小餐馆用午餐，我喜欢他们的饭菜。结账时，我也不会像在大多数别的苍蝇馆子里那样对着账单感到又惊又怒。其他那些苍蝇馆子让我每每一落座就担心会多花钱。

出租车将我载到雷恩路的街角。我向前走了几步，想试试气力如何。一切顺利。刚到中午时分：我决定去双叟咖啡馆喝一小瓶维希水^①。我走进店里，在长沙发椅上坐下，漫不经心地望着林荫路。

忽然，我心中猛地一悸：我看到露台上一副狭窄的肩膀，一颗秃成了地中海的脑袋，还有那早已灰暗失色的后脖颈和一对扁平的招风耳，跟我仅仅一窗之隔.....那是胡贝尔，在眯着他那对近视眼读报，鼻子几乎都要贴在报纸上了。显然，他没有发现我走进来。我病弱的心脏从怦怦乱跳中恢复了平静。我的内心被一种下作的快感所占据：我在窥视他，但他却不知道我在这里。

我无法想象胡贝尔会光顾大林荫区 ② 以外的咖啡馆。他来这个小区做什么呢？他既然来，一定是带了明确的目的。我已经付过了维希水的钱，现在只需坐等事态发展，一旦有必要，我径直起身离开即可。

他不时地看着手表，显然是在等人。我似乎猜到了过一会儿从桌子之间悄悄穿过然后走到他面前的会是谁。当看到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的是吉娜维耶芙的丈夫时，我几乎有些失望。阿尔弗莱德平底草帽压在耳朵上。这个四十来岁的油腻男人，老婆不在身边，顿时精神了不少，只是礼服的颜色太亮，靴子的颜色也太黄。他那种外省人的衣着讲究同胡贝尔的清冷格调形成鲜明的对比，伊莎说“胡贝尔的穿衣风格一看就随封都代热家的人”。

阿尔弗莱德摘下帽子，擦了擦闪亮的额头，一口气喝干了给他倒上的开胃酒。他的小舅子早已起身，并端详起自己的手表。我准备跟踪他们。也许他们会上一辆出租车，那么我也要上一辆出租车尾随他们：这不是件轻巧的事。不过，发现他们也在这里已属不易。等他们走上人行道后我也跟着出了咖啡馆。但是他们没有招手叫车，而是穿

过了广场。他们边聊天边朝圣日耳曼德佩那边走去。他们进了教堂。我又惊又喜！警察看到小偷上钩时的心情也不过如此，欣喜之情令我有点儿喘不过气来。我放缓步子：他们万一回头的话，我儿子近视眼，但是我女婿眼尖着呢。尽管迫不及待，我还是强迫自己在人行道上停了两分钟，随后也跟到了教堂的门廊下。

时间是十二点过一些。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几乎空荡荡的教堂中殿，很快我便发现，我要找的人不在那里。我一时以为，他们或许是看见了我，因此为了让行踪扑朔迷离才故意走进教堂，然后从侧门溜了出去。于是我原路返回，来到教堂右侧的翼殿，在巨大的柱子后面躲了起来。忽然，在半圆形后殿最昏暗的地方，我看见他们逆光坐在那里。他们俩坐在椅子上，将第三个人拦在中间，此人卑微地弓着背，他的出现并不令我感到意外。他便是刚才我猜测会悄悄溜至我的嫡子桌前的那位，我的另一个儿子，愚蠢的可怜虫罗伯特。

我早已预感到他的背叛，但是由于疲惫和懒惰，我并未放在心上。打我们第一次见面起，我好像就知道这个羸弱的人，这个奴才缺乏胆识，而他的母亲由于对官司的记忆挥之不去，也会建议他同我的家人和解并把我们之间的秘密尽量卖个好价钱。我打量着这个蠢货的后脖颈：他被两位大资产阶级的人牢牢地堵住，一位是阿尔弗莱德，是个所谓的老好人（但是短视并过于计较个人利益，可他也得益于此）；另一位是我的宝贝儿子胡贝尔，他贪婪好利，作风上说一不二的威严是从我这里遗传到的，罗伯特面对他这副做派只能无计可施。就像内心已决定过会儿要将苍蝇和蜘蛛同时打死的人先要观看两只虫

子如何相互较量一样，我在一根柱子后观察他们。罗伯特的脑袋越耷拉越低。大概他起先对他们说的是：“平分……”他以为自己是最有话语权的。但是，这个蠢货向他们暴露自己后，就只能任人摆布，并束手就擒了。目睹他们这场只有我知道毫无意义且白费力气的搏斗，我觉得自己就跟一尊神祇一般，可以随时将这几只柔弱的虫子捏碎在我强有力的手中，可以随时用我的鞋跟碾压这几条盘成一团的蝥蛇，我笑了起来。

才过了十分钟，罗伯特便一言不发。胡贝尔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他或许是在发号施令，对方频频点头表示服从。我看到他屈从的肩背越弓越弯。而阿尔弗莱德则把稻草椅子当成了扶手椅，瘫坐在上面，右脚叠在左膝盖上，脑袋向后仰着，身子摇来摇去。从我这个角度倒着看，我发现他饱满油腻的脸盘上泛着胆汁色，并覆盖着黑压压的胡须。

最后，他们起身。我躲躲藏藏地跟着他们。他们走得很慢，罗伯特走在中间，低着头，就像被戴上了手铐一样。他背着手，通红肥大的双手在揉搓着一顶脏兮兮、褪了色的灰色软帽。我原以为再也没什么好叫我意外的了。然而我想错了：阿尔弗莱德同罗伯特朝门口走去时，胡贝尔将手伸进洗礼盆中，然后转向祭坛，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

此时再没有什么催促着我，我大可以就这么安静地待着。继续跟踪他们有什么用呢？我知道，晚上或者转天，罗伯特迟早会来催我赶快完成既定的计划。我要怎样应付他呢？我还有时间思考。我感到疲

急，于是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一时间想起胡贝尔刚才看似虔诚的举动便感到大为光火，怒火盘踞在我的脑海里并盖过了其他所有的情愫。一个衣着朴素、长相普通的少女，将盛有帽子的纸盒放在身边，在我前排跪了下来。我只看得见她的侧脸，她脖颈微微低弯着，眼睛也朝胡贝尔在履行过家庭责任后冲之庄重行礼的小门望去。少女一动不动，露出一丝微笑。接着走进来两位神学院学生，高大清瘦的那位让我想起阿尔都安神父，另一位则身形矮小、长着一张娃娃脸。他们并排鞠躬，看上去好像也定住了一般。我朝他们注视的目标看去，极目识别他们所能看见的东西。“总之，这里除了幽静、清凉以及暗冥中石头的味道，”我对自己说，“没有别的。”卖帽子的小女孩儿，她的面容吸引了我。她的眼睛闭上了；她眼脸上长长的睫毛让我想起玛丽在灵床上的样子。我感到充满善意的世界俯拾即是、近在眼前，却也与我隔着无限的距离。伊莎常常对我说：“你只看得到恶……”

你随处都能看到恶……”她说得对，也不对。

十六

吃午饭时，我精神自在，心情基本上是愉快的。我沉浸在许久都不曾体验过的幸福之中，好像罗伯特的背叛非但没有搅乱我的计划，相反还起到了助推作用。我这个岁数的人，我思忖着，性命堪虞已有数载，性情说变就变，自不必特别挖空心思去寻找个中缘由：这缘由一定与生理的变化相关。普罗米修斯神话^②旨在说明，人世间一切的忧伤都发乎肝脏。然而，谁敢坦然地承认这一平庸的事实呢？我没有不适，带“血”的牛排我吃得津津有味，并很庆幸这肉块足够肥美，这样我就可以省去点另一份菜的钱了。我会叫些奶酪当饭后小点心：因为奶酪最便宜，又最管饱。

我要以怎样的态度对罗伯特呢？我应当改变我的路数；可是我没法集中精力思考这些问题。此外，徒增一套计划有什么好的呢？相信灵感是最好不过的。我要让自己像猫一样跟这只田鼠逗弄一番，想到这里，我甚至无法直面自己的兴奋之情。罗伯特万万想不到我已发现了他们的勾当……我残忍吗？是的，我是个残忍之人。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残忍，和别人一样残忍，和孩子们一样残忍，和妇女们一样残忍，和所有那些（我想起了在圣日耳曼德佩看到的卖帽子的小女孩儿），所有那些不属于羔羊阵营的人一样残忍。

我乘出租车回到布雷雅路，在床上平躺下。聚居在这座寓所中的大学生们放假离开了。在极度的安静中，我可以好好休息了。但是，玻璃门上只挂了半块肮脏的挡风帘，让这个房间没有任何私密可言。亨利二世风格床榻上的木质线脚脱落了几块，被小心翼翼地收集在一个兼作壁炉饰物的青铜质金色钥匙收纳盘里。光滑的波纹壁纸上布满了一簇簇的斑点。即使是开了窗子，镶有红色大理石面的浮夸床头柜所散发的气味依然充斥着整个房间。桌面上铺了一块底色暗黄的毯子。这一整套陈设真可谓是丑陋与人类自负的缩影，让我饶有兴趣。

我被裙子拂动的声音吵醒。是罗伯特的母亲来到了我的枕边，我先是看见了她的微笑。即便我没有事先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她那副阿谀奉承的态度也足以令我生疑，也会提醒我他们的背叛：礼多必诈。我也向她报以微笑，并告诉她我好多了。二十年前，她的鼻子没这么大。那时，她满口漂亮的牙齿，这方面罗伯特随她。但是现在，她的微笑是从一大排假牙上绽放出来的。她进来时想必走得很快，身上的酸味儿盖过了红色大理石面床头柜散发的气味。我请她把窗子再开大一些。她照办后，回到我面前，仍是冲我微笑。我现在既然好多了，她提醒我说罗伯特随时待命配合我完成“那件事”，恰好明天是星期六，他从中午起就有空了。我告诉她说，星期六下午银行不营业。她说，罗伯特可以请星期一早上的假，工厂很容易准假，而且他现在也不需要再看老板的脸色了。

当我坚持让罗伯特过几个星期再辞职时，她面带诧异。临别时，她告诉我她明天会陪同她的儿子过来，我请她让罗伯特一个人来：我

想和他聊一聊，想趁机多了解他一些……这个可怜的傻女人难掩心中的忧虑，或许是担心儿子会将事情败露。但我说话时摆出的神态叫任何人都不敢违逆我的决定。毫无疑问，是她怂恿罗伯特和我的孩子达成了妥协，我太了解这个惶恐胆小的家伙了，所以确信他先前决定答应我的建议后，一定是陷入了莫大的困扰。

第二天早晨，这个可怜虫进来时，我一眼就断定我昨天的推断低估了他遭遇的困扰。他耷拉着一副彻夜未眠的眼皮，目光躲躲闪闪。我让他坐下。我担心他的气色，最终还对他表现出疼爱甚至温情。我用大律师的雄辩为他呈现出一幅正在他面前展开的幸福生活画卷。我向他聊起我在圣日耳曼以他的名义购买的十公顷房产和园林。房产是“复古”陈设，并配有鱼塘和装得下四辆汽车的车库。还有很多其他的设施，我随时想到什么就会再添置什么。当跟他提及汽车并向他建议一款美国最大的牌子时，我看到的是一个将死之人的表情。显然，他向他们承诺过了，在我活着时不会拿我一分钱。

“没什么好让您困扰的，”我接着说，“购买凭据会由您来签。我积攒了些债券，星期一就交给您，足以确保您能拿到十万多法郎的年金。有了这些，您的日子就可以过得下去了。但是大部分现金在阿姆斯特丹。下星期我们就去阿姆斯特丹把事情处理了……罗伯特，您怎么了？”

他嗫嚅道：

“不，先生，不……您去世前，什么都不要做……我不喜欢……我不想把您榨光。别再坚持了：那会令我伤心。”

他靠在柜子上，右手托着左胳膊肘，咬起了指甲。我用在法院时令对手惧怕的一双眼睛盯着他。为起诉方辩护时，我这双眼睛从不离开我控告的对象，直到他在宪兵的搀扶下瘫软在被告席上为止。

我已经打心底里饶恕了他，我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假如真的要跟这个蠢虫一起度过我生命最后的日子，这也是件可怕的事情。我并不恨他。我打算毫发无损地放过他，但又忍不住想同他再耍上一耍：

“罗伯特，您心地真是善良！想等我死后再说，那很好。但是，我不愿让您做出牺牲。从星期一起就什么都是您的了，到周末，我的一大部分财产就都将划到您的名下……”（看他正要辩驳）我接着冷冰冰地说，“您呢，爱要不要。”

他避开我的目光，要求我给他几天，容他考虑一下。这个可怜的蠢货，是要我给他留出写信到波尔多寻求指令的时间吧！

“我实话告诉您，罗伯特，您让我觉得吃惊。您的表情不自然。”

我原以为我已让自己的目光尽量慈祥和蔼，但我的眼睛给人的印象却是严厉的，那并非我的初衷。罗伯特腔调干涩地嘟囔道：“您为什么这样瞪着我？”我不由得模仿他说话的样子，重复道：“我为什么这样瞪着你？你呢？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

习惯被人爱慕的人做一切举动、说一切话都会本能地吸引他人的心灵。而我，习惯遭人恨，习惯让人怕，故而我的瞳孔、我的睫毛、我的嗓音乃至我的笑声，全都乖乖地配合我令人惧怕的天赋，全都乖乖地迎合我令人惧怕的意愿。于是，即使我让自己的眼神尽显宽厚，这个可怜巴巴的男孩儿在我的目光下仍然扭捏不安。我越发大笑，那欢快的声音在他看来便越发不是什么好的兆头。如同屠夫最后了结动物的生命一般，我突如其来地问道：

“那些人，他们给你多少钱？”

无论我愿意与否，以“你”相称透露出的是轻蔑而非情谊。他嗫嚅道：“什么‘那些人’？”并陷入犹如对神一般的畏惧之中。

“那两位先生，”我对他说，“一胖一瘦……对，一瘦一胖！”

我想赶快做个了断。（像不敢一脚朝蜈蚣踩下去一样）任场面僵持下去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振作起来，”我终于对他说，“我原谅您。”

“不是我想这样……是……”

我用手挡住他的嘴。我无法容忍听他指责他的母亲。

“嘘！别怪任何人……说吧，他们给你多少？一百万？五十万？还要少？不可能吧！三十万？二十万？”

他摇摆着脑袋，神情可怜。

“不是，是一份年金，”他低声说，“这对我们来说有吸引力，也更保险：每年一万两千法郎。”

“从今天起？”

“不是，从他们拿到财产起……他们没想到您会马上把所有财产转到我名下……但现在是不是来不及了呢？……他们真有可能会起诉我们的……除非是向他们隐瞒……啊！我真是蠢！我真是自作自受……”

他坐在床上哭起来，哭相丑陋，一只手耷拉着，肥大，涨红。

“不管怎么说，我是您的儿子，”他边啜泣边说，“别不管我。”

他动作笨拙地想搂住我的脖子。但是，轻轻地，我闪开了。我朝窗口走去，头也不回，对他说道：

“从八月一日起，您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千五百法郎。我将立即采取措施，让您终身都会拿到这笔年金。如果您遭遇不测，这笔钱会转到您母亲名下。我的家人自然不会发现我已识破你们在圣日耳曼德佩的阴谋（听到教堂的名字，他哆嗦了一下）。不言而喻，您只要走漏一点儿风声，就会一无所有。相反，他们有什么针对我的阴谋，您也要随时告诉我。”

他现在知道什么都瞒不过我，知道如果背叛我会有什么损失。我又设法让他明白，我不想再见到他们，既不想见到他，也不想见到他的母亲，有事找我应当写信，寄“存局候领”到同一家邮局即可。

“您圣日耳曼德佩那两个同伙儿，什么时候离开巴黎？”

他告诉我，他们前一天就已经乘晚上的火车离开了。他矫揉造作地向我表示感谢和对我做出承诺时，我打断了他。他也许依旧惊魂未定：他背叛了一个意图难测的嬗变神祇，而后被神祇捡起，又扔下，再被拾起……他闭上眼睛，任由神祇怎么折磨，最后左右扭动着脊梁，耳朵平贴在脑袋上，匍匐而来，捡走我丢给他的骨头。

临出门时，他回过神来，问我他会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渠道收到这笔年金。

“您会收到的，”我冷漠地对他说，“我一向信守承诺，其他的您就不用管了。”

他一面握住门锁，一面犹豫道：

“我希望是一份人寿保险，一份存在一家靠得住的保险公司的年金或者类似的东西……这样我就安心了，就不担心了……”

我猛地打开他握着门把的、半掩着的房门，将他推到走廊上。

十七

我靠在壁炉上，机械地数起收集在钥匙收纳盘里的带漆的木屑。

许多年来，我常常梦见这个不曾谋面的儿子。在这惨淡的一生中，我从未忘怀过他的存在。在某个地方，生活着我的一个儿子，或许我能找到他，或许他会给我些许慰藉。他也许境况寒微，但这更便于拉近他和我的距离：想到他一点儿都不会像我的嫡子，我便感到一阵温暖。我同时赋予他“质朴”和“重感情”这两项在普通民众中并不鲜见的特质。他毕竟是我的最后一张牌。我知道，假如连他也要令我失望的话，那么我对任何人都不必再抱任何期待了，还是索性蜷缩起来，转身面壁吧。四十年来，我自以为已然认同了我的仇恨人生，已然认同了我引起的仇恨以及我对他人强烈的仇恨。然而，我同别人一样，依旧对人生抱有希望，并尽量借此应付饥渴的煎熬，直至耗尽最后一粒粮食为止。可是现在，全完了。

构织计划来褫夺对我不怀好意的人的继承权，甚至连这点儿可悲的乐趣于我而言都不复存在了。罗伯特已把目标暴露给了他们：他们终将发现那些保险柜，甚至包括那些不在我名下的柜子。想想别的点子？啊！要是能再多活些时日，把财产全部花掉！等死的时候，让他们连搞一场寒酸葬礼的钱都不够。但是，我节俭一世，许多年来就只有存钱这一嗜好，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如何才能学会大手大脚地花钱

呢？况且，孩子们都紧盯着呢，我思忖道。任何一项挥霍的证据要是落到他们手里都会变成于我不利的恐怖武器……我得暗地里、一点一点地把财产败光。

唉！我都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家业败光！我永远无法把钱挥霍掉！要是能够把钱塞进我的墓穴，然后我再抱着这堆黄金、钞票和证券尘归尘、土归土地复活^①该多好？要是我能打破“尘世钱财，死不带走”这个宿命又该多好！

还有那些“慈善事业”——那些慈善事业可是吞噬一切的陷阱。我可以匿名给纾困局和安贫小姊妹会寄去捐助。在最后的日子里，我为什么不能想想别人，为什么要一直盯着我的敌人而不去想想别人呢？但是，步入老年的可怕之处就在于老年是我们一生的总和——我们在这个总和无法增减一个数字。我花了六十多年的时间变成一个对家人怨恨得要命的老人。我就是我，如今却要变成另外一副样子。哦！上帝啊，上帝……假如您真的存在就好了！

黄昏时分，一个女孩儿进来帮我铺床，她离开时没有关上护窗板。我找了片有阴凉的地方躺下。街上的噪音和街灯的光芒都无法阻止我昏昏欲睡。就如同旅途中火车靠站时一样，我醒来片刻，随后继续沉睡。虽然并未感到病情有所加重，但是在我看来，我所能做的只有静候并耐心等待一觉睡去便是长眠的那一天到来。

还有一些手续等着我去处理，好把向罗伯特承诺的年金转给他。由于现在没人帮我跑邮局，我还要去取一趟“存局候领”的信件。我

已经三天没有看过信件。我一直在等一封内容未卜的信件，这份期待比什么都顽强，正所谓：希望如同狗尾草一样难以拔除，总会在我们身上留下这样那样的痕迹！

第二天，接近正午时，对这封信的焦急期盼给了我起床去查看“存局候领”信件的力量。天下着雨，我没有伞，我沿着墙根儿前行。我的步履引起路人的好奇，他们纷纷转身，我想冲他们大喊：“我有什么特别的？你们把我当成个疯子了吗？千万别这么说，会给我那些儿女落下口实的。别这么看我，我跟大家一样，只是我的孩子们恨我，我必须反抗而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疯了。我心绞痛必须吃药，那些药有时也许会对我产生影响。是的，我还会自言自语，因为我永远都是孤单一人。对话和交流，对一个人而言很有必要。一个孤单的人，做些什么举动，说些什么话，这有什么特别的呢？”

邮局交给我的包裹里有些印刷品、几封银行信件和三封电报。或许是股票交易失败的通知。等找个便宜点儿的小饭馆儿坐下来再拆看也不迟。几条长桌子前，一些建筑工人正在慢慢吃他们的份餐，喝他们的升装酒。他们中各个年纪的家伙都有，也不怎么交谈。他们从清晨起就一直冒雨劳动。他们一会儿一点半就要开工。七月末，正是火车站人满为患的季节……建筑工人们对我的遭遇会有所理解吗？或许吧！作为一名老律师，我怎能对此有所质疑？我辩护的第一起案子就是涉及儿女不想赡养老人的官司。可怜的老人每三个月就要轮换一家，不管在谁家都被咒骂。于是，他和他的儿子们一道大声疾呼死神赶快降临，好让他们全都速得解脱。我在多少佃农家中都曾见证过老

人们类似的悲剧！老人们起初都是长期守着财产拒绝交出，接着便是钱财被儿女用甜言蜜语骗光，最后孩子们再任他们在劳作和饥饿中死去。是的，那位正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用裸露的牙龈缓缓咀嚼面包的工人，浑身瘦弱且指节突出，他对此应该有所了解。

今天，一个衣着体面的老人走进廉价小饭馆，不再让人感到好奇。我边切食一块白色的兔肉边饶有兴致地看雨滴落在窗玻璃上，并从反面拼读着外面招牌上店家的名字。往口袋里摸索手绢时，我的手触到了那包信。我戴上眼镜，随便打开一封电报：“明，7月23日九时，圣路易教堂，母葬礼。”电报拍出的日期就是今天早晨。另外两封电报是前天拍出的，时间相差几个小时。其中一封电报写道：“母病笃，速回。”另一封电报写的是：“母病故。”三封电报的署名都是胡贝尔。

我把电报揉成一团，继续吃饭，但是心中一想到晚上还得勉力搭乘火车便感到忧虑。有那么几分钟，我心中只惦记着这件事。而后，我心中生起另一种情愫：我竟然得死在伊莎后头，这令我感到错愕。原本都默认不久于世的人是我。死在前头的会是我，无论是我还是任何人向来都对此毫无疑问。一切计划、诡计和阴谋的目的都要等到不久的将来我去世后才会揭晓，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家人一样，也是毫无疑问的。我在心中一向坚定地赋予我的妻子一个角色：她将成为我的遗孀，一位戴着碍手碍脚的丧纱前去打开保险柜的遗孀。星辰运行轨迹的紊乱都不如她的死亡带给我的震惊和不适来得强烈。我作为

投资家的一面不由自主地暴露无遗，我开始审时度势，思考较敌人我有何先机可占。这便是直到火车开动那一刻之前我的心理活动。

我的想象力也跟着活跃起来。我想象着昨天和前天伊莎卧床的场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想象伊莎躺着的样子。我点点滴滴回忆起她在卡莱肆的房间和房间中的布置（我不知道她是在波尔多过世的）。我念叨着：“已经装棺了……”并不由得感到一阵懦弱的轻松。要是在场的话，我该表现出怎样的态度才好？孩子们满怀敌意地紧盯着我，我该如何是好？现在问题迎刃而解。此外，我一到家就要卧床，这同样可以避免任何尴尬。别指望我能参加葬礼：就在刚刚，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尚且无法走到洗脸池旁呢。我并非因为乏力而感到惧怕：伊莎死了，我不觉得自己会这么快就离开人世；我的死期轮过去了。我担心的是我会中途犯病，尤其是这车厢里就我一个人。说是有人会去火车站接我（我拍过电报了），大概是胡贝尔吧……

并不是他，去接我的人并不是胡贝尔。当看到阿尔弗莱德被失眠折磨得不成样子的胖脸时，我着实松了口气！他看到我时，好像还有些胆怯。我必须扶着他的胳膊才能登上汽车。我们就在这个雨中的清晨，在忧郁的波尔多市区行驶着，并穿过一个聚集了屠宰场和学校的小区。我不需要开口讲话，阿尔弗莱德就开始絮叨事情的细节，描述伊莎在公园中摔倒的具体位置——在离温室不远的地方，棕榈树花坛那里——描述送她去了哪家药店以及把她沉重的病体抬回二楼卧室时遇到了多大的困难，还有放血、穿刺……尽管是脑出血，但她一整夜

都意识清醒。她比画着坚持要求把我叫来，然后便在一位神父送来圣油时昏睡过去。“但是，她前一天刚刚领过圣餐.....”

阿尔弗莱德原打算把我放在挂了黑幔的房子前，说自己还得继续往前开，因为他要赶着去换衣服。但他还是勉为其难地搀我下车，并扶我上了前几道台阶。我完全认不出前厅的样子了。在昏暗的四壁之间，数枚熊熊燃烧的大蜡烛簇拥着一丘鲜花。我眨巴眨巴眼睛，陌生的感觉犹如梦境。两名修女一动不动，想必是和其他一应用具配套派送过来的。大家习以为常的楼梯也如同从幔布、鲜花和灯光的组合中钻了出来一样，披着它那块破旧的地毯爬向日复一日的平凡人生。

胡贝尔走下楼梯。他穿着礼服，衣着非常得体。他朝我伸手，对我讲话。但是他的声音却显得十分遥远！我想回答他，口中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只见他的脸庞慢慢向我靠近并越来越大，随后我便陷入一片昏暗之中。我今天才知道那次晕厥持续了不到三分钟。苏醒后，我发现自己躺在我退出诉讼界之前充当候见室的小房间中，鼻黏膜仍能感觉到嗅盐的刺激。我认出吉娜维耶芙的声音：“醒了.....”我睁开眼睛，看到他们一个个全都俯在我身上。在我看来，他们的面孔各不相同，有的通红，有的扭曲变形，有几张还呈现出青绿色。比她母亲强壮的珍妮看上去同她的母亲一个年纪。至于胡贝尔，他的面容被泪水冲刷得沟壑纵横，表情则像童年时一样憨丑可爱。当年，伊莎会把他抱在腿上，哄他说：“我的乖儿子还真是在伤心呢.....”只有菲利扭着头看我时，一副漂亮面孔上写着无所谓和百无聊赖，他穿着一件陪他出入过巴黎和柏林各个舞厅的礼服，领带尚未打好，看上去像是正

要赶去参加派对，或者醉醺醺又衣着不整地参加派对归来的样子。我辨别不清他身后那几个戴丧纱的女人是谁，应该是奥兰普和她的女儿们。除了他们，我还看到其他一些人站在半明半暗的阴影里，衬衫的白色前襟上散发着光芒。

吉娜维耶芙拿着一个杯子靠近我的嘴唇，我喝了几口，对她说感觉好多了。她温柔和善地问我是否想马上躺下时，我脱口而出苏醒后在脑海中闪现的第一句话：

“我是多么想陪她到最后，可是到头来都没能跟她道个别。”

我像个拿捏腔调的演员一样不停地重复着这句“都没能跟她道个别”。说出这种老套的话，原本只是为了挽回一下面子；脑海中闪现出这些字眼，原本也只是因为参加葬礼时出于角色需要这么说才合乎常理。可是话一脱口却在我心中迅猛地激起它字面上表达的那番情愫，我突然意识到我至今尚未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我将再也见不到我的妻子，我们之间将再也没有相互澄清的机会，她将不会读到我写的这些文字。事情将永远定格在我离开卡莱肆的那一天。我们将再无机会重新开始，将再无可能从头再来。她死了，未能来得及了解我，未能来得及发现我不只是个恶魔与刽子手，相反我身上还住着另一个男人。即使我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赶到，即使我们一句话都不讲，她至少能看得到此时正在冲刷我双颊的泪水啊，至少在离世前能目睹我绝望的神态啊。

孩子们被我晾在一边，看着眼前这一幕，惊愕得张口结舌。或许是因为他们这辈子都未曾见过我哭泣的缘故吧。我那张刻薄恐怖的老脸，我那副他们向来无人胆敢与之对视的梅杜莎^①面孔，此刻正在发生变化。所谓变化，只是正在变得富有人情味儿而已。我听到有人（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是珍妮）说：

“您要是待在家里不走的话……您为什么要走呢？”

是的，我为什么要走呢？可是，即便外出，难道我就不能及时赶回吗？假如电报没有寄“存局候领”，假如寄到布雷雅路……胡贝尔贸然插了一句：

“出远门也不留个地址……我们也猜不到……”

一个直到那时仍在我心中浑噩不明的念头，一下子豁然清晰起来。我双手撑着椅子扶手站立起来，生气地哆嗦着，冲他吼了个满脸：“撒谎！”

他嗫嚅道：“父亲，你疯了吗？”

我又说了一遍：“对，你们就是在撒谎：你们明明知道我的住址。有种的话，看着我的眼睛说不知道我的住址。”

胡贝尔低声地辩驳说：“我们上哪儿去知道？”

“你跟我身边的人没有联系？有种否认啊？有点儿种！”

全家人打量着我，惊愕得鸦雀无声。胡贝尔就像撒谎被逮了个正着的孩子一般摇晃着脑袋。

“而且，你们没花多少子儿就让他背叛了我。你们真是不大方，孩子们。给人家一个小伙子一万两千法郎的年金，就换回一笔财富，跟白拿似的。”

我大笑起来，笑得咳喘连连。孩子们哑口无言。菲利用时而高、时而低的音量嘟囔说：“卑鄙啊……”胡贝尔做出一个哀求的手势，想要讲话，却被我打断，我用低沉的声音说：

“是因为你们我才没能与她见上最后一面。你们掌握我的一举一动，但绝不能让我发现。如果你们给我发电报到布雷雅路，我就会意识到自己被背叛了。在你们眼里，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让你们下决心冒这个险，哪怕你们的母亲在弥留之际苦苦哀求都不行。你们当然悲伤，但是你们还没悲伤到找不着北。”

除了这些，我还对他们讲了更加刺耳的话。胡贝尔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哀求他的妹妹：“让他别说了！快让他别说了！他又要说了……”吉娜维耶芙搂着我的肩膀，扶我坐下：

“父亲，现在不是时候。咱们等冷静了再聊这个话题。但是，看在还躺在那里的母亲的份上，我求你……”

胡贝尔面色铁青，竖起一个指头立在唇边：是司仪拿着一份名单正要进来报告扶灵执绋者的人选。我走动了几步。我想一个人走走。

我蹒跚着向前走去，我靠近时，全家人都立即躲开。我越过环绕灵柩台点起的蜡烛，正要跪倒在跪凳上。

这时胡贝尔和吉娜维耶芙走上来，一人搀着我的一条胳膊，我顺从地跟他们走了。上楼梯并非易事。一位修女答应在葬礼期间帮忙照看我。胡贝尔在告辞之前装作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咨询我他请律师行会的主席来扶灵执绋是否妥当。我将头扭向雨水涟涟的窗户，没有回答。

家中已开始熙熙攘攘地响起脚步声。全城的人都会前来在吊唁册上题词。封都代热家族的人，哪一个跟我们家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呢？而我这边，来的多是诉讼界、银行界和商界的朋友……就像一个力求脱罪而最终被认定无辜的人一样，我感到一丝欣慰。我指控我的孩子们撒谎，而他们也没否认自己的过错。家中就如同正在举办一场没有音乐的舞会一般，整座房子都在隆隆作响。我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罪恶上：他们是妨碍我与伊莎互道永别的唯一罪人……可是，当我像鞭策劣马一样刺激我的宿怨旧恨时，却发现自己再也恨不起来。是生理上的放松，抑或是占据上风后的快慰，我不知到底是什么让我不由自主地温和起来。

我已听不到仪式上的唱诵声，送葬队伍的嘈杂声渐渐远去，最后空旷的房子陷入卡莱肆素日深沉的寂静中。房子里的人为伊莎倾巢出动，全家老小都跟着她的遗体离开了。家里只剩下我和在我床前诵玫瑰经的修女，她刚才在伊莎的棺材旁开了个头，此刻正好可以诵完。

这片寂静再次让我对永别和万劫不复的逝去敏感起来。我的胸口又胀又闷，因为此刻说什么都为时已晚，她和我之间已盖棺论定。我坐在床上，为了呼吸顺畅，将头靠在枕头上。我打量着这些仿路易十三风格的家具，它们都是我们订婚时一起去巴尔迪埃家具店挑选的款式。它们一直归伊莎使用，直至她从自己母亲那里继承了一批家具为止。还有这床榻，这张曾经负载过我们幽怨和沉默的床榻……

胡贝尔和吉娜维耶芙两人进来了，其他人都在走廊上候着。我明白了，他们不习惯看我泪流满面的样子。兄妹俩站在我床前，哥哥大中午的穿着晚礼服，看上去有些奇怪；妹妹则裹成黑色一团，衣服上别着的一方白色的手帕因此显得格外扎眼，掀起的丧纱下露出一张浮肿的圆脸。悲伤让我们所有人都卸下了面具，我们甚至不敢辨认对方。

他们担心我的身体。吉娜维耶芙说道：

“人们几乎全部一直跟到了墓地：可见她很受爱戴。”

我向她打听了伊莎中风前那几日的情形。

“她时常觉得不舒服……她甚至还可能已经有所预感；因为，在去波尔多的前一天，她在房间里花了些时间把成沓成沓的信件都烧了。我们还以为是壁炉里生火了……”

我打断她。我脑海中闪过一个疑问……我怎么早没想到呢？

“吉娜维耶芙，你觉得跟我去巴黎有关系吗？”

她带着满足的神情回答说：“这很可能给了她不小的打击……”

“可是你们也没告诉她……你们并没有告诉她你们发现了什么吧……”

她用目光向哥哥求助：她该不该表现出明白我在说什么的样子？我此刻的脸色一定十分怪异，因为他们好像非常害怕。吉娜维耶芙扶我坐起来时，胡贝尔急忙回答说他的母亲是在我去巴黎十天后病倒的，在这期间他们决定不让她卷入这些令人不快的争论。他说的是实话吗？接着，他声音颤抖着补充道：

“要是我们没忍住跟她聊过这些话，那首先要怪我们……”

他稍稍转过身去，我看到他的双肩在抽搐。有人半推开门，问是否可以开饭了。我听见菲利的声音说道：“你们要我怎么办？又不是我的错，是我饿了……”吉娜维耶芙眼睛里噙着泪水问我想吃点儿什么。胡贝尔对我说午饭后再过来，如果我精神头儿允许的话，我们不妨一次性把事情说清楚。我表示同意。

他们出去后，修女扶我下床，我洗了个澡，穿好衣服，喝了一碗汤。我不想拖着病体迎战，好像还得要对手让着我和照顾我的病情似的。

他们饭后回来时，再看到的是一个与刚才让他们同情的老人迥然不同的男人。我服用了必要的药物；我坐在那里，上身挺得笔直。就像每次下床后一样，我发现胸口的压迫感减弱了些许。

胡贝尔换了套便装，而吉娜维耶芙则穿着她母亲生前的旧睡袍，“我找不到黑色的衣服可以穿.....”他们在我对面坐下；几句客套话之后，胡贝尔开了腔：

“我思考了很久.....”

他精心准备了自己要说的话。他同我讲话，就像在股东大会上发言一样，字斟句酌，特别留意避免任何冲突。

“在妈妈的病榻前，我对自己的良心进行了检讨。我也想尽力改变态度并同你换位思考。但一个当父亲的，他的执念竟是剥夺孩子们的继承权，我们就是这么看你的。因此，在我看来，我们的所有举动都很正当合理，至少也是可以被谅解的。但是，要说战斗起来毫不留情，我们到底逊你一筹，而且你还.....”

他在思忖着用什么词合适时，我不愠不火地提示他说：“还懦弱地玩阴谋诡计对吧。”

他的双颧顿时绯红。吉娜维耶芙反驳说：“怎么能说‘懦弱’呢？你比我们强势那么多.....”

“得了吧！一个病弱的老人跟一群年轻人对抗.....”

“病弱的老人？”胡贝尔接着说，“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占据着有利位置：他可以足不出户，伺机而动，只要观察家人的习惯并加以利用就好了。他一个人可以悄悄地任意酝酿和准备招数，对任何人

都了如指掌，而别人对他却一无所知。他还掌握了监听点的分布情况.....（我不禁微笑起来，他们也跟着微笑）

“是的，”胡贝尔继续说，“一家人在一起总有不小心的时候，有时会争执不下，抬高嗓门，最后大家还会不自觉地叫嚷。我们太信赖老房子墙壁的隔音效果了，却忘记了地板很薄，而且窗子也是开着的.....”

这些影射在我们之间营造了一种轻松的氛围。是胡贝尔首先恢复了严肃的语气：

“我承认，在你看来我们有罪。对我而言，再次拿正当防卫说事儿，易如反掌。可是我也不想让咱们的讨论充满火药味儿。我也不想探讨在这场可悲的矛盾中，谁是始作俑者。我甚至乐意认错。但是，我得让你知道.....”

他起身，擦了擦眼镜片。他的眼睛在饱经摧残的凹陷的面孔上眨巴着。

“得让你知道我是为了脸面和我孩子的生活而奋争。你无法想象我们的处境；你是另一个时代的人；在你们那个年代，谨慎的人投资些保险的东西就行了。我知道你当年应对自如，你比大家都先看到风暴来临，也及时完成了.....但完全可以说那是由于你不在生意场中，你身处事外！所以你可以冷静地判断形势，你能把控形势，不像我一样深陷其中、没到了两耳.....我猛地惊醒时.....已经无暇应对.....这是

我第一次感到所有的树枝同时折断，一下子没了任何东西可以倚靠，没了任何东西可以抓住……”

他如此惶恐地重复着：“没了任何东西……没了任何东西……”他陷得多深？他这样挣扎，到底遭受了多大的灾难？他害怕向我吐露太多，于是重新打起精神，讲了一堆陈词滥调：什么战后工业密集，生产过剩，还有消费危机……他说的这些全都无关紧要。我关注的是他的惶恐。这时我发现，我的恨意已然褪去；褪去的，还有我想进行报复的欲望。也许早已褪去了许久，我只是一直在试图维系这份怒火并为此五劳七伤而已。然而拒绝直面真相，于我又有什么裨益呢？面对我的儿子，我情绪恍惚，为一种怪异的感觉所左右：这个可怜虫翻腾挣扎着，内心充满了恐惧，而我只消一句话便能摆平他的苦难……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奇怪！我想起我的财产，那份曾经似乎是我生命全部的财产，那份我曾设法将其拱手送予别人或者挥霍一空的财产，那份我甚至无法按照我的意愿自由支配的财产。我突然觉得超然其外，对它再无任何兴趣，与它再无干系。胡贝尔这会儿安静下来，在透过眼镜片偷窥我：我是否又在盘算什么阴谋？我是否要对他实施什么打击？他的嘴角早已不自觉地抽动起来，他昂起胸脯，像个意欲自我防卫的孩子一样，半举起胳膊。他语气腼腆地说道：

“我现在只求你帮我解决燃眉之急。有了妈妈留下的那份遗产，眼下我再有一百万（他犹豫了一会儿才甩出了这个数字）就够了。只要解决了困难，我总能应付的。其他的钱你怎么处置都行，我答应你，一定尊重你的意愿……”

他吞了吞口水；他在偷偷地观察我；但是我始终不露声色。

“你呢，女儿？”我转身对吉娜维耶芙说，“你情况不错吧？你丈夫是个明智的人……”

别人夸赞她的丈夫总会让她恼怒。她反驳说两年来阿尔弗莱德就没再进过朗姆酒。在这方面他当然不会有闪失。他们的钱够生活可能没问题，但菲利一直在威胁自己的妻子，就只等着确定财产的事泡汤便将她甩掉。我嘟囔道：“谢天谢地！”她情绪激动地接着说：

“是吧，我们都知道，那是个无赖货。珍妮也明白……但如果他甩掉她的话，她是活不成的。是的，珍妮会活不成的。父亲，你是理解不了的。这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珍妮比咱们更了解菲利。她常常跟我说，他比咱们想的更坏。但不管怎么说，他如果离开珍妮，珍妮会活不下去。这在你看来十分荒谬，这些感受对你来说根本不存在。但是，以你那么高的智力，感受不到的东西，你也许也能理解。”

“吉娜维耶芙，爸爸都听烦了。”

胡贝尔是觉得弩笨的妹妹“不懂分寸”从而伤了我的自尊。他注意到我神色紧张，但他不会知晓个中缘由。他当然不会知道，我的伤口被吉娜维耶芙重新揭开，并伸进了一根手指。我叹息道：“菲利真幸福！”

兄妹俩交换着惊讶的目光。他们的确一直把我当成半个疯子，或许有朝一日把我关进疯人院，大概也不会觉得愧疚的。

“一个泼皮无赖，”胡贝尔斥责说，“把咱们给镇住了。”

“他岳父可是比你宽容，”我说，“阿尔弗莱德经常说菲利‘并不坏’。”

吉娜维耶芙开火了。

“他把阿尔弗莱德也给拿住了：岳父让女婿给带坏了，这在城里都传开了。有人看见他们在一起呢，身边还有女孩子……真是让人感到耻辱！这是让妈妈生前焦心的一桩丑事……”

吉娜维耶芙擦了擦眼睛。胡贝尔觉得我想把他们的注意力从谈话重点上引开。

“吉娜维耶芙，咱们不是来谈这些的。”他恼火地说，“好像全世界就只有你和你家里人似的。”

吉娜维耶芙勃然大怒，反击说她想知道兄妹二人中“最自私的是谁”。她继续道：

“每个人当然都会先考虑自己的孩子。我为珍妮付出了一切，我骄傲，就像妈妈为我们付出了一切一样。我跳火坑都愿意……”

胡贝尔打断了她，从他尖酸的语气中我仿佛看到了我自己的样子，他说她“差点把别人都带到火坑里去了”。

换作是从前，我一定会拿他们之间的争执当作消遣！我未能褫夺他们对那点儿遗产的继承权，他们自己却打起来了，目睹一场无情的

战火即将燃起，我本该感到开心。可现在我只感到一丝厌倦和无聊.....该把这个问题一次性厘清了！但愿他们能让我安安静静地了却残生！

“孩子们，真是荒诞，”我对他们说，“我最后还是做出了我平生视为最不理智的决定。”

啊！他们搁下争执！纷纷扭头并向我投来漠然怀疑的目光。他们等我继续说下去，并提高了警觉。

“我向来以那些老佃农为戒，他们生前就把财产拱手交出来，然后再被儿女后代扔在一边儿活活饿死.....如果他们死慢了，当儿女的还要给他们多加几床羽绒被，索性把他们口鼻都给盖起来了事.....”

“父亲，求你别说了.....”

他们辩白着，恶心的表情并非装出来的。

我突然换了副腔调说：“胡贝尔，要有你的忙了：分家的事很是棘手。我在咱们当地，在巴黎和在国外，到处都存了些钱。另外，还有田产、房子.....”

我说的每个字都能让他们瞪大眼睛，但是他们不敢相信。我窥到胡贝尔细皮嫩肉的双手张开又攥紧。

“我死前就要全部处理妥当，跟你们分配你们母亲的遗产同步进行。我只留着卡莱肆这里的房子和花园（维护和修缮的钱由你们

出)。至于葡萄园的事，就不用再跟我提了。公证员会按月给我转一笔养老金，金额待定.....把我的钱包拿给我，对.....就在我夹克衫的左口袋里。”

胡贝尔用颤抖的手把钱包递给我。我从里面拿出一个信封：

“里面大概记录着我所有的财产状况。你可以拿给阿尔康律师.....不用了，你还是打电话让他来一趟吧，我亲手交给他，并当着你的面跟他确认我的遗愿。”

胡贝尔接过信封，神色慌张地问我：“你逗我们玩儿吧？是不是？”

“去给公证人打电话，你就知道我是不是逗你们了.....”

他急忙朝门口走去，又改变了主意：

“算了，”他说，“今天不合适.....得过一个星期再说。”

他用一只手遮住眼睛；或许他觉得羞愧，或许他在努力回忆他的母亲。他翻来覆去地掂量着信封。

“好了，”我继续说，“打开信封看看吧：我允许了。”

他激动地靠近窗户，将蜡印挑开，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吉娜维耶芙终于忍不住了，起身并隔着哥哥的肩膀向信封探出贪婪的脑袋。

我打量着这对兄妹。没有什么好让我厌恶的。两个拖家带口的为人父母者，其中一位还是濒临破产的生意人，原以为失之交臂的几百万财产竟然失而复得，不，他们的反应没有什么好让我觉得厌恶的。但是，我惊讶的是我自己的无动于衷。我就像一个苏醒后说自己毫无感觉的术后病人一样漠然。我原以为深深扎根于我心中的情结被我彻底拔除。除了心理上的轻松和生理上的舒缓，我别无感觉：我的呼吸也顺畅多了。这么多年来，除了挥霍这份财产，除了想方设法将它送给我家人以外的人，我究竟在做什么？我一直都在误判自己渴望的目标。我们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渴望什么，我们并非真正喜欢我们自以为喜欢的事物。

我听到胡贝尔对他的妹妹说：“巨额.....巨额.....巨额资产。”他们低声聊了几句；吉娜维耶芙宣布说他们不接受我做出的牺牲，不想一个子儿不留地把我榨干。

“牺牲”和“榨干”这些字眼在我听来很是诡异。胡贝尔坚持劝我说：

“今天你这是一时冲动。你的病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还不到七十岁呢。你那点儿毛病不影响你长寿。你把钱全给了我们，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后悔的。如果你接受的话，我可以帮你打理你生意上的一切事务，但是好好留着属于你的财产吧。我们只希望你能处事公正。我们一贯追求的不过是公正而已。”

一阵倦意向我袭来，他们看到我的眼皮耷拉下来。我对他们说，我意已决，从现在起，如果没有公证人在场，就不需要再讨论这个话题了。他们早已朝门口走去；我看也不看他们，又把他们叫了回来：

“我忘记告诉你们了，每个月还要给我的儿子罗伯特转一千五百法郎的年金，我答应过他。我们一起签协议时，记得提醒我别忘了。”

胡贝尔一阵脸红，没料到我会提及这个茬儿。但是吉娜维耶芙却不明就里，瞪圆了眼睛，迅速地计算了一番，说道：

“每年一万八千法郎.....你不觉得很多吗？”

十八

草地比天空更见清新，浸润的大地上腾起阵阵水气；涨满雨水的车辙映着一角浑浊的蓝天。一切都吸引着我，一如我曾拥有卡莱肆的日子。如今我一无所有，却也不觉贫穷。在透着腐烂气息的葡萄园上空，深夜的雨声带给我的悲伤丝毫不逊于我当年作为这片收成的主人时眼看阴雨来袭而泛起的心痛。我想这种执着于土地的表现是我作为庄稼人、作为庄稼人的后代与生俱来、深入体肤的本能。千百年来，祖辈们便一直诚惶诚恐地叩问天际，我每月该领取的养老金都存在公证人那里分文未动，我从未缺过什么，然而我这整整一生却都在为一种从未真正占据过我内心的激情所禁锢。如犬吠月，我所迷恋的不过是幻影一抹。如今梦醒六十八岁！真可谓死际重生！我应该再活几年，再活几个月，哪怕是几个星期呢.....

护士走了，我感觉好多了。曾经伺候过伊莎的阿梅丽和厄尼斯特在我身旁服侍；他们会打针。我手头什么都有，有成瓶的吗啡，也有成瓶的亚硝酸酯。孩子们非常忙碌，他们几乎不离开市里，只有在财产估算需要向我询问情况时才会露面。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太多争执（生怕自己“吃亏”），他们竟然可笑地决定将配套的大马士革床具和玻璃器皿也拆分开来。他们宁可将一块壁毯切成两块也不想让对方独占，他们把所有物件都拆得七零八落也不让谁分得的那份更多、更大，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热爱公正。他们注定一生都要以各种美好的名

分掩饰最卑鄙的心思了。不，也不能这么想。谁知道他们是不是跟从前的我一样，也不过是为一种并未打动灵魂深处的激情所俘虏呢？

他们是怎样想我的呢？大概是觉得我被打败了，我让步了，觉得“他们赢了”吧。可是，每次来看我时，他们又显得格外尊重、格外感恩。不论如何，我的确令他们惊讶，尤其是胡贝尔，他在观察我，他心存疑虑，一直不相信我竟然会乖乖就范。放心吧，可怜的儿子。自从回到卡莱肆养病那天起，我就已不再可怕。而现在……

路边的榆树林和草地上的杨树林勾勒出两片相互交叠的巨大屏障，浓雾在他们黑色的枝干间聚拢——是雾气，是枯草燃烧时散发的烟气，也是喝足了雨水的大地腾起的磅礴水气。我们醒来时已是深秋，一串串葡萄上仍挂着闪亮的雨滴，八月的雨水从这些葡萄串上冲走了的，便再也别指望寻得回来。但是，对我们而言，或许永远都不算太迟。我需要反复地对自己说永远都不算太迟。

我回到这里的第二天就钻进伊莎的卧室，这并非出于对她的钟爱。无所事事的无聊，完全可以任由自己支配时间的乡居生活，让我不知道是享受还是折磨。这便是促使我上楼并推开左手第一个房间虚掩的房门的唯一动机。这间屋子里，不仅窗子大开着，衣柜和屉柜同样敞开着。用人们清空了房间，太阳照射到每个角落里，蚕食着一个已逝的命运遗留的不可捉摸的残余。苍蝇就像乍睡醒一般在九月的午后嗡嗡乱飞。一团团茂密的椴树好似坑坑洼洼的水果一般。蓝色的长空，到了天际处便深至湛蓝，在同沉睡的山丘相接时则渐淡渐白。一

个我看不清面貌的女孩儿爆发出一阵笑声，几顶映着阳光的帽子在葡萄园里攒动着：葡萄采摘季开始了。

只是，生命的奇迹早已从伊莎的房间褪去。衣柜最下面一层放着的一双手套和一把遮阳伞看上去死气沉沉的。我注视着那座老旧的石头壁炉，楣板上雕刻着一杆钉耙、一把锹铲、一把镰刀和一束麦穗。老式壁炉里可以燃烧粗大的树干，夏天时通常用巨大的彩绘挡炉板堵住。眼前这座壁炉的挡炉板上绘画的是一对耕牛，记得小时候有一天生气时我曾在牛身上扎过几刀。看到挡炉板被随便靠在壁炉上，我试着将它摆回原来的位置时，它倒在了一边，我这才发现方形黑色炉膛里满是灰烬。于是我记起孩子们跟我讲过伊莎在卡莱肆的最后一天做了什么：“她在烧文件，我们还以为壁炉里生火了……”我知道，那时她便预感到死神将至。我们无法同时既要担心自己又得担心别人的死亡：当初，我正在为自己大限在即的执念所困扰，要我怎么去担心伊莎的血压呢？“没什么，是年纪大了。”愚蠢的孩子们总是这么说。但是，伊莎焚烧文件这天就知道她自己的日子到了。她想彻头彻尾地消失，她想抹掉自己在这世上留下的哪怕最琐屑的痕迹。我看着炉膛里风儿微微吹起灰色的花瓣。她生前用过的镊子还摆在壁炉和墙壁之间。我拾起镊子，在这堆灰尘中，在这片虚无里，翻动起来。

我搜寻了一阵子，就如同里面隐藏着我生命的秘密似的，就如同里面隐藏着我们两个人生命的秘密似的。镊子愈深入，灰烬变得愈加厚重。我从中捡回由于文件过厚而免遭火难的几片纸张。但是我营救的不过是些只言片语，不过是些断断续续、含义晦暗的句子。我认不

出是谁的笔迹，但是全都出自一人之手。我的手颤抖着，挣扎着，在小小一角沾满油垢的纸片上读到PAX^①一词，上方画着很小一枚十字架，下方签着一个日期：1913年2月23日。我接着又看到“我亲爱的女儿……”这些字眼。我聚精会神，将其余碎片接在一起，得到的是一页纸尚未燃尽的一行边栏，我只拼出以下几个字：“这个孩子让您心生嫉恨，错不在您。假如您被这恨意俘虏，那么您才真成了负罪之人。但恰恰相反，您在努力抵御呢……”经过一番努力后，我又拼出：“……鲁莽地评判故去的人……他对吕克的关爱并不说明……”接着，油垢覆盖了剩下的部分，除了这句：“您不知道该原谅什么，但您还是要去原谅。请给予他您的……”

以后有时间再去思索这些句子的含义也不迟，眼下我只想尽可能发现些更加完整的语句。我斜着上半身，用妨碍我呼吸的糟糕姿势，继续搜寻。不久便发现一本用田鼠皮布做封皮的日记本，看上去依旧完好无损，这令我颇为激动。但是，里面的页片却均已化为灰烬。只有日记本的背面封皮上还能读到伊莎写下的“心灵花束”这几个字，这几个字的下面是：“我的名字不叫咒人下狱，我的真名叫雅威拯救。”（摘自《弥赛亚对圣方济各·沙雷氏说》）背面封皮上还摘录了其他一些金句，但均已无法辨认。我弯着腰，枉费心机地对着一堆灰尘又找了许久，并无新的发现，于是起身，看了看我黑色的双手。我看到镜子里我的额头上沾了几缕宛如刮痕般的灰烬。如同年轻时那样，我萌生了出去走走的念头，下楼时我走得极快，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个有心脏病的人。

几个星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朝沉寂的葡萄园走去，园子里的果实已去了大半。眼前的风景犹如玛丽曾经用麦秆吹起的肥皂泡一样轻盈、澄澈、缥缈。车辙和牛群踩出的深刻蹄印已在风吹日晒中坚硬起来。我边走边回想伊莎那不为人知的一面，她生前居然也曾陷入只有上帝才能克服的强烈激情之中。这位操持家务的女人居然是个被醋意侵蚀的姐妹。她觉得小吕克面目可憎……这个女人连个小男孩儿都嫉恨……她那是在替自己的孩子们心生妒意吗？是因为相对于她的孩子，我更喜欢吕克？可是，她也讨厌玛丽奈特呢……是的，是的，伊莎那是因我而心受煎熬；原来，我也是有本事折磨她的。真是疯了！玛丽奈特死了，吕克死了，伊莎也死了，他们都死了！都死了！而我，濒临他们纷纷坠落的深渊，却老迈残躯的，屹立不倒，而且还在庆幸这个女人生前对我并非无动于衷，我在她心中也曾掀起过波澜。

很是可笑。而实际上我也正一个人在那里，靠在一根葡萄立柱上，面对着一片将村庄和教堂、将公路和路边的杨树全然吞食的惨白雾霭，有些气喘吁吁地笑出声来。夕阳的余晖开辟出一条艰难的道路，投射进这个被雾霭笼罩的世界。此时，我似乎能感受得到，能看得到，能碰触得到我的邪恶。这邪恶的根源并不尽在这丑陋的蝥蛇巢穴之中，对孩子们的恨、报复的欲望和对金钱的贪恋并非我邪恶的全部。我的问题在于拒绝摆脱同这一条条蝥蛇的纠缠。我局限于这团肮脏的蛇结之中，蛇结俨然成了我的心脏，我已分不清哪是我的心跳，哪是这群爬行动物的蠕动。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所见到的自己，其实绝非我的本来面目。不仅如此，我还以同样武断的方式去揣测他人。孩子们脸上那一抹可怜的贪婪成了永远盘踞于我脑海的印象。愚

蠢是罗伯特给我留下的印象，我便永远拘囿于这一成见。我向来不会想到，若要认识别人，就必须突破别人向我呈现的表象，必须跨越这一表象，这是一个我原本在三四十岁时就应该体悟的道理。可是，如今我已人老心衰，只能看着我人生的最后一个秋天令这片葡萄园陷入沉滞，令这片葡萄园陷入烟雾与阳光交织的麻木之中。我爱的人都已死去，原本会爱我的人也已死去，活着的人，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气力朝他们奔去并重新了解他们。时至今日，我身上的一切特点，乃至声音、举止或笑容，无一不属于当初我为了与世人对抗而调教出来的恶魔，我还给了这恶魔我的名字。

站在葡萄藤垄的尽头，身子靠在这根葡萄立柱上，面对夕阳余晖垂落的滴金酒庄^②草场，我反复忖度的，是否就是这些想法呢？在此，我有必要提及一个小插曲，或许正是这个小插曲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些想法。诚然，晚上从外面回来时，充斥着大地的静谧沁入我的内心，我就已然萌生了这些想法。地面上的影子愈来愈长，整个世界都像是准备好了迎接大自然的眷顾。远方消逝的山坡也好似蜷缩的肩膀一般，许是在等夜色和雾霭笼罩下来后便平躺下来，伸展筋骨，像人一样进入梦乡。

我本指望一到家就能看到胡贝尔和吉娜维耶芙：他们答应过要和我共进晚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期待他们的到来并为之感到喜悦。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向他们展示我全新的心境。我想了解他们，想让他们了解我，一分钟都不能浪费。我死前可有足够的时间检验我的新发现？我得马不停蹄奔向孩子们的心扉，得穿越将我们隔开的一切屏

障。蛇结终于斩断了，我要闯入他们的爱，令他们猝不及防，随即再让他们含泪为我合上双眼。

但是他们迟迟不来。我坐在路边的长椅上，专注地倾听是否有马达的响声。他们越是姗姗来迟，我越是盼望他们的到来。我宿怨难释，涌上心头，他们根本就不介意让我久等！我因他们遭受煎熬，而他们对此根本无动于衷！他们是故意的……接着我又冷静下来：他们迟到或许是事出有因呢？只是我不知道罢了；况且也绝不可能恰好就是通常令我怨愤的那些原因吧。开饭铃响起，宣布晚饭准备好了。我亲自到厨房去告诉阿梅丽还要等一会儿再开饭，我难得出现在挂着火腿的黑色梁柱下。我在火炉旁的一把稻草椅子上坐下，远远地就听到阿梅丽、她的丈夫还有管家卡扎奥在大笑，但我一进门他们全都安静下来，一种敬畏的气氛包围着我。我从不跟用人们讲话，倒不是由于我是个难伺候的苛刻主子，而是因为他们在我眼里压根儿就不存在，我对他们视而不见。但是，今天晚上有他们在场，我心里踏实。我的俩孩子迟迟未到，我想去女厨佣正在切肉的桌子上找个角落把我的晚餐敷衍了事。

卡扎奥溜了，厄尼斯特穿上白大褂要服侍我。他的沉默让我感到压抑。我想同他讲话，却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对为我们家竭诚效劳了二十年的这两人一无所知。终于，我想起他们那位嫁到索沃泰尔-德-吉耶讷去的女儿从前常常回来看望他们，还会为我们捎只兔子来，而伊莎却因为她会在家里吃好几顿饭便不付给她兔子钱。我头也不回，语速略快地问道：

“嗯，阿梅丽，您女儿还好吧？一直都在索沃泰尔？”

她朝我低下黝黑的面孔，瞪了我一阵：

“老爷知道她早就过世了的.....到29号，圣米歇尔节日这天，正好是十年忌日。老爷想起来了？”

她的丈夫则沉默寡言，但看我时的目光很是凶狠（他觉得我是佯装失忆）。我嗫嚅道：“对不起.....看我这颗老化的脑壳.....”但是，在尴尬和恐惧之下，我呆笑起来，我忍不住呆笑。这时，男人以惯用的腔调宣布：“开饭了，老爷。”

我立即起身，到灯光昏暗的饭厅坐下。我的对面仿佛坐着伊莎的影子，我这一侧坐的则是吉娜维耶芙，接下来是阿尔都安神父，然后是胡贝尔.....我的目光在餐柜和窗户之间寻找玛丽的高脚椅，后来这高脚椅珍妮和珍妮的女儿也坐过。我假装吞了几口饭，伺候我用餐的这个男人，他的目光于我而言十分可怕。

他在客厅里用葡萄蔓枝生起了炉火。就像海潮退去时留下贝壳一样，每一代人在逝去时都曾在这个客厅中留下过相册、箱子、银版摄影照或者卡索灯^①之类的物件。小橱柜上堆放着些废弃的小玩意儿。黑暗中传来的沉闷马蹄声和房子隔壁榨酒池里发出的响声令我感到忧伤。“孩子们，你们为何迟迟不到呢？”幽怨涌到了我的唇边。假如用人们隔门听到我的慨叹，一定会以为客厅里来了个陌生人，因为，他们认为佯装不知他们女儿早已过世的卑鄙老家伙不可能是这副腔调，更不可能说出这番话来。

他们无论妇孺，还是主仆，全都联合起来同我的灵魂进行搏斗，并赋予了我一个可憎的角色。我一直残忍地将自己禁锢在他们期待我呈现的姿态中，我一直依照他们出于仇恨而为我勾勒的面目存在着。而如今到了六十八岁，我却痴心妄想，希冀逆流而上，重新开始，并向他们呈现一个与今天的我或昔日的我截然不同的崭新形象！人们向来只看得到他们习惯看到的事物。可怜的孩子，我同样也一直无视你们的真实面目。假如再年轻些，我的个人倾向或许不会如此显著，我的习惯也不会如此根深蒂固。然而，即使在青年时代，我是否真的就能挣脱这个魔咒呢？对此我持怀疑态度。我需要一股力量，我对自己说。这力量是什么？是某个人的援手。是的，这个人必须有能力将我们大家全部集结起来并且能够让我的家人亲眼看见我的确战胜了自己的心魔。我需要他为我作证，需要他替我卸下肮脏的重负，替我扛走肮脏的重负……

即使是那些高手们也不可能无师自通地就知道如何去爱。可是，若想不去介怀世间的滑稽和丑恶，尤其是众人的愚蠢，就必须掌握世人早已不知其为何物的爱之秘诀。只要尚未找到这一秘诀，一切企图改变人类境遇的努力就都是徒劳。我曾以为我自私的个性是我与社会和经济生活格格不入的原因所在。诚然，我向来都是个孤僻冷漠的怪人；但之所以格格不入，还在于我觉得，还在于我隐约地相信，从表面上变革这个世界将于事无补；应当做的是直击人们的灵魂。我只想找寻能够帮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人。此人应当成为所有人的灵魂，应当成为一切爱之烈焰的中心。心存希望，或许已是某种形式的祷告。这天晚上，我差一点儿就像伊莎那样胳膊撑在扶手椅上，跪倒在地。

从前的夏夜，伊莎就是这样将三个孩子紧紧携在裙畔进行祷告的。而我这时则会从露台上转身，走向透出亮光的窗户，我会尽量放轻步子，然后躲在黑暗的花园里，看着正在祷告的人群：“哦！我的上帝啊，我拜倒在您面前，”这是伊莎的祷告声，“感谢您赐给我一颗能够让我认识您、爱戴您的心灵.....”

我就像挨了一击似的，摇摇晃晃地立在房间正中央。我想起这一生，回望这一生。无奈，这一川泥浆叫我无从逆流而上。更何况，我为人如此令人厌恶，并未结下半个好友。然而，这难道还不是因为我不擅长伪装吗？我在心里如是思忖着。假如人人都像我这五十年来一样，不去粉饰自我，那么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其实微乎其微。但事实上，没有人，也绝不会有人裸面素颜行走于世。大多数人沐猴而冠，扮伟大，装高洁，不知不觉便落入了文学的抑或其他形式的窠臼。圣人们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执意看清自己，也因此憎恶自己，轻视自己。假若我没有赤裸裸敞开心扉地恣情纵意，也不会如此受人诟病。

这便是那一夜我挥之不去的想法，我穿过昏暗的房间，撞在一套笨重的桃花心木和酸枝木的组合家具上。整套家具就跟一副船骸似的搁浅在一个家族历史的滩涂上，有多少副身躯都曾依附于它，都曾借它仰面平躺，如今又都瓦解消殒。孩子们蜷卧在沙发上翻阅1870版的《彩绘世界》时，脚上的小靴子曾将它弄脏，有几处面料总是污黑一片。风在房子四周逡巡，并席卷椴树的枯叶。有个房间的护窗板敞开着，他们忘记了合上。

十九

翌日，我紧张地等待着信件送达的那一刻。就像伊莎当初由于孩子们迟到而担忧时那样，我在小径上踟蹰着。他们闹别扭了？有人生病了？我心生焦虑，和伊莎一样变得善于疑神疑鬼，喜欢胡思乱想。我心不在焉，索然离群，在葡萄藤间徜徉着，让人一望便知是个心事重重的人。但我记得我同时还专心留意自己的改变并沉浸于忧虑之中。雾霭居然会发出嘹亮的音籁，无需目睹，我就听得出平原的样貌。葡萄藤上残存的果实离腐烂尚有一段时日，白鹌鹑和乌鸫在藤堍间嬉戏打闹着。吕克小时候最喜欢假期结束前这段短暂的清晨时光。

胡贝尔从巴黎寄来的一封短信令我不无担心。他对我说，迫于无奈，所以走得仓促：他遇上了大麻烦，后天回来时会同我讲清楚。我猜应该是在税务方面遇到了棘手的事，他难不成是违法了吗？

尽管我已答应大家不再单独出门，可是午后我便等不及了，让人把我载到火车站，买了张去波尔多的票。现如今吉娜维耶芙一家住在我们在波尔多的旧房子里。我在前厅遇上她，她正要送一个医生模样的人出来。

“胡贝尔没告诉你？”她问道。

她把我带到葬礼那天我晕倒的候见室里。得知是为了菲利离家出走的事之后，我的呼吸恢复了正常，来之前我一直在担心他们捅了更大的篓子。原来是菲利跟珍妮经过一通决绝的争吵后，不给她留一点儿念想，跟一个拿得住他的女人私奔了。可怜的小丫头陷入深度沮丧，走不出来，让医生觉得十分棘手。阿尔弗莱德同胡贝尔到巴黎去见那个逃兵了。刚刚收到他们拍回的一封电报，说是没有看到什么转机。

“一想到我们给了他这么丰厚的生活费……我们当然留了一手，没让他碰本金。但是，生活费也是笔不小的数目了。上帝知道珍妮对他很纵容，他从珍妮身上想榨什么都

能榨到。现在想起来，他以前笃定你不会给我们留一分钱，就曾威胁要甩了珍妮。可是你把财产都给我们了，他仍然决定出走。你怎么解释呢？”

她走到我面前停下来，眉毛上扬，瞪大了眼睛，然后贴近散热片，双手攥在一起，揉搓着掌心。

“当然是因为，”我说，“那是个很有钱的女人了……”

“才不是呢！她是个歌唱老师……你也认识她，就是维拉尔太太。也不年轻了，而且轻佻得很。你怎么解释呢？”她一直在重复最后这句话。

不等我答复，她又唠叨起来。这时，珍妮走了进来。她穿着睡袍，将额头凑到我跟前。她没有变瘦。但她那张肥胖而了无美感的面孔上曾让我厌恶的东西已被绝望全然抹去：这个矫揉造作、扭扭捏捏的女人变得如此质朴无华。她整个人站在吊灯刺眼的光芒里，眼睛不眨一下，只顾说道：“您知道了？”然后在躺椅上坐下。

她听到她母亲说什么了吗？她听到自菲利私奔后吉娜维耶芙喋喋不休的控诉了吗？

“一想到……”

一个平时鲜少思考的女人如今竟然动辄以“一想到”开头并出口成章，这着实让人不习惯。她说尽管菲利二十二岁时就把很早——由于身为孤儿又无近亲，所以没有监护人的约束——便继承到的一笔巨额财产挥霍一空，他们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全家也都对菲利的浪荡品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到头来，他就是这么回报大家的……

一股恼火在我心中生起，我尽量控制自己，却无济于事。我的凶恶面目又睁开了眼睛。就好像吉娜维耶芙、阿尔弗莱德、伊莎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就没有纠缠过菲利，就没有拿百般许诺来蛊惑过菲利似的。

“最奇怪的就是，”我抱怨说，“你竟然相信你自已说的话。你很清楚是你们所有人跟在这个小伙子屁股后追着……”

“父亲，瞧你，你总不会要替他说话吧……”

我反驳说并不是要替他说话。但是我们罔顾事实，把他想得太坏，也很不妥。而且或许是他们表现得太过露骨了，让菲利清楚地看到，一旦他们把财产的事情搞定后，他就只能什么都得忍气吞声，因为到那时他们会觉得有十足的把握菲利不会离开。只是，人这种东西也并不完全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下作。

“一想到你替一个抛妻弃女的卑鄙家伙辩护……”

“吉娜维耶芙，”我很生气，吼了起来，“你不明白，你好好琢磨琢磨，把事情搞清楚试试，抛妻弃女诚然可恶，这没得说，但这坏蛋犯糊涂既有可能是由于卑劣的动机，也有可能是出于高尚的目的。”

“那么，”吉娜维耶芙钻进了牛角尖，一再强调说，“你觉得抛下二十二岁的妻子和自己的幼女这种行为‘高尚’？……”

她显然无法走出自己的逻辑，也理不出任何头绪。

“算了，你太愚蠢了……除非你是在装糊涂……我呢，我发现菲利也没有那么叫人瞧不起，自从……”

吉娜维耶芙打断我，冲我吼着说让我等珍妮离开候见室后再维护她丈夫并借机羞辱她也不迟。但是，一直一言不发的小丫头用一副我几乎认不出的腔调说道：

“妈妈，为什么要否认呢？咱们的是把菲利贬得一文不值了。你回想一下：自从分财产的事定了之后，咱们就觉得有了主动权。是的，他一下子成了我可以随便牵来牵去的宠物。甚至哪怕他不爱我，我也不再觉得痛不欲生。我得到了他，他是我的了，我有钱了，我吊着他的胃口。妈妈，这是你的原话。你回想一下，你曾经对我说：‘从现在起，你可以吊着他了。’我们以为他只看重金钱，连他自己可能都这么觉得。可是后来，他的愤怒和自尊心占了上风。其实他并不爱把他从我手里撬走的那个女人，他临走时跟我坦白过。他还当面甩给我不少难听的话，所以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但是，那个女人不会瞧不起他，不会贬低他。她主动送上门，而不是占有他。而我，却是在收买他。”

她就像在跟谁搏斗一样，重复着最后这句话。她的母亲耸耸肩膀，但是看到她泪水涟涟却感到欣慰：“哭一哭，她会舒服一些。”

她继续道：“乖孩子，别怕，他会回到你身边的。‘狼饿了就会下山。’等他吃够了苦头……”

我坚信这种话只会让珍妮厌恶。受不了就这样和我的女儿干耗一晚上，我起身，拿起我的帽子，故意告诉她说，我叫了辆汽车，要回卡莱肆。突然，珍妮对我说道：

“带我走吧，祖父。”

她的母亲问她是否疯了，说她得待在波尔多，律师们那边还要见她，而且在卡莱肆她会“伤心欲绝”的。

吉娜维耶芙一直跟我走到楼梯平台，尖锐地指责我在助长珍妮的情绪：

“她要是真放得下那个家伙的话，你得承认这也算是皆大欢喜。总得找个借口终止这场婚姻。凭她的财力，珍妮怎么也能再找门好亲事。但是她首先要放得下。而你一向讨厌菲利，现在却当着她的面称赞起他来……啊！不行！千万不能让她去卡莱肆！你把她送回来时，她得不成样子了。在这里，我们总能转移她的注意力。她会释怀的……”

到死都不会释怀的，我如是想。要想让她释怀，除非让她过得很惨，并且再经历一场一样刻骨铭心、不会被时间冲淡的痛苦。也许珍妮就是我这个老律师曾司空见惯的那号女人：对她们而言，希望就是一种顽疾，无法治愈，她们二十年过后依旧会跟只忠犬一样痴痴地望着门外。

我回到候见室，对一直坐在那里的珍妮说：

“孩子，你想什么时候来都行……都欢迎你。”

我丝毫看不出她领会了我的意思。吉娜维耶芙走进来，满腹狐疑地质问我：“你对她说什么呢？”事后我才知道，她怪我这几秒钟的工夫就让珍妮“改弦易张”并幸灾乐祸地“给她灌输了满脑子的杂念”。但是我下楼时都在回忆这位年轻女子对我喊“带我

走吧”时的样子。她在求我带她走。在菲利的问题上，我本能地说了些她想要听到的话。也许我是唯一——一个没有伤害过她的人。

我徜徉着，波尔多城沐浴在假日后的阳光里，总督路的人行道在浸润的浓雾中散发出光芒。嘈杂的南方口音盖过了电车的隆隆声。我儿时的味道已不复存在；在杜芙尔-杜拜耶路和大钟门那些幽暗的小区，或许还能找得到那份古老的气息。或许在那里，在某条昏暗街道的转角处，还能看见某个老妇人胸前抱着一罐热气腾腾并散发出茴香味的栗子粥。不，我并不感到忧伤。总算有人听了我的话后心有戚戚，我们所见略同：这算得上我的一次凯旋。可是，在吉娜维耶芙面前，我只好铩羽而归：在面对某种程度的愚蠢时，我自觉无能为力。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越过哪怕是最可悲的罪恶与邪恶，从而直抵对方鲜活的灵魂，但庸俗却是一道无法攻克的屏障。既然无法劈开这一座座坟茔上覆盖的墓石，那就算了！我意已决。在我死前如若能够潜入哪怕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也是幸运。

我在酒店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才动身返回卡莱肆。没过几天，阿尔弗莱德前来见我，我从他那里得知我前几日的造访产生了“不良后果”：珍妮给菲利寄去一封疯狂的信件，在信中把所有过错都揽到自己身上，对自己百般责难并请求菲利的原谅。“这些女人全都一样……”这个胖家伙不敢跟我当面讲，但是心里一定在想：“她做起傻事来跟她外祖母一模一样。”

阿尔弗莱德话里话外地想对我说，离婚官司输定了，吉娜维耶芙把这件事归罪于我：她认为我是故意撺掇珍妮。我微笑着问我的女婿我这么做的动机何在。他辩驳说他一点儿也不认同他妻子的看法；他妻子认为我那么做就是为了使坏，为了报复，也可能“纯粹由于心理阴暗”。

孩子们不再来看我。两个星期后，我从吉娜维耶芙寄来的一封信中得知他们不得不把珍妮关进了疗养院。当然与她疯不疯无关，但是这次孤立疗法被赋予了很大的希望。



同样，我也被孤立了起来，可是我并没病。我的心脏病病情从未出现过如此长久的缓和。在这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明媚的秋天迟迟不肯离去，不见一片树叶落下，而且玫瑰花再次盛开。我本该由于孩子们又同我疏远而感到痛苦。胡贝尔有事时才露面。他态度冷漠严肃。他行为举止不乏礼貌，可就是对我保持着警觉。孩子们责怪我给珍妮带来了不良影响，这使得我在挽回同他们的关系方面付出的努力前功尽弃。我又成了他们眼中那个敌人，那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恶毒老头儿。而且，唯一一个能够理解我的人也被他们关了起来，与其他人隔离开来。但是，我心中却感到深沉的宁静。虽一无所有，孤单一人，并且时刻面临着惨死的威胁，我却安静、专注，并且保持着精神上的清醒。想起可悲的一生，我也不再痛苦。这些年我所经历的如荒漠般的岁月也不再让我感到沉重，就好像我已不再是个遭受病痛的老人，就好像往后我还有一生的光阴去把握，就好像占据了我内心的这份宁静是一张面孔。

珍妮逃出疗养院后，我收留她已有月余，她的病情至今不见好转。她认为自己是一起阴谋的受害者，并信誓旦旦地说由于自己拒绝控诉菲利和拒绝提出离婚以及解除婚约才被关了起来。全家人都觉得，要怪我给她灌输了这些思想并教唆她同大伙儿作对。而事实上，在卡莱肆绵绵不绝的每一天，我都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同珍妮的幻觉和空想做斗争。窗外，雨水把树叶摇落在泥浆中，并将它们沤烂。沉重的木屐碾压在砂石路上，是一个男人正头顶着一个书包穿过院子。花园中枝叶萧疏，几许残存的赏心悦目也难掩颓势：鹅耳枥的枝干和枯瘦的几团树木在无尽的落雨中飘摇。房间里彻骨的潮湿让我们夜晚缺乏离开客厅里那团炉火的勇气。子夜的钟声敲响，我们依旧不情愿上楼；燃剩的木柴被耐心地堆在一起，然后坍塌在炉灰里。这时，我又得不知第几回地劝小丫头说，她的父母、兄弟和舅舅对她绝不会有任何恶意。我尽可能让她不去想疗养院的事。我们的话题总会回到菲利身上：“您无法想象他是什么人……您不会知道他是什么人……”单凭这几句话看不出是责骂还是赞美，只有她的语气能让我预感到她在赞扬还是在辱骂菲利。但是，无论是盛赞还是谩骂，她列举的事实于我而言都毫无意义。这个缺乏想象力的女人，爱情赋予了她歪曲和夸大事实的奇特能力。你的菲利，我曾见识过这种依靠稍纵即逝的青春瞬间点亮光芒的一无是处的废物。这个被宠坏和溺爱的孩子，什么用度

都不需要操心，你说他心思细腻也好，说他卑鄙也好，说他有预谋地背信弃义也好，那只是他的本能反应而已。

他需要感受到自己是最强大的一方，才能找到呼吸的意义，然而这是你们所不能理解的。拿块诱饵吊他的胃口是行不通的。这种狗不会为一块“诱饵”便一跃而起，相反，它们会转而奔向直接扔在它们面前的狗粮。

即使是两地远隔，可怜的珍妮也并不想反思和更好地了解她的菲利。除了音讯渺茫令她惶惶不可终日，除了让她相拥无期，除了让她心生醋意，除了让她因失去而幽怨难平，菲利对她而言还意味着什么？见不到他的身影，嗅不到他的气味，感触不到他的存在，珍妮慌乱地在他身后追逐着，却对自己追逐的对象一无所知……世上有对此熟视无睹的父亲吗？诚然，珍妮是我的外孙女。但假如她是我的女儿，我绝不会对她的这副光景熟视无睹。这个女人五官端正，体态厚重，说话时腔调蠢笨，一看就是那种不善瞩目观察、不会凝神思考的女子。然而，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夜晚，我觉得她倒也算得上美丽，只是这美丽来自绝望，并不是她的本来面目。难道就没有男人会为这团火焰所引诱吗？这个可怜的女人在黑暗和荒漠里独自燃烧，我这个垂暮之年的老者是唯一的见证者。

在那些漫长的围炉^②时光里，既然对珍妮心生怜悯，那么我就要不厌其烦地去直视菲利——一个跟数百万的其他男孩儿相比，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的小伙子，也不过是所有白蝴蝶中平凡的一只而已——去直视只有他才会在其妻子心中点燃的狂热。这狂热让她对周遭看得见

抑或看不见的人群统统视而不见，她的世界里只剩下一只雄性动物，一只已显憔悴、除嗜酒以外别无其他爱好，一只将爱情当成劳作、当成任务和劳烦的雄性动物。这是何其可悲的事情！

傍晚时分，珍妮的女儿溜进客厅时，珍妮几乎瞧都不瞧她一眼，只是漫不经心地用双唇随便蹭蹭她的发卷。倒不是因为女儿令她无动于衷，珍妮正是由于她才未能横下心来前去寻找菲利（她其实是那种不惮于对丈夫进行骚扰、挑衅并当众撒泼的女人）。而我是不足以留住她的，她为了女儿留下来，却又无法从她那里得到丝毫的慰藉。那孩子每天晚上都会躲在我的怀里或者趴在我的膝盖上等待晚餐开饭。我在她的头发里又嗅到了小鸟或者说鸟巢的气息，这叫我想起了玛丽。我闭上眼睛，嘴巴紧贴着那颗脑袋，尽力不让自己把这副幼小的身躯搂得太紧，我在心里暗自呼唤我那天折的女儿。同时，我又感觉自己是在拥抱吕克，因为她要是玩儿久了，身上的气味跟吕克当年疯跑过后在饭桌前打瞌睡时脸颊上的咸味儿并无二致……吕克会等不及饭后甜点端上来，就把困顿不堪的小脸蛋儿凑到每个人面前……我这样遐想着，珍妮在客厅里踱着步子，走来走去，徜徉在自己的爱情里。

我记得一个晚上她问过我：“要怎样才能不痛苦？……一切都会过去吗？”那一夜水面上结了冰；我看到她打开窗子，推开护窗板，将额头和上半身都浸入冰冷的月光之中。我把她拽回到炉火旁，向来不谙温柔举动的我笨拙地贴近她坐下来，用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肩头，

问她是否就没有任何开解的手段：“你有信仰吗？”她好像没有听懂似的，恍惚地重复道：“信仰？”

“是的，”我又说了一遍，“比如说信仰上帝。”

她朝我抬起滚烫的脸庞，疑惑地望着我，最后告诉我她看不出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在我的一再诱导下，她回答道：

“当然了，我是教徒，我一向都在尽我教徒的本分。为什么您这么问？您是在拿我寻开心吗？”

“你觉得菲利配得上你的付出吗？”我继续问道。

她看着我，一如吉娜维耶芙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或者自己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并因此害怕落入圈套时那样，神情忧郁而懊恼。最后，她试探道：“所有这些都风马牛不相及吧.....”

她不喜欢将宗教同这些事情混为一谈，她是虔诚的教徒，但也正因此而讨厌这种险恶的类比。她尽着教徒应尽的全部本分。如果继续聊下去，她甚至会以同样的口吻告诉我，教会税她也在积极缴纳。我毕生厌恶的正是她的这种行为，也唯有她这种行为令我毕生厌恶。我索性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教徒们日常生活中这类粗劣的渲染和俗套的夸张当成基督信仰的全部，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憎恶宗教了。一个人理应敢于直视他痛恨的事物。而我呢，而我呢.....就这样，我自言自语着。阿尔都安神父于上世纪末的那个晚上在卡莱肆的露台上对我说“您很善良.....”时，我难道不是已经意识到我认知的错

误了吗？再后来就是我堵上耳朵不愿听到玛丽临终前的言语。然而，我的确是在玛丽的病床前掌握了生死的密钥……可以说是一个小女孩儿的死拯救了我……然而，我却想忘记这个小女孩儿，我不胜其烦地想要丢掉这把密钥，可一只神秘的手又总会在我人生的转折关头将它拾起并交还给我（例如在那些星期天的早晨，第一声蝉鸣响起时，吕克做过弥撒后的目光……又如那个春夜，那个冰雹之夜）。

这天晚上，我就这样思绪纷飞。我记得自己起身并将扶手椅猛烈地推开时，珍妮应声颤了一下。已是深夜时分，卡莱肆的静寂，卡莱肆深沉而又几近凝固的静寂麻痹并遏制了她的苦痛。她任炉火渐渐熄灭，随着客厅里变得愈来愈冷，她将椅子朝炉膛拉近，双脚几乎搭进了炉灰里。将熄的炉火诱惑着她的双手和额头。壁炉上的灯盏照耀着这个蜷缩起来的沉重的女人，我在桃花心木和酸枝木家具半明半暗的阴影里漫无目的地走动。我围绕着这副疲惫的身躯，围绕着这一团的人味儿，无力地徘徊着。“孩子……”我寻思着，却不知要说些什么。今晚，就在写下这几段文字时，我感到窒息，感到心伤欲裂，这份爱，我总算知道了它的名字是多么叫人挚^①……

胡贝尔致吉娜维耶芙的信

亲爱的吉娜维耶芙：

我这个星期即可完成资料整理的工作。这里的每个抽屉里都塞满了文件。但是，我有义务立即把这份奇怪的材料交给你。你知道咱们的父亲是在书桌前去世的，阿梅丽11月24日早晨发现他的尸体时，他的脸贴在一个打开的日记本上：就是我用挂号信给你寄去的这个日记本。

也许你解读起来和我一样困难.....幸好字迹让用人们难以辨认。我起初出于谨慎，原本决定不打算让你读到这份材料，因为咱们的父亲在文中谈到你时使用的字眼尤其具有中伤色彩。可是，我有权不让你知道一份既属于你也属于我的材料吗？但凡事关咱们父母的遗产，无论干系重大与否，你知道我都是谨小慎微的。因此，我改变了主意。

此外，这一段段充满苦涩与憎恨的文字饶过了咱们哪一个人呢？唉！这些文字向我们揭示的全都是我们知道已久的。父亲对我的鄙视毁了我的青春，导致我长期以来都在怀疑自己，都在他那道无情的目光下蜷缩着，直到许多年后才最终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所在。

我原谅父亲，我甚至还要补充一句，把这份材料交给你也是出于对他的孝道。因为不管你会怎样评判父亲，不论他在信中展示了怎样恶毒的情愫，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的形象在你眼中我不敢说会变得更加伟岸，至少会变得更具有人情味儿（我尤其想说他对咱们的妹妹玛丽和对小吕克的爱，你会从材料中读到一些颇为感人的陈白）。我现在更加理解他在母亲的棺材前所表现出的令我们错愕的痛苦了。你当时认为其中有演戏的成分。哪怕这些文字只是有助于向你揭示这个无情狂傲的人残损的心境呢，也值得你耐住性子读完。当然了，我亲爱的吉娜维耶芙，阅读的过程对你而言应该是十分艰难的。

父亲这份陈白给我带来的好处和你将会从中汲取的裨益，是我们良心上的坦然。我生来胆小。即使有一千种理由相信那是自己的权益，但是仅一件小事就会给我带来不安。啊！道德上的矜持着实让我活得很累！父亲恨我，所以在做出哪怕最正当的辩解时，我都会感到忧虑甚至是内疚。假如我不是一家之长，假如我不用捍卫这个姓氏的尊严，不用替孩子们谋一份财产，我宁可放弃争夺，也不愿忍受这些你不止一次见证过的家庭内部的撕裂和搏斗。

感谢上帝于冥冥之中让父亲留下了几段能够替我开脱的文字。首先，这些段落证实了他为剥脱我们的继承权而进行的密谋，这是我们早就猜到的。在读到他描述如何想象出招数以便制衡布鲁律师和那个叫罗伯特的人时，我内心不无耻辱。就让我们替这一幕幕不堪披上诺亚的外衣^①吧。此外，我还得出于义务不顾一切地去拆穿这些龌龊的诡计。我的确去这么做了，而且还马到成功，我丝毫不会为此感到赧

颜。妹妹，不用怀疑，你能拿到财产，得归功于我。那个可怜的人，在这份陈白中极力说服自己说他对我们的恨已戛然而止，他还自诩说对世俗的财富一下子变得淡泊了（我得承认读到此处时我曾忍俊不禁）。但是，请你注意，这让人意想不到的转变出现的时间点：事情发生在他的私生子向我们兜售情报之后，那时他的诡计早已被我识破。想要这么大一笔财产人间蒸发，并非易事。他花了数年时间四处张罗的计划不可能几天之内就能推翻重来。因此事实上，即使天意让我们发现了他的阴谋，这个可怜虫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也已没有时间和精力放弃旧有计划并且再炮制一套策略来剥脱我们的继承权。

他作为律师既不愿向自己认输，也不肯向我们认账。于是，灵机一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只是下意识地，这我不否认——决定扭转败局，在道义上制胜，索性表现出淡泊和超然……呵！……否则他还能怎么办呢？不会的，在这一点上，我是不会被她蒙蔽的。我猜，凭常识你也不会觉得咱们得对他大加赞赏和感恩戴德吧。

但是，他的这份陈白还在另一层面上给我带来良心上的坦然。我曾经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且很长时间都无法平复良心上的不安——我现在得承认这点。我是想说试图请专家给咱们父亲检查一下精神状态这件事，尽管最后都未能如愿。我必须说我的妻子在这个问题上曾给我带来过不小的困扰。你知道，我并没有重视她的意见的习惯：她是个顶不理性的人。但在这个问题上，她没日没夜地在我耳边絮叨，我承认她说的有些话曾一度让我感到不安。我最后还是听信了她的话，相信咱们这位商法大律师，这位狡猾的投资专家，这位深谙

心理学的行家的精神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也许让为了财产企图将老父亲囚禁起来的孩子们看到他们自己恶心的嘴脸并不难.....你看我讲话是毫不粉饰的.....不过上帝可以作证，我的确许多个夜晚都曾无法入睡。

这下好了，我亲爱的吉娜维耶芙，这个日记本，尤其是最后几页，确凿地证明咱们老父亲确实是患有间歇性谵妄症。他的情形在我看来甚至很有意思，因此他的陈白书也有待精神科医生去研究。但是，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不要向任何人公布对咱们的后代极为不利的这几页材料。而且，我当下便要正告你，阅后即焚。这些东西还是不要落入外人耳目为要。

我亲爱的吉娜维耶芙，你不会不知道，尽管咱们就家务事一向对外保密，尽管我已经尽一己之力采取手段以免将咱们那位大家长——无论如何他到底是咱们的大家长——精神出了问题并给咱们带来困扰这件事泄露出去，但一些外人可就没咱们那么守口如瓶和谨小慎微了。尤其是你那位倒霉女婿，在这方面没少散布危险的言论。现在咱们尝到了不小的苦头：你肯定早已听说，由于菲利散播的传言，城里许多人正在拿珍妮的神经衰弱和人们传言的父亲的怪异行径相提并论呢。

所以，撕了这个日记本吧，别跟任何人谈起它；咱俩之间也永远别再谈起此事。我不可谓不为此惋惜，因为日记本里有一些细致的心理分析，甚至还有一些本色的情景再现，都向人呈现了这位演说家身

上不折不扣的作家潜质。但这么说来，我们更得把它撕了。你想过日后咱们哪个孩子可能会把它出版了吗？那就有得好看了！

但是，你和我之间，咱俩不用藏着掖着。读完这本日记，咱俩对父亲生前处于半疯状态这一点就不用再怀疑了。我如今也明白你女儿说“外祖父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教徒”这话是什么意思了，我之前只当是病人胡言乱语了呢。看来是无知的丫头被咱们这位疑病患者云遮雾障的热情和幻想给蒙蔽了。他与家人为敌，人见人恨，感情上也不顺遂（你在日记中会读到一些可笑的细节），嫉妒心极强，甚至对他妻子婚前蜻蜓点水的那一点儿暧昧都怀恨在心，这种人到了晚年就会渴望从祷告中寻求慰藉吗？我对此一点儿都不信。他字里行间迸射出来的是典型的精神错乱：是被害妄想症加宗教谵妄症。你可能会问，他身上就没有丝毫基督教义的痕迹吗？没有。像我这么深谙教义的人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坦白说，他那种伪神秘主义还让我心中泛起一阵阵难以抑制的恶心。

女人的反应也许会有所不同吧？如果咱们父亲的宗教情怀让你惊叹，那么不要忘了，他出奇地擅长玩弄仇恨，他喜欢上什么东西之前，得先看这东西是否能帮他打击敌人。他展示自己的宗教热情就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批评从小咱们母亲给咱们灌输的原则。他诉诸晦涩的神秘主义，就是为了更好地攻击咱们家一向看重的理性温和的信仰。事实在于平衡……这些思想性的东西，说了你也不懂，我还是按住不提为好。我唠叨得够多了，还是读读日记本身吧。我迫不及待地想听听你的看法。

在这封信中，已没有多少空间回答你提出的那些重要问题了。我亲爱的吉娜维耶芙，眼下我们正经历一场经济危机，因此咱们面对的问题确实令人焦虑。如果把这一沓一沓的钞票锁进保险柜，咱们就只能啃老本儿了，那么也就只有倒霉的份儿了。可要是通知咱们的经纪人帮忙买股票的话，兑现的那点儿股息恐怕还抵不上市值的蒸发。既然不管怎么样都会赔，明智的做法就是把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钞票好好存起来。虽说如今一法郎现在只能兑换四个苏^①，可是法郎到底还有庞大的黄金储备做担保。在这方面，咱们父亲看得清楚，咱们应该向他学习。我亲爱的吉娜维耶芙，有一种诱惑你得竭力去抵御，那就是法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不惜代价也要进行投资的诱惑。咱们当然应该尽量节衣缩食地过日子。你知道，需要我给建议时，你随时都指望得上我。尽管时事艰难，但机会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我现阶段正在严密追踪一款金鸡纳酒和一款茴香酒，这类生意不会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依我看，咱们应该大胆谨慎地把目光投向这个领域。

有关珍妮的至好消息收悉，并为此倍感欣慰。暂时不要担心她信仰过于虔诚的问题，重点在于她的心思正在从菲利身上移开。至于其他方面，她自会掌握分寸的：她属于那种知道不应耽于哪怕最美好的事物的人。

星期二见，我亲爱的吉娜维耶芙。

你诚挚的哥哥，胡贝尔

193×年12月10日

于卡莱肆

珍妮致胡贝尔的信

我亲爱的舅舅：

我给您写信是想求您在妈妈和我之间给评评理。她拒绝把外祖父的“日记”交给我，听她讲，我对他的崇拜抵不过这份日记带来的打击。既然她想极力避免摧毁我所珍重的这段记忆，那么为什么还要每天对我重复“你无法想象他说了你什么坏话。他连你的长相都不放过.....”这种话呢？而且她还忙不迭地让我阅读您尖刻评价“日记”的那封来信，这更是令我费解。

最后妈妈疲于应付，对我说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 she就把日记给我看，她听您的。因此，我要仰仗您的公正。

请先允许我驳斥她拒绝把日记给我的第一个借口，这件事只与我一人相干。不管外祖父在这份材料中对我表现得多么不留情面，我敢说他对我的评价不会比我对自己的看法更为糟糕。我尤其敢保证，严苛的他一定会放过他死前跟他在卡莱肆的房舍中度过了整整一个秋季的不幸女子。

我的舅舅，请原谅我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无法与您苟同：在外祖父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中，我是他心境变化的唯一见证者。您指责他

云遮雾障而且用心险恶的宗教情怀，而我要告诉您，他跟卡莱肆的本堂神父曾经有过三次交谈（一次发生于十月末，另外两次发生于十一月）。不知为什么，您甚至拒绝去听听本堂神父的说辞。据妈妈说，日记中巨细靡遗地记录了他生命的点滴，却对这几次谈话只字未提。假如这几次谈话是改变他命运的契机，那么他是不会只字不提的。但是，妈妈还说日记中断时，有一个字刚写到一半：毫无疑问，你们的父亲正打算记录他跟本堂神父的忏悔时，就猝死了。您或许会做出无谓的反驳，说他如果得到了宽恕，早该去领圣餐了。而我知道他去世两天前反复跟我唠叨过什么：这个可怜的人总担心自己没有资格领圣餐，决定等圣诞节再说。您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的话呢？为什么认为我精神失常呢？是的，他去世两天前，就是星期三，我还听他在卡莱肆的客厅里同我谈起他期盼的那个圣诞节，他的声音里充满惶恐不安，又或许那是死前的沙哑声吧.....

放心吧，舅舅，我没打算把他打造成个圣人。我认同您的看法，他是个可怕的人，有时甚至是个卑鄙的人。但尽管如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一束可敬的光芒照亮了他。那个时候，是他，也只有他，双手捧起我的脑袋，强迫着将我的目光引开.....

您不觉得假如我们面对他时能换一副姿态，你们的父亲也许早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吗？别说我指责您：我了解您的品质，我也知道外祖父对您和妈妈极其不公。但是，咱们所有人的不幸无非是他把咱们全都当成了无可挑剔的基督徒.....您也别辩驳：自他去世后，我接触过一些人，他们或许有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但是他们按照自己的信仰

处世，举手投足都沐浴在上帝的恩泽中。假如外祖父生活在他们中间的话，难道不是许多年前就已抵达临终前才有机会发现的彼岸了吗？

我再次声明，我无意指责我的家庭并袒护那个无情的家长。我尤其不会忘记，假如外祖父长期以来不是一味地恣纵他的嫉恨心理，单是外祖母的行谊或许就足以让他睁开双眼了。但是，请允许我告诉您，我为何不顾众人反对站在他这边。财产在哪里，咱们的心灵所向就是哪里^②，咱们只惦记着遗产受到了威胁。诚然，托词多的是。您是商人，而我只是一个平庸的妇女……但是，除祖母外，咱们这些人的实际行动同咱们所标榜的原则全都大相径庭。咱们的思维、欲望还有行为，没有一项是扎根于咱们嘴上应承的信仰的。咱们竭力把脑袋扭向物质财产，而外祖父则……我要是跟您坦言，并不是他的财宝在那里，他的心就在那里，您能理解吗？我敢发誓，在这一点上，决定性的证据就在妈妈拒绝我阅读的那份材料中。

舅舅，希望您能明白我想表达的，并满怀信心地期盼您的答复……

珍妮